

# 國家主義史例

常燕生著

何魯之

主編  
兼發行者

中國人文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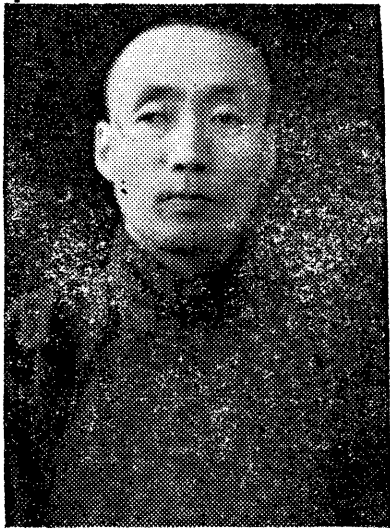
編輯  
兼出版者

大書局

總經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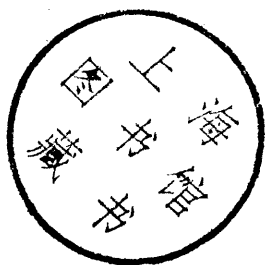
國家主義  
堂取香



像遺生先生燕常者著

國主主義叢書  
國主主義史例

常燕生著



中華民國卅七年二月

中國人文研究會出版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5400B

本書原名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戰時在國慶出版，顧名思義，當知所寫為十九世紀初之德國興衰史，然德國當時之所以能於困難中復興，正由於實行國家主義之故，算是歷史上實行國家主義成功的一個例子。「以外國為鑑，可證興亡，」吾人自不能以德國今日之失敗，而併史實亦非之，書中可為吾人取法者甚多，因特收入國家主義叢書，更名國家主義史例出版。

——編者。

# 國家主義叢書總序

大同世界是我們的理想目的，但大同世界決非僅僅口頭歌頌所能實現，亦決非心領神會轉瞬之間即可實現。在這個遙遠的實現過程之中，我們決不能白癡的引領望之或者坐而待之。我們認定要促成大同世界的實現，必先努力健全自己的國家，務使在這個國家之中，人民的理想即是國家的理想，國家的目的即是人民的目的。老實說，像這樣一個國家，他已經無異是一個小規模的大同世界了。由這條途徑再去追求全人類的大同世界，我們相信是有絕對把握的。如果一個國家自身并不健全，而去似是而非的高談大同世界的理論，這不是夢囈，便是病狂。為此，我們過去曾經出版過一部黃皮小叢書，提倡國家主義，激發國人愛國思想。該書出版，匆匆十有餘年。雖然目前我們已渡過了二次世界大戰的難關，然而世界上強凌弱、衆暴寡的情形，更較從前有加無減，同時我們自己國家的貧弱紛亂情形，亦較從前更甚。不論就內就外的情形來說，都還有加緊提倡國家主義之必要。因此，要求就新情勢和新環境編印一部國家主義叢書，差不多已成了一般的期望。幾次自告奮勇，想來担負這件工作，均為奔走和平，促進團結等政治上的事情所累，總是忙不過來，左華宇同志為文化奮鬥十有餘年，曾

與常燕生同志相約編印此書，不料第一部正將付印之際，燕生死去，此事遂擱置。九月，左華宇同志進中國人文研究所，研讀之餘，與余論及此事，當然使我覺得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遂即決定由中國人文研究所編印發行，并以左華宇同志主其事。本叢書問世以後，倘能拒邪說諛行，使一部份惑於淫詞而爲異族效忠之同胞，翻然改圖，是卽國家之幸，亦卽同人等之願望了。

何魯之序於滬上中國人文研究所

三十六年十月廿八日

# 目次

次	目
一	介紹一面西洋鏡……………
二	書店老板約翰帕姆的死刑……………
三	耶拿的兩個哲學家——海格爾和拿破崙……………
四	耶拿戰爭與敗潰……………
五	普魯士軍人中的不抵抗主義者……………
六	不名譽的和議……………
七	可樓堡的抗法三傑……………
八	沙恩好斯特編練新軍……………
九	普魯士自由解放的第一聲……………
十	斯奇爾的舉義抗法……………
十一	德意志的自由黨在奧屬阿爾魄山裏……………
十二	蔣恩創立體育協會……………
十三	鐵十字……………
十四	普魯士第一次召集國會……………
十五	法俄夾攻形勢下的普魯士……………
十六	腓特列克威廉使他的國民失望了……………
十七	拿破崙征俄出發的前夜……………

- 十八 俄國人怎樣去抵抗侵略者……………五四
- 十九 光榮的叛將約克將軍……………六一
- 二〇 革命黨的救國會議……………六六
- 二一 普王召集義勇軍……………七〇
- 二二 一個大學教授對拿破崙宣戰……………七三
- 二三 德意志自由的祭壇……………七七
- 二四 德意志軍人的自由歌……………七九
- 二五 盧曹的德意志自由軍團……………八四
- 二六 普王被迫對法宣戰……………八九
- 二七 一八一三年普魯士絕望中的希望——全民武裝……………九四
- 二八 盧增(Jützen)之戰……………〇一
- 二九 全民戰爭中許多想不到的仗……………〇七
- 三〇 拿破崙得了一個勝仗，但失了鎮靜……………一八
- 三一 布魯協大破法軍於喀茲拔赫(Katzbach)……………二七
- 三二 奧國人丟了一仗，普魯士人把他贏回來……………三二
- 三三 法軍欲進佔柏林，但爲一反抗命令的德將所敗……………三七
- 三四 利比瑟大戰如何開始……………四三
- 三五 拿破崙之星沉於利比瑟泥血之中……………五一
- 編後感……………五八



## 一 介紹一面西洋鏡

中國的前途有出路嗎？假使我們把這樣問題來向全體國民去徵求他們的答案，在抗戰之前與在抗戰之後，一定是不同的：在抗戰之前，他們的答案或許是悲觀的成分多，但抗戰的烈火既燃燒起每一個國民的救國熱忱，事實又逼着中國人不能不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則答案的內容必將一變，而含着多量的樂觀的成分。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是從事實上指出中國確有復興的可能，中國的現狀雖然悲慘，然而前途是有希望的，希望的能否化為事實，則全看中國人今後努力的方向正確與否，和努力的程度深刻與否。只要努一分力，就必然得一分效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自然界嚴肅的客觀真理，這就是天理，這大理並非專為中國設的，然而中國人也不能成爲例外。

我現在要舉一件歷史的事實來證明這種大理昭彰的權威，助長抗戰建國的信心。我所要舉的是外國的事實，外國自然不是中國，然而兩者都是人類，凡可以支配人類命運的基本原則，是不分中外都可以應用的。古時的哲人有三面鏡子，『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廢，以人爲鑑，可知得失』。現在我們要加上第四面鏡子了，這就是『以外國爲鑑，可證興亡』。這是一面洋鏡子，這是由外國輪船進口的洋貨，然而這種洋貨却是有益於中國人的，至少牠的用處和以古爲鑑的土貨不會不同。

我現在要從這面鏡子裏，把十九世紀開頭時德意志民族的失敗和成功的經過簡略地照將出來。

誰都知道德意志民族是現今世界上一個最武健嚴肅的民族，他們的人民程度是很高的，他們的人民愛國觀念是很強的，他們的科學是很發達的，他們的軍事知識和組織是佔世界第一位的，他們的民族性是素以强悍著稱的，這是中國人一般腦中對於德意志的印象。腓特烈大王，俾斯麥，興登堡，希特勒，都是這種武健嚴肅的德意志民族性的代表人物，我們幾乎以為德意志是一個天生的驕子，是百折不撓的鐵打的好漢，遠非我們苟安畏縮，生於和平，死於和平的中國人所能望其肩背的。中國何敢望德意志，這話就目前說，也許對的；然而從歷史上打頭看起來，就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一百年前的德意志和今日的中國一樣，正站在一個國家存亡的關頭；他們的國難嚴重的程度比今日的中國遠過十倍。當時德意志民族對頭的敵人，是百戰百勝的大拿破崙，是擁有高尚文化又挾着大革命後新興思想勢力的法蘭西。當時整個歐洲大陸已經膜拜屈服在拿破崙的淫威之下；因為拿破崙最初所代表的是法蘭西的革命勢力，所以不但在實際上，即在思想上也征服了整個歐洲的心靈。在德意志境內，就有一大批自命心胸廣大的知識階級領袖，夢想做一個統一世界的大帝國下的公民，夢想擁戴拿破崙復興羅馬帝國的王道政治，哥德和海格爾都是這一類世界主義的學者的代表。當時的德意志還不成一個國家，人民還沒有國家的觀念，德意志民族分裂為幾十個小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都是各自獨立的，僅靠一種鬆泛的同盟關係來彼此聯絡。德意志民族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沒有可以指揮全民族的政治組織。在文化上被法國人征服已久，王族宮庭和上流社會中，極端模倣巴黎的高雅風氣，說法國話，寫法國文字，住法國式的宮殿，穿法國式的衣服。德意志的語言和文化都被看稱是野蠻的，下等的。在普魯士王室和政府之中，公開承認做拿破崙的附屬國家並不算是恥辱。從一八〇一年朗維里(Luneville)和約以後，萊茵河左岸的幾百個封建小國

，就都爲法國所吞併。耶拿戰敗（一八〇六）之後，普魯士又失去易北河西岸的地方，拿破崙把他兄弟封到此地，改建了一個威斯特法里亞傀儡王國。普魯士的軍備限制到四萬二千人，全國的要塞都布滿了法國的駐防軍，國王跑到東北鄰俄的邊界上三年之後才得回來，柏林也同樣住着法軍，人民的言論出版都要受法國的干涉。然而國王還是親法的，上流社會也還是親法的。他們防備人民比防備敵人還利害。他反對召集國民義勇軍的計劃，因爲恐怕平民得了兵權。國王的統治完全靠着大批雇傭的軍官，他的軍隊是由一些乞丐，流氓，盜賊，騙子的集團所構成，沒有一個好人肯去當兵。軍官們尅扣兵餉和吃空額的風氣是很普遍的，打仗的時候還帶着家眷和姘頭。當拿破崙的軍隊進攻普國的時候，有一位守將在降約內和敵軍約明要保護他的全部財產，一項一項都開列清單，連養雞的柵欄都列在單內。還有一位守將事先對部下吹牛說：『只要我在一日，投降的話絕對不要想』，然而到了第二天就將礮台出讓了。至於當時的一般德國人民，『除了讀官廳布告以外，根本就不曉得他的政府做了些什麼事』，他們是馴良的，無知的，只曉得向政府繳納租稅而不問用途的。人民的生計困苦到了萬端，一八〇八年時代甚至由政府公布過一個可以維持生命的草根樹皮的食單。國家的紙幣失去信用，有一位軍官在他的回憶錄裏曾說：在一八〇七年時候，紙幣在實際上只能當票面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八使用，這還算是最好的。（註一）

註一 以上俱見 Poultney Bigelow 著「德意志民族自由鬥爭史」第一冊

這就是十九世紀開頭時的德意志，離現在不過一百多年，離德意志統一帝國的成立（一八七一年）不過六十年，離利比瑟解放戰爭（一八一三）只有五年。

這是一百年前的德意志，然而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德意志。這時代的德意志還不敢望今日的中國。

，因爲中國今日至少還有一個統一獨立的國家雛形，中國今日殘餘的領土和人口還多過當時的德意志民族全體十倍以上。

就是這樣一個德意志，在不到五年短短的工夫，就獲得了利比瑟和滑鐵盧兩次決戰的勝利，把一切外加的鐵鎖都解除了。這是奇蹟嗎？不是；這是倖倖嗎？不是。這是德意志全體國民的精神心血所造成的，也就是嚴重的國難所造成的。拿破崙的鐵腕正是德意志民族最適當的好教師，他打破了德人和平的美夢，他摧毀了德人世界大同的幻想，他提醒了德人愛國的情緒，他促成了全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和團結，他把鐵的事實一課一課地指示給受難中的德意志人；就是一個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不能靠外國人的幫助，不能靠世界革命的妄想，不能靠少數王公貴族的指導，所靠的是全體國民的自動的覺悟，所靠的是鐵和血；惟有全民武裝起來去外抗強權，內爭民憲，國家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在這個心理基礎上，建設起百年來獨立自由的德意志泱泱大國來。德意志怎樣從衰頹的心理轉換到自強不息的心理，這是我們在下文中所要解剖的，這就是我們首先介紹給中國國民的一面西洋鏡。

## 二 書店老板約翰帕姆的死刑

一千八百零六年的夏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普法耶拿 (Jena) 戰爭的一年，在德國境內的水木瑟的紐連堡古城裏，住着一位很體面的書店老板，名叫約翰帕姆 (John Palm)。一天他從別的書店裏批發來一大批書，又把他分頭寄送出去。他對於這一批書的內容根本就沒有審過，所以一點

也不曉得內中講的些什麼事。但是不幸在這一批書裏出現了一本小冊子，標題叫做『國恥時代下的德意志』，這是一本匿名的書，內容是攻擊法國軍隊蹂躪巴威略人民的事實的，這顯然是由德意志的愛國志士們所發出的。這本小書落在另外一個地方的書店老板手中，這位老板讓他的小孩子去隨便翻閱，因此就展轉傳到了法國駐軍手裏，被拿破崙曉得了。一八〇六年七月七日，拿破崙下了一個命令，將約翰帕姆逮捕，交付軍事法庭審判，處以槍斃之刑。

這位書店老板根本就不曉得他犯了何等的罪名，因為他既不是這本書的著作人，又不是發行人，所以他事先並不逃往外國，坦然被捕。然而不料僅僅經過兩次的草率審判，竟於八月二十六日上午被處死刑。他死在紐連堡(Nuremberg)地方。

這件事在德意志國民心中引起的反感如何之大，是我們今日獨立自由的中國人所不能想像的。沒有一個人能夠不看見這個事實，就是從這種行為裏證明了拿破崙已經濫用他的權力到國境以外去了。他干涉一個素敦和好的鄰邦的內政，逮捕了一個體面的鄰國公民，用距離他鄉土很遠的軍事法庭去審判他，在明明無罪的證據之下將他處決，並且以後也沒有徵求過任何人的意見，連那名義上尚有領土主權的巴威略王國政府在內。

約翰帕姆被殺的故事，從這個口傳到那個口，從這個城市傳到那個城市，頓時傳遍了德意志，燃燒起德意志國民的已熄滅的愛國火燄來。甚至連那最頑固的普魯士王室政府也開始感覺到在德意志現在已經有這麼一個東西名叫公共感情的了。許多德意志的愛國者，老早就對於法蘭西的侵略發生反感，然而大多數人民還不曉得這種利害。直到這件事實發生以後，德意志的全體人民才曉得自己的言論出版已經直接受到鄰國的干涉，連思想也不自由了。

約翰帕姆的身體雖然在一八〇六年的夏天已經死了，然而他的精神不但不死，而且一直向前發展着，變成了一個全德意志民族屈辱的象徵，直到恥辱雪盡之後。

### 三 耶拿的兩個哲學家——海格爾和拿破崙

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號的夜裏，德國的大哲學家海格爾寫完了他的不朽的名著的最末一行，他給這部偉大著作起了一個名字叫做「Phenomenology」。這一夜他屋子裏的燈燭徹夜燃燒着，因為第二天早晨他的手稿就要從郵局寄到出版者的地方去了。

在另外一所房屋裏，也有另外的燈燭徹夜燃燒着。另外一位哲學家也正在準備完成他的傑作。但這位哲學家却等不到天明再來寄發他的手稿，在半夜裏他的手稿就送往巴黎去了。這另一位大哲學家便是拿破崙，他正在起草他的作戰的命令。

這兩位哲學家同時在那優美沉靜的大學都市裏點起了他們的蠟燭，然而搶先送出手稿的却是拿破崙。

那位德國的哲學家在十月十五號早晨起身得很早，手裏挾着他的珍貴的大著往郵局裏走去。在這裏他才曉得拿破崙在昨夜曾經打過一個偉大的勝仗，將普魯士軍隊完全擊潰，這一天沒有郵件能夠從耶拿出發。

海格爾正預備挾着他的偉大的哲學名著回到他的書桌邊去，忽然一陣馬蹄劈拍的聲音從他的身邊過去，他不由得停住了腳，向那馬上的另外一位哲學家很卑屈地鞠了一個躬，這位哲學家便是在

昨天夜裏拿破崙意志人民的血塗滿過耶拿平原的。後來這位德國哲學家回想到這次的會面的時候，還很稱讚拿破崙偉大的心靈和哲學家的天才。他承認拿破崙是另外一種專科的教授，曾經寫過一部比他的哲學系統還偉大的名著。

在一八〇六年法蘭西軍隊侵入德國的時候，德意志境內充滿了這種自命高超的哲學化和國際化的海格爾式的人物。我們不必過分責備海格爾，因為他也不是受那時候時代潮流的影響。當時大部分德國的貴族和上流階級，有一種很流行的見解，他們以爲日耳曼人是一種文化的民族，文化民族是應該以促進世界大同爲職志的，他們認愛國的思想 and 行動是狹隘的，頑固的，一種反乎時代潮流的運動。德國的平民雖然是很愛國的，然而當一八〇六年時代，平民還沒有過問國事的權利。德意志人在許多世紀來就養成了循良的習慣，這種習慣使德意志人變成了政治上的弱者。這個國家充滿了像海格爾一類的人，他們祇知埋頭治自己的事業，不問他們的國家是由張三李四東夷北狄來統治。無論在上者如何壓迫，他們祇曉得一味恭順。如果捐稅太苛重了，他們交納的時候歎息一下；如果捐稅稍輕，他們報之以微笑。無論是歎息或是歡喜，他們從不曾抗交過一次，也從沒有問過這些錢是誰要的，拿去做什麼用處。拿破崙所以能打敗普魯士，就因爲在德國境內充滿了這種海格爾式的人物——在大學校裏有海格爾式的人，在政府裏有海格爾式的人，甚至在軍隊領袖裏也有這樣海格爾式的人。

#### 四 耶拿戰爭與敗潰

一八〇六年九月二十日，普魯士的王室旅行車從柏林附近出發向耶拿走去，王后路易絲（Luise）和他的丈夫國王腓特烈威廉第二（Frederick William II）都坐在這部車上。這位王后是當時全歐洲最美貌而又最純潔的婦人，她和他的庸懦丈夫絕對不同，是一個具有心胸氣概的百分之百的德意志人，在德意志人眼中他是一個救國的聖母。當這個時候普魯士在歐洲大陸還是一個次於法國的強國。牠的陸軍是腓特烈大王留下來的百戰精兵，有二十五萬人。人口已經從六百萬增加到九百萬，領土也較前擴張。在拿破崙橫行全歐的時候，牠一向是親法的，法國允許牠可以合併北德意志成一個大國。然而這不過是一種欺騙的手段，到其後敵人失敗以後，拿破崙就改變了態度。南德意志諸邦本來是早已組了一個同盟，附屬在法國之下了，現在又想進一步去操縱北德諸小邦，使同盟於法，結果普魯士便變成孤立。最後他為聯絡英國起見，把漢諾威從普國手裏奪來，交還英國。這件事是普魯士所萬不能忍受的，耶拿大戰便由此發生。

但是普魯士的行動已經太遲了，牠數年來的親法態度已經大傷了其他友邦的感情了，拿破崙的敵人已經一個一個都打敗了，普魯士已經錯過與他國聯合對法作戰的機會了。

普魯士的王家旅行車就在這樣一個孤立無援的形勢下開始向耶拿戰場出發的。他們的司令官是七十一歲的老將伯倫維克（Brunswick）公爵，過去曾經打過無數勝仗，現在還自以為仍舊無敵於天下。普軍對於敵人的軍隊在那裏，人數多少，向何方面進行，一概不知，直到十月十四日的清晨（



大戰前一日），他們還未發現拿破崙究在何處，雖然法國軍隊在德境內駐過好幾個禮拜，很有調查的機會，在拿破崙方面，對於普軍的行動，却早瞭如觀火。他手中握有一幅電綫網，在半點鐘內他可以從巴黎和前敵軍隊互通消息。他手中有他的工程隊新測繪的地圖，而普軍手中的軍用地圖卻還是一七六三年的老東西。在法國勢力之下，道路已經修得很好，九月二十六日拿破崙從巴黎動身，兩天之後就到了萊茵河流域，在十月三日以前，已經把軍隊安排好了，到了七日就開始向柏林進攻。他的部下軍官平均年齡祇在三十五歲左右，而普軍方面則六十六個上級軍官之中，有二十八個是六十歲以上的人，二百八十一個中級軍官之中，有八十六個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一百九十個是五十歲以上的。

拿破崙於十月十三日下午到了耶拿，他並不休息，立刻開始計劃作戰的事項，他的計劃是要先佔據耶拿附近的一個高地，以便用礮隊可以俯瞰敵軍。這時候普王和他老將軍們，正在距耶拿十二英里以外的小村落奧爾斯塔（Auerstedt）大本營裏開軍事會議，他們談着，談着，一直談下去，還不知道敵人的礮已經擺在他們的頭上。他們因為怕冷，以為敵人也怕冷，所以並不去注意耶拿附近的高地。在同一天晚上，法國另外一支軍隊已經佔據薩爾河渡口的柯森（Kosen），距離普軍大本營只有三英里。普軍司令官也知道這一帶地方是毫無防備的，他以為等到明天還來得及，所以安心去上床睡覺。到了第二天總司令下令去佔據這一帶地方，但是已經晚了，法國人已經佔領了一切了。

在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深夜軍事會議裏，總司令伯倫威克公爵始終沒有清醒，常在半醒半睡的狀態。會議一畢，他立刻上床睡了四個鐘頭的大覺。前敵司令官何亨祿親王（Hohenlohe）也是如此。

。他的軍隊在十月十四日黎明法軍開礮的時候還在深睡。但是拿破崙是不睡覺的，他的軍隊在整夜裏工作着，到了第二天普軍睡醒的時候，才發現他們目前並不是準備戰爭，而是爲保持安全退却以前，需要一番決死的奮鬥了。

這就是耶拿戰爭的前夜。

這次戰爭的結果當然是很容易就可以想見的。當十月十四日黎明五點四十分拿破崙下令乘濃霧中向熟睡中的耶拿普軍營寨開火以後，不到兩個鐘頭，普軍的營寨就陷於包圍的重地。他的軍隊司令在早上六點鐘向總司令部請示的時候，還接到回答說今天不會有戰事。差不多在早上八點鐘的時候，普軍駐在耶拿的前敵司令官何亨祿親王還在營帳中和僚佐們閒談，他談的是在濃霧未退以前，他的將士最好在營中安穩休息一下。他說，據他看來，今天是不會有什麼大戰的。

在他的談話才過去不到一會兒，普軍的左翼已經混亂起來，在耶拿和奧爾斯塔的普軍都因指揮的失宜陷於大敗，不得不向附近的威瑪(Weimar)潰退。何亨祿親王是這次偵事的罪首，他帶了八隊人一夜跑了六十英里，爲着害怕敵人的追緊。如果把這種跑路的精力合來到作戰上，也許不至於狼狽到這種地步。

在奧爾斯塔方面，普軍也是一無準備，他們和耶拿前線另一支軍隊的消息彼此隔絕。法軍用二萬七千軍隊擊破了伯倫維克公爵五萬的普軍。在混戰中伯倫維克公爵一目受了槍傷，不得不抬出陣地，因此普軍就陷於無人指揮的境地。因爲這一天普軍並未準備作戰，關於戰時的計劃和任務都沒有規定，所以老伯倫威克一受傷，別的人就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甚至向那一方面退却都不知道。

最後還是由國王下令向威瑪退却，然而已經晚了。在法軍銳利的礮火壓迫之下，這種退却不出

得便變成一種瘋狂的崩潰。國王，王后與大隊完全分離，微倖的逃了性命。第二天，歷史家就可以開始寫道，拿破崙又打了一次大勝仗。

假如我們把這次戰爭的經過詳細研究一下，必然要發生奇怪的感受。在普軍方面曾經有十萬以上的兵力，並且是久經訓練的勁卒，他們的將領都是跟隨腓特烈大王身經百戰的老軍人，他們的騎兵，砲兵，步兵都比法軍優勢。打敗他們的敵人也並沒有什麼神妙莫測的戰術。拿破崙，不錯，是當時的名將，然而他並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什麼「拿破崙式的天才」。老實說，他所以作戰的軍事原理都是那時代的軍事家人人共知的。拿破崙的成功，並非因為有特別的天才，而是能直接簡單，切切實實應用軍事的學理到事實方面。他要打普魯士，就立刻集合他的大部分軍隊向柏林進發。他很留心使他的軍隊吃得很好，而普軍則常感不足。他的軍隊在睡覺的時候有暖和外套遮蓋，而普軍則缺如。他時時注意敵軍的實力，而普軍則對於敵人始終茫無所知。他時時將軍隊帶在身邊，因此一遇戰爭便可以選出較強的分子以代替老弱的兵，而普軍則將官與兵士平日漠不相關。拿破崙的勝利祇是常識的勝利，而並非天才的勝利，不但這一仗如此，他所有的勝仗都是如此。

## 五 普魯士軍人中的不抵抗主義者

一八零六年的十月十四日，普魯士的國王離開他的軍隊而逃去，假使他不走，他的軍隊或者還可以有點用處。他這一走，一切事就都完了。拿破崙利用這個機會窮追下去，只用十天工夫就從耶拿追到柏林附近。其他部分的法軍也很快活地向普境內各地出發。有一支主力的軍隊在追逐普王的

殘軍。把他追逐的沿途無停留之地。

於是普魯士軍官們在戰後所演的一幕一幕可恥的活劇，便相繼扮演出來。

耶拿戰爭的第二日，法軍在佔領威瑪之後就向西方距離十四英里的愛爾福特(Elfurt)進發。這地方是一個堅固的要塞，有一萬普軍在這裏把守，司令官是一位親王。只有一小隊法國騎兵在門前出現，要求降服，親王立刻就答應了。十月十六日，這一萬普軍，拋棄武器，束手歸降，還帶着許多豐富的軍實。這種愛爾福特式的不抵抗主義後來成爲普國軍事史上最大的羞辱。

這是第一個陷落的要塞，是沒有經過一點抵抗就陷落的。一萬普軍像豬羊一樣被驅迫着，監視他們的只有五百名法軍。假如當初他們稍稍抵抗，這個要塞的陷落決不會這樣容易。但是這一萬普軍中也不都是全無心肝的人。內中有個少年軍官何路維(Hellwig)，是個很有血性的德意志人，他要爲德國人爭回一點人格，他決心要解救他的同僚。他埋伏在中途，從不意中把被俘虜的普兵打救出來。他成功了，但是對於國家是沒有多大好處的，因爲這些被救的普魯士人太不好打仗了，他們並不歸入隊伍，反任意自行逃散而去。

斯潘道(Spandau)是柏林附近的一個要塞，位置在兩河交流的一個島上。這個要塞是很難攻取的地方，在他的牆內不但藏有很豐富的軍實，並且有大批的金錢。在十月十二日，這個要塞的守將還寫信給國王，說要誓死抵抗到彈盡糧絕而止；可是兩天之後，不發一彈就投降了。他甚至從容的心思和敵軍約定不許侵犯他的雞欄。當時的軍官們打仗都是隨身帶滿載雞雛的行李車的，所以這種約定也不足爲異。戰爭過後，這位無恥的將官被判處死刑，但是國王替他改判爲終身監禁。

十月二十八日那位棄軍而逃的何亨祿親王又帶了一萬步兵和二千騎兵出現在斯特庭(Stettin)

西方約三十英里的普倫資魯 (Prentau) 地方。他在這地方受了法軍的威嚇，沒有打一次仗就將地方和軍隊完全放棄了。這一次的投降將國王有名的衛隊也犧牲了。不但如此，因為何亨祿親王還不肯抵抗，所以別的將領都援以為例，紛紛出降。何亨祿的這種辱國的舉動並未受軍法審判，他將他的士卒都送到俘虜堆裏，自己却逃回西里西亞去躲避了。

斯特庭當時的守將是一位八十一歲的老軍官。他守着一個堅固的要塞，有很豐富的軍火糧食和五千守兵，又加上許多山南方逃回的敗兵。這個城在軍事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因為牠位在俄得河 (Oder R.) 的口岸，是從柏林到東普魯士的要道。當時前線的退兵都想以此地為最後退守之地。

十月二十九這一天，有一個法國少年輕騎兵來到了城外，直捷簡單要他們投降。這位老將最初是拒絕的，但是等到來將退回之後，他就急急忙忙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匆匆地寫了一封降書。來將第二次回轉的時候，他就將斯特庭所有的一切都奉送給法國人了。到了一八〇九年，這位老將已經八十四歲，被軍法審判判處死刑，但是國王仍舊把他赦了。

斯特庭的投降也不算頂快的，因為到了第二天，有一小隊法國兵出現在庫資倫 (Kustrin) 地方，這也是俄得河口的一個要塞，距離柏林東方約六十英里。這些法國人很冷酷地要求守將出降，這要塞裏還有一萬三千名守軍和九十門大砲，但是一點也沒抵抗就屈服了。這裏的守將從前曾因怯懦而免過職的，後來因為親戚的援引才復了職。

離庫資倫東北不遠，有一個小村鎮叫做增道夫 (Zornsdorf)，腓特烈大王在此地曾以三萬人大破俄軍五萬，得過一個光榮的勝仗。現在，形勢還是照舊，守兵仍然那麼多，並且武器齊全，然而也照樣地無抵抗而降服。他們投降以前不久，國王和王后曾親身到過這個地方，當面吩咐他的守將

堅持到底。因爲如此才能阻止法軍的東進，以便有從容召集新兵並得到俄人援助的機會，但是這位守將一聽到法軍招降的消息以後，就立刻召集一個軍事會議，議決投降。守兵們都把武器憤怒地擲在街頭，三千四百個普軍們降在三隊法軍之前。這是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一日的時候。

在耶拿戰後不到兩個禮拜，就有五個要塞相繼投降，這總算很夠難看的了，然而還有甚於此者。當庫資倫投降的這一天，馬格德堡 (Magdeburg) 有一位守將還在那裏吹牛，說除非讓礮火將他口袋內的手巾都燒爛了，他決不投降。他守的地方是全國最重要的地方，距離柏林西南約七十五英里，正當敵軍進攻之衝。在耶拿敗後國王逃難會經過此地。這裏有二萬四千名守軍，六百尊礮，以及許多軍實。雖然國王已經對法不再作戰了，但是對於這個地方也不願意拱手讓敵。這地方是位於易北河 (Elbe R.) 流域，當北德意志水道的中心。在三十年宗教戰爭的時候，這個地方會經過七個月的長圍，最後因市民不能再忍痛苦才發生風潮而被攻下。現在，在一八〇六年，投降的並不是市民而是國王的代表。他於十一月十一日將這個地方很容易就放棄了猶如放棄一撮鼻煙一樣。這位守將是一個很著名的伯爵，已經七十三歲了。法軍對於這個地方並沒有來一個長圍，甚至連一聲礮也沒有放，這位高尚的貴族就立刻召集一個會議，對他的部下宣布要投降。

有一位德國歷史家曾經計算過，在這個軍事會議中出席的十九位軍官，總共年齡要在一千四百歲以上。內中只有一位軍官，年齡在七十二歲左右，他單獨反對屈服，他主張長期抵抗。但是那位司令官立刻向他叱責說，『你在這裏年齡算是最小的，別人不問你，不許你講話。』於是他們立刻簽定那屈辱的降書。

拿破崙在十一月十二日曾經發布過一個有名的布告，他說：『我們已經俘虜了二十個將領，八

百個軍官，二萬二千名兵卒，內中有二千礮兵。此外還有五十四面國旗，五面軍旗，八百〇二尊礮，一百萬磅火藥，一座大浮橋，還有許多豐富的礮料』，這都是馬格德堡在一天裏面所拱手送與他的。

上面所舉的這些例子已經夠了，已經可以充分證明當時不抵抗主義怎樣在普國軍人心理中流行的事實了。像這樣的例舉不勝舉，上面所寫的不過是比較重要的一部分。末了我們舉一位當時著名的詩人目睹的故事來結束牠。這位詩人名叫卡密梭（Chanisso），他當時住在一個要塞名叫哈米林（Hamein）的地方。這地方有一座礮台，一萬名守兵。他的守將在不多時以前曾宣言要鎗斃主降的人。但是詩人卡密梭早已看破了他的鬼胎。他在給他的朋友的信上寫着：『完了，今天在德意志的名譽上又加了一個污點了，這污點已經作成了，卑怯的事已經做了，這個城已經投降了！』這是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事情。

## 六 不名譽的和議

御醫胡夫蘭（Hufeland）是一個忠厚而軟心腸的德國人，當耶拿大戰的時候他正在柏林和幾個朋友們等候勝利的好消息。假使當時普國也有電線，則不幸的消息也許在十月十四日的晚上就可以傳到他的耳中，但是不幸當時在普國境內還缺少這種利器，所以他的日記上還寫道：『十月十六日，柏林舉行一個慶祝普軍大勝的紀念，『這一天晚上我和哲學家菲希特在一處消遣』。到了十八日，他的日記上又記下這麼一段：『十八日早上六點鐘的時候，王后召我進宮。她走昨天晚上剛判了的

。我看見他淚流滿面，頭髮披在背上——一幅失望的圖畫。她朝我走來，喊道：『什麼都完了，我必須帶着我的孩子們逃走了，你應該跟着我們一同走。』到了早上十點鐘，他們便開始逃亡生活了。這位被獵的王后是在大戰開始那一天從戰地逃回的，她在路上還聽到她丈夫勝利的消息，十七日到了柏林，她才開始曉得地位的危險，她不能休息了，立刻要往波羅的海沿岸的斯特庭去。她走得這樣匆忙，以至於連私人的信件都來不及收拾，五天之後，拿破崙到了柏林，還可以自由繙閱王后的信札以作消遣。

柏林在一八〇六年的時候，已經和現在一樣，變成一個很美麗的都城。牠的全人口約十八萬人，內中有四千多法國人。柏林的留守長官聽見敗仗消息以後，他並不趕快布置防禦的工作，他不許人民自動去組織一切。一般愛國市民是準備自動去為祖國和自身作抵抗工作的，但是長官在告示上公然誥誡他們說，『市民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鎮靜』。如果這位長官是有膽子的，他應該勸王后留在柏林表示堅守的決心，然而他不這樣，他只勸王后趕快逃難。至於柏林的命運是早在『鎮靜』二字的口號下決定了的。

那位愛國而美貌的王后，懷着萬分的悲苦，帶着一大堆小孩子（七個），從柏林逃到斯特庭，從斯特庭逃到庫資倫，從庫資倫逃到但澤（Danzig），從但澤逃到哥尼斯堡（Königsberg），一路受盡法軍追襲的恐嚇，和她的孩子們也分散了，直到十二月九日才到哥尼斯堡，重和她的丈夫孩子們會面。

這哥尼斯堡是普魯士王室發祥的地方，為大哲學家康德的一生著書教授的地方，也是後來德意志救國運動的發源地。他們在這裏只住了一個月，她的孩子們病倒了兩個，她自己也染了兇暴的虛



熱病，他們住在一個空無所有的古邸裏，內中傢具都是從城中富紳家借來的。到了次年正月五號，他們聽到了法軍又來追襲的危險，要經過一百英里的沙地再逃到梅買爾(Memel)的時候，那些市民們竟當着國王的面把所借的家具趕快搬了走去，這種淒慘的景象是他們一生也不能忘記的。

當路易絲王后正在哥尼斯堡臥病的時候，她的小兒子，後來統一德意志，打敗法國，俘虜拿破崙第三的大皇帝威廉第一，這時才將十歲，他在一八〇七年元旦舉行十歲的生辰典禮。按照普魯士的習慣，他已經達到了入伍的年齡，應該在王家步兵衛隊裏擔任一種職務。但是這時候衛隊已經潰散，只剩下二十九個人，他就只對了這二十九個人舉行就職的典禮。

他們到了梅買爾的時候，俄皇亞歷山大第一也帶了衛兵來到梅買爾河流域的提路斯特(Thilst)和普王會面。他安慰普王夫婦，答應盡力援助他，並且宣言決不單獨對法講和。他們聽了俄皇的話，又鼓勇回到哥尼斯堡。這時候一八一三年利比瑟大戰的普軍名將布魯協將軍(Bücher)也到了這裏，他是從法軍中才回來的，他曉得法軍的內容，他主張只要帶三萬軍隊就可以掃蕩法軍。他主張用野戰的方法，埋伏在法軍的糧道旁邊，截斷他們的接濟，使他們晝夜不能休息，而避免作主力的戰爭。但是俄國司令官想打一次正式光榮的大仗，所以拒絕了他。

俄國大軍在費笛蘭(Friedland)的大敗，更增加了普國的困難。路易絲只好又走上了逃亡之路，從新向梅買爾逃去。這裏已到了普國國境的盡頭，渡過河到俄國邊境只有十五英里的一條窄帶。

普魯士本來可以單獨對法講和的，因為他們相信俄皇的好意，所以才繼續抵抗。但是俄國失敗以後就立刻背棄了他。俄國的敗兵在普境內恣淫擄掠無所不爲，以致於民間風行了一句俗話說：『法國讎人還比俄國朋友較好些。』

一八〇七年六月十五日，拿破崙在梅買爾河的南岸上了一隻小船，同時亞歷山大也自北岸出發，他們兩人在河中流的木筏上會面。他們會面的地方是普國的土地，討論的是關於普國的問題，然而普魯士國王卻變做了門外漢，他們雙方定了一個休戰條約，但是卻把普魯士攔在一邊。

這時候天剛剛下起雨來，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很耐心地冒雨守候在北岸，等候他們談判的結果，但是時間太延長了，一直等了三個鐘點，普王才重新見到他的同盟至友的面。

亞歷山大和拿破崙過去雖是讎敵，但經此一會却變成親密無比的好朋友，他們在木筏上討論怎樣共同反對英國人，怎樣平分全世界，差不多把普魯士的問題早已忘了。直到第二天，普王才得和拿破崙見了面，但是拿破崙對於這位『勃蘭登堡的吉訶德先生』（按普國本由勃蘭登堡附庸國發達起來的，吉訶德先生是形容他不自量力，螻蛄搗車的意思，這是拿破崙挖苦普王的諷話。）毫無禮貌，他的精神仍專注在亞歷山大身上，所以毫無結果。

最後不得不讓美貌的王后路易絲親身出馬了，那位熱誠爲全國愛民愛國的王后，從她的純潔高尚的天性裏，對於那個法國魔王是十分厭憎的。他既詭詐，又貪婪。他曾用種種方法去毀壞過路易絲王后的名譽，說她是一個挑撥是非的婦女，說她和俄皇亞歷山大過不正當的關係。但是拿破崙的話是不會使德意志和全歐洲人相信的，他個人的私生活是不清潔的，他在這一冬天裏曾和一個波蘭的貴婦人同居着，他不配誣蔑那位高尚純潔的王后。

當路易絲聽到必須要到那個人跟前，向他哀求，和他拉手行禮的時候，她實在覺得太難堪了。她喊叫起來，她說她絕對不能做這樣不名譽的事。這時候她的丈夫如果是一個有骨頭的人，就應該挺身出來，把任何犧牲來挽救他們的名譽。然而他不敢這樣做，他把一切責任都推到美貌的妻子身

上。凡是有廉恥的人，見了這幕劇的開演，沒有不舉手抗議的。在德法俄三國軍營之中，有人類天良的人，都感覺到這幕劇的恥辱。

然而這幕劇畢竟不得不扮演起來，一八〇七年七月四號這一天。剛剛三十歲整年紀的普魯士王后，坐在一部專車裏，從梅買爾出發，走了五十餘英里的長路，到了提路斯特去謁見拿破崙，拿破崙用老姦巨猾的態度去對付這位正直的婦人，他和她一味談些婦人衣飾的問題，如同問她的裙子的材料是縐絹還是印度紗之類。路易絲哀求他在這時候不要談這些不相干的問題，她問他說對於這種寒冷的天氣怎樣住得慣，拿破崙的回答是「法蘭西軍人對於任何氣候都住得慣的」，這句話的反證五年之後可以在莫斯科找得出來。

於是他立刻用軍人外交的姿勢反問道：「你爲什麼能懷抱和我作戰的意思呢？」路易絲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很有氣概的，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我們對不起腓特烈大王的先靈這是我們唯一的過失」。雖是拿破崙也不能不佩服她這答辭的敏捷而不失身分。因爲腓特烈大王在露斯拔一戰中曾大破法軍，比拿破崙今日的戰功還偉大得多，這件事過去也沒有多少年。

拿破崙一味用推託延宕的手段去對付這位可憐的女子，但是路易絲常常將談話轉到本題來。她哀求拿破崙答應她們一個名譽的和議。她爲祖國，爲她的丈夫，爲她的子民，向拿破崙百般的懇求，她聲音抖動，淚流滿面。拿破崙似乎一時也爲這位王后的真情感動，當她苦苦地向他要求退回馬格德堡的時候，他用和婉的口氣回答說：「你所要求的太大了——但是我們看着辦罷。」

『我們看着辦罷』這句話使得路易絲非常歡喜，她以爲拿破崙至少也是有人心的，她忘記了一切痛苦與恥辱。

她不曉得在她回去的那一天晚上，拿破崙把這件事當作笑談對他的外交總長泰勒蘭(Talleyrand)說道：『一個馬格德堡比一打的普魯士王后還值錢些。』

這就是路易絲王后忍辱含垢親身談判所得的結果。七月七號這一天，普魯士簽訂了一個和約，把國土的一半送給拿破崙，賠給法國一注夢想不到的賠款，而且要供給法軍駐防到賠款付清之日止。在這次以前，沒有一個大國會接受過這樣的條款。這就是有名的提路斯特和約。俄皇亞歷山大也向普魯表示了一些友誼，他從普魯士搶去了幾個東方的省份。

一八〇七年七月十日，路易絲驅車重回到梅買爾。她已經不能再有多多的犧牲了，她的最後責任已經盡了，她的生命力已經消失了，她不久就要與世長辭了，她的心已經碎了。

『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捲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誦花蕊夫人此詩，古今中外，有同感焉。破家亡國之淚，身逢其境者，不能爲此薄命佳人一灑了。

## 七 可樓堡的抗法三傑

我們在前面，已經將普魯士高級將領們在耶拿敗後的不抵抗主義的醜態一一寫出來了，我們不要以爲當時所有的普魯將領都是如此，我們知道，至少當時還有一部分有血性的奇男子，做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壯烈事業，普魯士的復興，德意志的統一，就建設在這一班人的身上。

我們先說一件最壯烈動人的事件。

耶拿大敗，全普國的要塞守將相繼無抵抗投降之後，在那岑寂的波羅的海岸旁，約距斯特庭七十英里遠近的地方，有一個小海口名叫可樓堡 (colberg)。這地方是一個很壞的海口，它的城距離海岸只有一英里路，有一條狹而淺的小河由此入海，水落時有時連小船也不能通過。它的城堞早已殘破了，防守的武器只有八十六尊舊礮，每一尊礮只有一名礮兵，全部的守軍不過一千人，都是挑剩下的老弱殘兵。他們的司令也是一位貴族，一位準備敵軍一到就要投降的人。

但是可樓堡有許多勇健的市民，他們愛他們的國家，而且相信這個城堡是在作戰上很有價值的一個地方。他們還記得在腓特烈克大王時代，這個城曾經三次抵抗俄軍。可樓堡有一種相傳的習慣，凡遇有兵事的時候，每一個市民都有担任防禦工作的義務。因此可樓堡可以有八百名訓練良好，武器具備的民團。這民團的司令是一個水手出身的老頭子，年紀已經七十歲，名叫尼特伯克 (Nettelbeck)。他從小就當水手，漫遊過許多地方。他是個忠實、勇敢、而富有精力的人。他回到本鄉的時候，年紀已經不小了，許多人像他這樣年齡的，只有安享餘年，決不會再想作什麼事業的。但是他的忠勇才識漸漸如一般朋友們所認識，在這危急的當兒，竟被推為民團領袖。

當法軍直迫到這個小城的時候，他就向本城的司令官告奮勇，願意拿八百名民團加入助守，但是司令官還沒有回覆他，就有別的一位貴族軍官叱他道：『你們能幹些什麼？』當時一般貴族都沒有想到平民也會對國家服務的。他再三懇求，得到了司令官很輕藐的口頭允許，但是等他將隊伍帶到操場等候檢閱的時候，司令官却令他將隊伍解散，各安本業，並且罵他是糊塗東西。尼特伯克看見那些將領們是不可理喻的，他就決定自己做自己應做的事，不再徵求他們的意見。他把人分派到城門旁邊，晝夜防守，並且設法準備城內的食糧。

一八〇七年四月十五日，有一位法國軍官坐了一輛車子，帶着休戰旗，來到城下，要他們投降。在車內坐着一個吹號手，旁邊跟着兩個抗槍的兵。這城內的司令官把他們歡迎進城去，在密室內談了許久。老尼特伯克這才知道他們的司令官已經準備實行無抵抗主義了，他沒有別的法子可想，只好趕快寫了一封信，送給逃到梅買爾河旁的國王，請他設法補救。

這位國王也是怕平民來干預國事的，但是這一次他自己知道地位已非常危險，所以老尼特伯克的信居然發生了效力，他立刻答應另派一位較有能力的司令官去到可樓堡。同時尼特伯克和他的部下用全力去抵抗法軍，並監視他們司令官的通敵舉動。

這一天是四月五號，當敵軍的礮彈正在猛烈攻擊的時候，那位司令官站在街上礮彈打不到的地方。用着誘惑的眼光向他四圍的兵士和軍官們微語道：『如果還是這樣幹下去，我們也應該投降了。』

這真是一位要塞司令官鼓勵他的軍士的好法子，老尼特伯克立刻走上前去，攔住了司令官的話頭，高聲斥道：『那一個敢說投降二字的，我先殺了他！』於是他立刻拔出劍來，直對着那位懦夫的司令官的胸膛。

司令官無助地呼喊道：『逮捕他，鎖起他來』，但是沒有一個人執行他的命令。市民圍繞着老尼特伯克，保護他平安回家。司令官隨即下了一個命令，要在第二天早上槍斃他，但是市民們有的是武裝，他的命令不能生效。

最後，這位司令官被撤換了，他的繼任者於一八零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來，這是一個國王素來不喜歡的人，一個勇敢而能冒險的人。他少年時候曾參加過美國的獨立戰爭，在英軍中服務，他知

道農民子弟也能對抗正式的軍隊。這位將官只有四十七歲，他的名字叫做蓋斯腦（Gneisenau）。這位新司令官一到之後，就立刻召集全體軍隊，講了好幾次激昂沉痛的講話，全城的空氣立刻轉變過來。

他立刻採用一種新的攻勢的戰略，他的方法並不是困守在城堡裏，坐受敵人的攻擊，而却是要逐日分兵出去抄，襲敵人，使圍軍晝夜不能安息。

爲實行這個新戰略起見，他選了一位豪俠有胆的少年軍曹做他的助手，這個人叫做斯奇爾（Schill）。

他們在這個戰略之下，繼續和法軍抵抗了三個月之久，始終沒有將城失陷。敵軍的巨礮逐漸增加，守兵雖從二千人增到六千人，但內中死傷已達二千人以上。在七月三日兩軍休戰的時候，全城沒有一所玻璃窗子還完好的房屋。本來在六月二十五日拿破崙已和普王締約休戰了，但是法軍爲爭功起見，把這個消息隱秘起來，不使城內的蓋斯腦知道。

蓋斯腦並沒有自命爲英雄和天才，他在可樓堡所做的工作好像一個普通人從事他的職業一樣。他待那些愛國市民如同朋友一樣，他不灰心，不知氣，按部就班地做去。當時德意志和普魯士的情形雖然萬分悲觀，然而他的勇氣毫不減少。他在圍城沒有錢以付軍餉，他就發行一種用學校兒童手寫的軍用票以代之，市民們一致歡迎使用。當時普魯士軍隊已經完全瓦解，只剩下這六千人爲國奮鬥，但是蓋斯腦認爲國家的前途依舊有希望。他堅守這個可樓堡的小海口，因爲有了這個海口就可以從英國和瑞典得到接濟。他相信以這地方作根據地，可以衝出去，截斷拿破崙的後路。

這三位愛國的英雄——蓋斯腦，尼特伯克，斯奇爾——聯合死守可樓堡至百日之久，雖然沒有

建立什麼很偉大的功績，然而在德意志復興史上却是第一件應該大書特書的事，因為從這一次事件起，德意志軍人恢復了自信心，民眾增加了對軍人愛護的感情，許多的愛國志士都聞風而起，各盡所能，為國家奠定了復興的基礎，六年之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 八 沙恩好斯特編練新軍

提路斯特條約的結果，法俄兩國都興高采烈分了一大批贓物回去，而普魯士却變成了砧上的肉。普王雖然仍擁虛號，但是還不准回到柏林。他被罰賠償戰費十萬萬佛郎，在未付清以前，法國駐屯普境的軍隊不能撤退。拿破崙並不希望普國付清賠款，他祇希望有此藉口可以將軍隊永駐普境，以防俄奧兩國。

因此在一八零七年的時候，普王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讓敵軍在自己國內屯紮，把自己變成一個俘虜，就是用一種無法籌措的高價來贖還他的自由。他不能回到柏林，因為普魯士境內各地都有法軍駐守。他不能再用他的舊式政府來發動一切，因為他們早已崩潰而無法工作了。普魯士本來可以從海外貿易中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拿破崙禁止大陸諸國對英貿易。無論從那一點看來都是絕望的，特別是無錢供給政府的活動，並且沒有收人的來源。

也只有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普王知道俄國已經不幫他的忙了，他已經瀕於破產和退位的危險了，他才肯實行許多新計劃來拯救自己。他在這黑暗無助之中，批准了許多重要的改革法案，這些法案都是在六個月以前他認為含有危險性絕不肯贊同的。



當時代表革命運動的有兩個領袖，一個是政治家斯泰因，一個是軍事家沙恩好斯特。斯泰因的改革事業下段再講，我們先述沙恩好斯特的對於普魯士軍政的改革。

當時普魯士的軍政是非常腐敗的，軍官全體是貴族出身的老頭子，一味守舊，不知變通。貪淫奔縱，生活腐敗。軍士則目不識丁，毫無國家的觀念，只是爲吃糧而來的。

在提路斯特和議後一星期（一八零七年七月十七日）沙恩好斯特被派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只有五十三歲年紀，剛升了大將。國王頗信任他，但是並不喜歡他，然而環境如此，還是不能不用他。他費了六個月的工夫去說動國王，去折服同僚，才於一八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通過了一個軍事改革新計劃，又經了三個月的猶疑，才將這計劃見諸實行。

他開首澄清舊軍隊中的腐敗分子，有七個將領都因畏怯和叛逆被處死刑，不過國王還是一齊將他們赦免了。雖然如此，委員會總算將軍隊中的不良分子澄清了，因此到了一八一三年戰爭爆發的時候，只有兩個大將來統兵，而一八零六年時代却有一百四十三個。

只有因爲沒有錢才使這種改革變爲可能，拿破崙限制普軍只許有四萬二千人，因此有許多軍官就不能不解職。這樣可以藉口將許多無能的軍官淘汰，沙恩好斯特即刻選用許多有功的人來擔任軍職。

沙恩好斯特的主要軍事計劃是實行全國皆兵的徵兵制度，國王對於徵兵制度是怕極了的，因爲他以爲全民一旦武裝就有革命的危險。但是沙恩好斯特和蓋斯腦（也是委員之一）等竭力去促成此事，終於實現了。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使已受訓練的兵趕快退伍，而另補新兵代替。他計劃這個方法每月可以在每一排裏面更換五個人。這些退伍的兵也非付之等閒。他們在家裏祕密受一些軍官

的照管，這些軍官却是表面上業已退休，而實際上仍支取少數的薪金，並且暗中規定他們必須住在指定的地點，時時訓練他們所管的退伍軍隊。

若不是拿破崙壓迫普國太甚，這種軍隊也不容易成功，當時普國人民對於法國痛恨已極，所以才激起一種空前的愛國犧牲精神。當時武器服裝等等也是很缺乏的，沙恩好斯特用堅忍的精神一點一點地準備下去，結果戰時的損失不久就恢復了。他規定以後軍隊的升遷必須按照功績為標準，貴族與平民一樣可以升為軍官。軍士的待遇也大為改良，不許任意鞭撻。在這種種改革之下，普魯士漸漸祕密地組織成了一個偉大的，堅強的，全民武裝的軍隊。

## 九 普魯士自由解放的第一聲

在一八零七年的冬天和一八零八年，普魯士經過了一次大革命，它的刷新程度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幾乎一樣，但是沒有流了一點血。幾個月大的政治改革，使德意志至今猶蒙其澤，而且使一般愛自由者，至今尊敬斯泰因(Stein)這個名字。

這個偉大的政治家並不是普魯士人，但是他和其他一切同時的偉大政治家和軍人一樣，是自願效忠於普魯士的，因為他認為普魯士就是德意志統一的中心。他是一個性格極端倔強的人，對於自己的主張極為固執，因此國王非常討厭他。一八零七年的正月，耶拿敗後，提路斯特條約未簽定以前，他被國王放逐了。但是六個月以後，國王又自己認錯，請他回來。因為當時普國的環境太惡劣了，只有這位鐵腕的人出來，才能挽救這種難關，國王雖然不喜歡他，終久也還不能不依靠他。

斯泰因這時候正躺在牀上害熱病，但是他一接到信以後立刻跳起來向梅買爾走去。他並不和國王講價錢，要求某種條件，他覺得他的國家正需要他，他就夠了。一八零七年九月的最末日，斯泰因到了梅買爾。

斯泰因發現事態比他所想像的還要更壞。在表面上他負了一大批戰債，實際上這種戰債絕非普魯士的力量所能負擔得起，當斯泰因急急忙忙往梅買爾去的時候，拿破崙送了一封信給他的駐柏林代表說：

『我必需的條件是：第一，一萬五千萬佛郎，第二，有價值的商品貨物，如果這兩項辦不到，則我要求普王答應將斯特庭，格羅高（Glogau），庫資倫三個地方讓我駐兵，每一個地方駐兵六千人，一直等到賠款付清以後。因為這一萬八千人增加我的費用，所以我要求一切軍餉，伙食，服裝，住所等等費用概由普王負擔。……普魯士的國王他用不着養兵，因為他沒有和那一國打仗的必要。』

這時候普王心目中祇求設法能募集一萬五千萬佛郎的款子，則法軍就可撤退，以後除了付公債利息以外，別無嚴重的問題。他之所以找斯泰因，就為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比當時普王還多，我們知道拿破崙並不希望這幾個錢，他只希望將普魯士弄成一種將近破產的境地，然後它才肯認做法國的附庸，這時候他已有十五萬七千人駐在普境，再加上這三個要塞的一萬八千人，就有一共十七萬五千法軍長期駐在一個人口不到五百萬的小國裏。

斯泰因現在得到一個許多偉人的生活中很少遇見的大機會，國王自己已承認自己無救國的能力

，國家應該設法自救。在這時候斯泰因就享有一種爲從來的普魯士首相所沒有享過的權力。他的國王正在絕望的艱難之下，應該準備一種英雄式的醫治。

斯泰因首先注意到那屬於王室私有的幾百萬畝公地，這是一筆很大的財源。他說，這些地應該賣出，所得的款用以償付拿破崙。

在一八零七年十月九日，斯泰因使國王發布了一個法律，最初的用意不過想使土地的售賣比較容易些，到後來竟因此將農奴的封建制度根本打破。

在這一天以前，普魯士的農奴差不多就和奴隸是一樣。他們被禁自由從此地遷至彼地。他們的身體繫屬於土地，必須爲地主服役，這些地主具有無限的官權。

斯泰因廢除了普魯士的農奴制度以後，他的第二步政策就是給予自由人以完全的公民權利。他使國王簽字於另外一個法案，承認地方自治的原則可以適用於普國的各省市鄉村，他使普國的都市變爲憲政自由的中心。

我們很難想像到在斯泰因的解放政策實行以前的普魯士社會是什麼一個樣子。國王的統治完全靠着一批雇傭的軍官，這些軍官們除了服從命令和掙錢養家以外再不知道些什麼。那時候的德國人民除了讀官廳報告以外不知道他們的政府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他們不能對於國事發生熱心，政治的變遷在他們看來是和自己漠不相關的。

國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之准許人民自由是因爲他需要錢，因爲自由人民的生產力總比奴隸大些。城市鄉村的人民都爭先恐後的來投票供給他們的不幸的國王以銀錢，這種情形是奴隸們所辦不到的。普魯士全國上下對於國王的命令都熱心幫助，他們相信他們的國王已發現救國的大道了。

斯泰因的政治領導權僅僅維持了一年。到一八零八年九月，拿破崙發現了他是一個愛國的普魯士人，因此立刻命令普王將他免職。到了同年十月。拿破崙宣布他是一個罪犯，下令要逮捕他，而迫他不得不向國外出奔。

斯泰因是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以後德意志最偉大的恩人。他在秉國的短短一年期中所完成的大革命差不多在近代史上找不出同樣的例來。歷史上的大改革事業，沒有一件結果能像這樣完善而不遺害於後人的。

斯泰因當時沒有國民大會，沒有新聞報，沒有自由結社，沒有政黨，所有一切近代改良運動用的工具他一概都沒有。甚至連一部分擁護他的改革政策的國民都沒有。他的改革完全用的是商業化的辦法，他預先徵求了在各事務上實際人員的意見，把施行的手續都規定完妥，然後請求國王去簽字。

他在當時差不多以隻身和全體普魯士的貴族地主相抗爭，他們包圍國王，他們在宮庭中播弄陰謀，他們攻擊斯泰因說他是革命黨，他們說普魯士王宮將因此覆滅。但是這也是德意志的運氣，拿破崙的壓迫反助成德意志的革新運動，任何反對理由都無法抵抗他。拿破崙強迫普魯士只能於兩條路中選擇一條，不是滅亡，便是革新。

我們在以後還可以看到斯泰因的許多活動，他在兩年的國外流亡生活時間，一身仍保持德意志自由運動的中心地位。他不斷地和許多愛國志士相接觸，煽動反拿破崙的大戰。他和沙恩好斯特及蓋斯腦一樣，主張學校兒童的訓練應該注重從法國支配下解放他們祖國的自由這一點上。

## 十 斯奇爾的舉義抗法

一八零九年四月二十八這一天，有一位普魯士的輕騎兵司令官，帶着他的隊伍到柏林郊外去演習。他到了郊外以後，把隊伍召集攏來，告訴他們要帶他們去打拿破崙。

這位輕騎兵官的名字叫做斯奇爾，就是兩年前在可樓堡大顯身手的斯奇爾。他已經成了一個通俗的國民英雄了。老百姓們把他的像掛在茅舍上，他的頭被畫在大瓷烟嘴和啤酒盃的上面。照老百姓看來，這位冒險性的斯奇爾有一天必然要煽動起國民精神來共抗那大魔王拿破崙以解放他的祖國。一八零八年十月，法軍從柏林撤退，普軍曾一度接防過來，這一天變成了一個國慶日，斯奇爾在這時候也帶隊入城。人民熱誠地圍攏着他，爭着在瞻仰這一位國民的英雄。這時候柏林還有許多法國偵探暗佈着，所以官廳方面心裏怕的不得了。

但是斯奇爾並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只曉得打仗，他蓄謀要聯絡愛國志士，發動一個抗法的革命戰爭。有些激烈的人主張連普王也要廢掉，但是斯奇爾不贊成這種舉動，他希望以王室的名義來號召人民。

斯奇爾帶隊從柏林出走以後，引起了全國上下的激動。國王和官廳對他非常憤怒，嚴令要逮捕他，而人民則暗中爲他祈禱。在他離開柏林兩天以後，有一個輕騎兵要在後面追上他的隊伍。當他走到勃蘭登堡門的附近忽然轉回頭來向守衛的房子開了幾槍，然後逃去。這件事情引起了柏林全城的興味。

斯奇爾帶着隊伍侵入威斯特法里亞的國境，在這裏打了幾次勝仗，有一次以五百名兵戰勝三倍的法軍。他打算和威斯特法里亞的同胞軍隊攜手以奪回馬格德堡 (Magdeburg)。但是對方的軍官不見，反將他的講和副官擊死。他在憤怒之下將敵軍擊得粉碎，然後向西逃去。

他自己曉得要想叛變成功。單靠這一隊騎兵是不行的，他的唯一希望是達到波羅的海沿岸以便上英國的戰船去躲避。所以他領着他的人馬向斯託拉松 (Stratsund) 去，這是柏林北面一個古城，正對着盧金島 (Rügen)。丹麥，荷蘭和法國三國的軍隊聯合追擊他，普魯士的守邊軍隊也在武裝防禦他。

斯奇爾的軍隊到現在差不多完全絕望了。英國的艦隊雖在東面海上巡邏着，但是他無法和那艦隊互通消息。

然而他在這絕望的形勢之下，居然又打了一個以少勝衆的勝仗，完全擊破了法國和荷蘭的聯合軍隊，俘虜了六百名軍士和三十四名軍官。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的早晨——他就在法國駐軍正鳴礮慶賀拿破崙攻入維也納的勝利紀念的時候，出其不意，攻入了斯託拉松城。

如果斯奇爾立刻帶領人馬，上了船往瑞典去，也許就可以保全全軍。但他以爲這種辦法是專怯的，所以他只帶了一千五百個人死守斯託拉松城以待敵軍。來的敵軍約有五千人，是由荷蘭和丹麥兩國軍隊合成的。

這一戰的結果自然不難想見的。這是與慘酷命運的一番大奮鬥，斯奇爾將性命賣了一個很好的價錢。當敵軍攻打到城門下邊的時候，萬事俱已絕望，斯奇爾將軍隊召集到一處，指着敵軍軍官們說，『去，去，讓我們將頭顱賣到一個好地方去。』於是他拍馬直前，衝入敵人堆中，將敵軍一個

副司令斬下馬來。他好像有神術一樣，自己並沒有受傷，又轉過馬來向他方面衝去。他走過一個井旁的時候，有一個好心的荷蘭鎗手正給他受傷的部下裹傷。那個普魯士傷兵看見了他的勇敢的主將以後，忽然掙出全身的力量來大喊一聲『哈啦！斯奇爾！』這一聲壞了，敵軍全都注意上斯奇爾了。他們不去開鎗打他，因為他們相信他是有避彈法術的，他們圍攏了他，用槍刺將他拖下馬來，把他像魔怪一樣亂刀斫死。

這就是斯奇爾的下場，他已經達到他的目的爲國家效忠而死，他死後變成了德國人崇拜的中心，他的墳墓被人頂禮參拜，他的事蹟在無數愛國歌謠中吟唱着，因為他在德國人把勇氣當作瘋狂，把愛國運動當作盜賊的時候，重新復活了國民的希望。

他的部屬除了已死的外，有十一個軍官，五百五十七名兵士被法軍捕獲。拿破崙下令將兵士發配苦工，而軍官則一律即刻鎗斃。

這十一名勇敢軍官之中最長的才三十一歲，最幼的只有十八歲。他們兩個兩個地被綁着牽到河邊草地上引頸待決。這些勇敢的愛國者彼此互相擁抱着，讚美上帝接引他們的靈魂，爲國王歡呼了一聲，將他們的帽子扔在空中，拉成一條直線距離行刑者約十二步遠，面對着法國隊伍高喊了一聲『開鎗。』

這是一場慘酷的屠殺，他們一個個站得筆直，等候死的到臨。內中有一個二十歲的小夥子，僅僅手腕受了點傷，他站在被屠殺伙伴的中間，很沉靜地等候開鎗。但是兵士也是人，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那劊子手用眼瞋着發令的長官，拿鎗管指點着，希望這個少年普魯士人或者可蒙釋放。

這個待死的少年明白這種舉動是給他一種好機會，但是他立刻阻止了這種舉動，高呼道：『不



要釋放，瞄得準些，我的人。這是我的心願，我是爲我王而死的。』

三個法國兵往前走了幾步，他們從新裝起他們的鎗，他們瞄好了準，砰的幾聲，——於是拿破崙的意旨算完成了。

這都是一八零九年九月十六那一天的事，法國皇帝的運氣似乎很好，因爲他可以伸手到歐洲的任何邊隅裏去，把友邦的官吏人民隨意逮捕鎗斃，而沒有人敢要求他說明理由。

## 十一 德意志的自由躲在奧屬阿爾卑斯山裏

拿破崙在一八零九年的工作是打奧地利。他打那些奧國王公貴族們所帶領的精兵並沒有費許多時候，但是却費了許多事去對付那泰羅爾 (Tyrol) 亞爾卑斯山 (Alps) 裏面的農民。

這一般農民的領袖叫做安德累司荷費爾 (Andreas Hofer)，他在一八〇九年四月八日發了一個極簡短的獨立宣言，他說：『明天，四月九日，我們要爲上帝，國王，和祖國抗起我們的毛瑟鎗，每一個人都要奮勇作戰。』

兩天之後，荷費爾指揮下的山民，已經同拿破崙的同盟巴威略人打了一仗。他們沒有學過軍事學，但他們曉得怎樣利用山谷的地形來給敵人以大打擊。這一天他們乘勝進入梅蘭城 (Meran)，把法國的警備隊驅逐了，而由細民來實行統治。

泰羅爾本來是奧國的領土，但是在三年以前拿破崙強迫把這塊地方割給巴威略統治。他們之所以起兵，就是不願意受法巴聯合的侵略。他們極端相信奧國的皇帝，因爲皇帝的兄弟在一年以前曾

對荷費爾說，皇帝決不放棄戰爭，除非泰羅爾已得到自由以後。

他們在這次法奧戰爭中表現了很大的成績，他們打得這樣好，所以在五月底已將敵人驅逐到因斯布魯克（Innsbruck 泰羅爾省的首府）以外，而將整個領土交還了他們的親愛的皇帝。但是不幸皇帝在多瑙河流域的戰爭却不能像他們一樣得手。拿破崙經四月十二日由巴黎出發，僅僅三十天就進入了維也納城，戰敗了一切和他對抗的奧國將領。他強迫奧皇放棄泰羅爾。

這些忠於皇帝的泰羅爾人，在讎人的筆尖一動之下竟犧牲了。法巴兩國的聯軍攜手向這美麗的山谷中大隊撲去。他們本來準備服從這個可恥的停戰協定，但是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個條約所許給敵人在他們地方上的權利實在太大了。於是許多泰羅爾人仍舊從他們的茅舍中出來重新集在荷費爾的旗下，和那他們叫做是『從天下和地下來的仇敵』作絕望的戰爭。他們在失敗以前打了幾次好仗。到了八月中旬他們又佔領了因斯布魯克首府，荷費爾就將司令部設在王宮裏。他處理國事和在農村裏一樣公道。

這位奇怪的獨裁者一生最可驕傲的一天就是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這一天從維也納來了一個華貴的官，到了因斯布魯克的王宮，手裏拿了一面帶有長鍊的金牌，是親愛的皇帝賞給荷費爾的。這七位農夫淚流滿面接受了這紀念品，他和他的伙伴們都認為這個賞牌不但表示皇帝獎勵他們過去的功績並且，也是繼續打仗，決不放棄泰羅爾的一種證明。

但是到了十月十四日，耶拿戰爭的三週紀念日，皇帝終於向法國議和，而且公然將泰羅爾割讓給他們的敵人了。那些忠實的山民還不信這種不名譽的消息是真的，他們繼續抵抗，直到十一月一日他們打一個絕望的敗仗，才把一切武裝抵抗的希望都不得不放棄了。

荷費爾本來可以逃走，但是他不肯離開本土，他伏居到本鄉不遠的山谷中有兩個月之久，飯食都是由親密的朋友送去的。法國人用重賞購買他，在利誘威迫之下他的朋友變了心，將他出賣。一八一〇年正月二十這一天他被捕，一個月以後就槍斃了。

荷費爾也和那北方同種不同教的勇敢同胞斯奇爾一樣，他的生前的事業和死信立刻傳遍了全日耳曼，柏林的市民將他的像畫在烟管上以紀念他。奧地利人對於這位偉大的愛國農民領袖崇拜到現在。凡是到因斯布魯斯的人都可以看到在王室教堂裏他的墳前立着一通美麗的大理石碑。在市博物院裏藏着無數與他有關係的遺物。在阿爾魄山和波羅的海之間，我們很難找出一個學校兒童不會唱以下的幾句名曲：

『到般登 (Banden) 的曼陀 (Mantua) 去，  
有一個老實的荷費爾在那裏住。』

## 十二 蔣恩創立體育協會

蔣恩 (John) 是現在一般都曉得的德意志體育運動之父，他在大多數人都灰心喪氣的時候，仍然堅信德意志最後必得解放，他於是創立了訓練兒童和青年的軍事教育中心機關——體育協會。德意志的青年運動在他的指導之下，構成了一個強大的救國勢力。

他生於一七七八年。他的生地是普魯士、漢諾威、和馬克林堡三國交界的一個小村莊裏，因為這樣，所以養成他只認識全德意志而不認得某一小邦的大國家心理。他自己覺得是德意志一個國民

，而不僅是普魯士的一個百姓，他一生的努力都是爲着整個的德國。他的鄰居們都是自由的農夫而不是爲地主服務的農奴。所以他從小便養成了一種愛好獨立自由的心理。他的父母都是篤信宗教的，他父親是一個路德宗的教士。所以他一生虔信宗教，拿路德譯的新約當作世界最珍貴的書籍。

從現代德國的學校觀念看起來，蔣恩是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的。他學過游泳，學過打鎗，學過爬樹，學過在黑暗星光中辨路，所有這許多事，他從來都成功得很好。但是他在學校裏是一個雞牌學生，據說他曾在十個大學裏讀過書，這句話就等於說他完全沒有上過學。

到一八〇六年耶拿戰爭的時候，蔣恩才二十八歲，我們可以偶然注意到他的奇怪行動。他出現在好幾處的大學裏，穿着破爛的衣服，手裏沒有一個錢，却喜歡到處鬧事。他反對個人的決鬥而主張糾合團體對壘鬥爭，所以他在學校裏到處都是讎人。他時常手裏帶着一根巨杖，穿着很厚的外套，有時在夜裏更攜着一包石子，以對付路劫的讎人。

他在哈爾(Leale)大學的時候，一夏天都住在一個山洞裏，他在這裏讀書，睡覺，和研究學問。他在這裏創作他的第一本書，內容是勸全體德意志民族都爲整個德國的統一和獨立奮鬥。

我們的英雄在學生時代的流浪奮鬥生活是幾句話說不完的，他的教育都是從這種流浪生活中得來的。他的記憶力很強，他腦中貯滿了極豐富的德國民謠故事。他和德國各階級的人談過話，也都打過架。他在這種流浪生活之中，一面流浪，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一面談話。他用心研究他的民族，夢想有一天到了，那時德意志人或者不再以說本國話爲羞恥了。他常常被人譏笑，因爲他站在時代前面的人，那時代的德國人都是喜歡暴露本國民族弱點而迷信國際主義的，他們不但要說法國話，寫法國文章，並且相信全歐洲會變成一個大拿破崙帝國。

正在這個時候，來了一次極大的國難，這次國難把德意志人迷信國際大同和世界革命的迷夢根本打破。拿破崙給他們的教訓是，一個未具備近代國家組織形態的民族，只配當別人的奴隸，不配和別人講平等，更不配講世界大同，在未來的大同世界之下，沒有奴隸民族參加的份兒。

從一八〇六到一八一〇這幾年中，蔣恩和他的普魯士王室一樣，過的是逃難的生活。他每到一個地方就站住向人民演說德意志的復興運動，他勸告人民不要失望，鼓勵他們增加勇氣。他在法國偵探嚴厲監視之下，出版了一本至今尚有權威的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Deutsches Volksthum』，我們很難用簡單的中國字表現他的意思，勉強可以譯作『德意志民族的共同生活與共同思想』，他預言一個整個的民族，整個的國家，整個的帝國，全體統一於憲法政治之下——這些話到一八七一年都應驗了。

從一八〇九年的聖誕節起，蔣恩變成了全柏林都市中最引人注意的平民英雄，和所有全德國的反法運動都祕密發生關係，特別是在大學裏。在柏林的一個較大的公立學校裏，蔣恩得到了一個教員的位置，他很快地利用這個機會發展他的特長，造成了歷史上永垂不朽的『德國體育之父』的地位。他常常在休假日帶着他的可愛的學生們到郊外去，鼓勵他們做跳躍，角力，賽跑，種種有趣的遊戲。他對於領導青年有一種特別天才，沒有一個青年學生不喜歡隨他在一處玩，於是這種遊戲漸漸竟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系統的學校體育運動了。

差不多到一八一一年，在柏林附近得到了一片運動場，在這裏發明了許多有價值的體育運動，現在變成了全體德國學校正式功課的一部分，而且普遍到全世界。這種運動常是和合唱在一處作伴的。蔣恩很快地就認識了這兩大努力不可分離的關係。唱歌立刻就變成了體育運動節目中的一部分

，特別是進入運動場或出運動場的時候。蔣恩費了許多苦心去選擇鼓勵愛國意識的歌詞。

在我們現代的學校裏，體育運動不過就是爲健強身體而設，對於政治可以說是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假如我們能置身於十九世紀初年的德意志，我們就曉得蔣恩所以提倡體育運動的用意。他是把體育場當作了革命的機關，他在那裏鼓勵青年的愛國勇氣，使他們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精神，使他們受相當的軍事訓練，使他們歌唱自由解放的歌辭，使他們對於國家的前途發生偉大的自信心，不致失望。在這個柏林的體育場中，蔣恩爲德意志的革命訓練出許多戰士。這樣訓練的結果，使得到了一八一三年有許多大學中學的學生能夠從德意志的各地集中起來，爲着祖國的解放作戰。

在這個時代，在哥尼斯堡的路易絲王后，也正在應用瑞士大教育家裴斯塔洛齊 (Pestalozzi) 的教育學說，去推進國民教育的運動。在裴斯塔洛齊以前，教育是特殊階級的專利品，年長貴族的兒童，才有受教育的機會。裴斯塔洛齊出來，創造了現在一般都奉爲不刊的原理，他主張一個好國民須從母親懷中時起就受訓練。教育在他眼中看來，是一個國家最偉大的要素。一個國家只有將基礎建設在大部分受教育的人民身上，才能安穩。在那個時候，這種思想有點民黨意味，在專制君主看來是很可怕的，然而因爲路易絲王后的熱誠，竟使歐洲最專制的普魯士王首先採用他的學說。路易絲王后在哥尼斯堡首先實驗裴斯塔洛齊的理想，獎勵學校實驗這種新教育方法。

路易絲死於一八一〇年，她沒有眼見她所培植的種子開了花，然而新德國的復興，却在蔣恩和裴斯塔洛齊兩大教育理想之下完成了。

## 十三 鐵十字

鐵十字是德國最普遍的軍用徽章。而且，和別的普遍的德國制度一樣，是在嚴重的國難時代下所產生的。普遍認為這種徽章是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在一八一三年反法戰爭爆發以後才創用的，但是真正鐵十字的精神却是蓋斯腦在一八一一年的黑暗時代所創造出來的。

拿破崙在這幾年正打算去征服俄羅斯。因此在普境內的駐軍又增加了許多。普魯士的財政此時感到非常困難。法國的債務很重地壓到他的一空如洗的國庫頭上，他很明白普魯士將要完全變成法國的屬地，而自身絕對無力抵抗。

這時候普王對於本身的安全問題才開始驚訝起來。他在一八一一年五月十四日給拿破崙送了一個最卑屈的請願書，他表示願意接受任何屈辱條件，只要法國答應不將他從王位上趕下來。他向法國要求減輕一點債務，退還一二個要塞，准許軍隊數目超過四萬二千人以上，而同時答應將普魯士軍隊無條件歸法國指揮以爲報酬。換言之，他就是將普國軍隊來代替一部分賠款。拿破崙這時候已經昏昏沉沉忘記了他自身的利益，對於這個有利的條件竟置之不理。

但是單單拿破崙的沉默還不足以造成一個鐵十字軍隊。國王對於組織國民義勇軍的建設向來是堅決反對的，因爲他害怕人民有過於害怕法國。不過有一件事情覺得比人民武裝更可怕的，就是他的失位問題。他現在必須於丟失王位和求助人民二者中間選擇一條路。而請教於曾參加過美洲獨立戰爭的蓋斯腦將軍。

蓋斯腦是不能公開到柏林的，他在一八一一年六月二十一這一天祕密到了柏林城外和首相哈登堡會面，無疑地如果拿破崙聽見了他倆所談的話以後，蓋斯腦是非槍斃不可的。國王答應每年給蓋斯腦二千五百泰勒耳津貼，讓他安靜住在柏林，使法人不至懷疑。他在這裏替國王做了一個計劃書，是普魯士臣民所從來不敢提出的。

蓋斯腦在這個計劃書中，指出普魯士被蹂躪已臻絕境，他於是接着便提出以下的主張：

『自從普魯士受到滅亡式的侵略以後，王室若要保其安全，必須得到全民武裝的幫助。』國王又親手加了幾句註解說：『爲生存鬥爭的建議無疑地是比俯首受人宰割要名譽些。』

蓋斯腦苦心製出一個自衛戰爭的計劃，內容大體和美國的制度相似，他把全普魯士劃爲若干區，每區設有一個忠實的代表，每一個代表都受總司令的指揮，但不准和他區的運動員互通消息。這個計劃的全部是一個很大的陰謀，爲的是預防拿破崙將計劃破獲涉及領袖，故組織極爲嚴密。全體國民在這個制度之下組成了一個義務民兵的大軍隊。同一地方的人民依鄰里鄉黨的關係組成了一個軍隊的單位。自己選舉自己的軍官。開始的時候，由半俸的退伍軍官試辦起。武器是英國設法祕密輸入，在未得到充分武器以前，暫以長槍代之。因爲耶拿戰敗後的印象還在眼前，所以蓋斯腦特別規定凡資助法國軍隊以財物及其他便利者，一律處以死刑。他的意思是即使沒有別的方法去戰勝法國人，也不必使他們因受不住饑餓而退去。教士們講台上也宣講着國民義務的問題。對於這件事，國王的觀察是：『如果法國人槍斃一個教士，這全部運動就要崩潰。』

蓋斯腦忍氣吞聲受着國王的指摘，他費了許多事替國王去解說這個軍隊怎樣工作，怎樣在白天裏藏在樹林裏，怎樣在夜間去擾亂敵人使他們不能休息。但是國王以爲普魯士人是太遲笨了，一旦



發現了他們，全部計劃就不免完全失敗。

這時候是一個鐵的時代，蓋斯腦也用鐵的手腕去辦理這件事情。他宣布每一個國民都有爲國流血的義務，因此他規定凡未服務於這個軍隊的青年，不准承繼遺產，不准在法庭做證人，甚至不准和他的鄰人相交通。

在另一方面他規定凡是能忠於這種職務的人，在退位以後，可以得一種很名譽的特別標記，或是一個黑色的領巾，或是一個國家的領結，這就是鐵十字的意象所寄。

國王對於這種勳章制度大體上是贊同的，但是他不贊同專限於國民軍隊裏。他意欲將這個制度推行到所有正式軍隊裏，但這樣就未免將它的特色減少一點。最初的鐵十字是用黑白兩色的絲帶十字縫在胸前。黑白是普魯士的邦色，十字是表示德意志的武士精神。

這種用絲帶製成的勳章慢慢感覺到不大適用，後來就改用鐵製。所以要用鐵製者，與其說有別的意思，無寧說是由於國家太窮的緣故。這種勳章和他種勳章不同之點在並不給予在宮廷服務的人，只有在戰場上立功的人，才能得到。一個前敵司令和一個普魯士兵一樣可以得到這種勳章。蓋斯腦並且建議以後封贈貴族，必須限於曾得此項勳章的人，如此則以後所謂貴族就都是曾爲國效過力的人了。他又勸國王停止說法國話，改用本國平民的語言。

國王大體上對於這個計劃頗爲採納，但是如果路易絲王后還在他身邊的時候，無疑地要勸他將這個計劃全部立刻施行起來。

## 十四 普魯士第一次召集國會

一八一一年二十三日，是德意志全國人民家家戶戶都應該慶祝歡呼的日子，因為這一天，代表普魯士民意的國會在柏林開幕。斯泰因在一八〇七年就強迫國王答應過召集國會。但是還沒有實現他就被迫去職了。自從斯泰因去後，國王左右盡是些庸懦怕事之流，他們只曉得以拿破崙的喜怒為喜怒。不敢妄肆興作。因為這些臣僚們太庸懦了，一點事也不敢擔當，所以國王才答應王后的要求，將哈登堡召回來。

哈登堡和斯泰因是德國政治家中的兩大明星，兩者都是貴族出身，但兩者都主張普魯士應該採用一些當時認為革命的維新手段。兩個都不是普魯士人，但都效忠於普國。

斯泰因是平民心裏最親愛的人物，他的性格簡單豪爽，有話就要說出來，不會隱藏。哈登堡的主張是和斯泰因相同的，但態度却和易近人，不好自誇。哈登堡有古騎士之風，而斯泰因則近於清教徒。

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漸漸對於哈登堡發生好感，猶如他對於斯泰因越覺不痛快一樣。哈登堡慢慢用手段去籠絡國王，漸漸獲得了首相的實權。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設法找得許多錢來償還法國人，但是如果硬向人民要錢，就難免引起革命的危險。他定了一個得到國王同意的財政計劃，秘密旅行到奧國和流亡在外的斯泰因協商了一下。他們彼此談得很長很圓滿，談過之後，斯泰因就仍往南方去過流亡的生活，而哈登堡則回到柏林，立刻運用他的權力去實行他們合定的計劃。哈登堡

和斯泰因一樣，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享有特權的貴族地主階級。貴族們把政府當做是保護他們私利的工具，他們要求一切權利，但是不盡一點義務。

哈登堡主張貴族應和平民一樣分擔國債的責任。爲使他的財政計劃可以見諸實行起見，他立刻發布一個命令，使農民有了獨立權，准許他們自由販賣他們的田產物。在這個宣言裏，他宣布普魯士人民大家都是平等的，任用官吏應完全以勞績爲標準。

貴族們對於這個打擊自然非常驚惶，他們包圍國王詆毀哈登堡是一個過激黨。哈登堡對付這攻擊的方法是表示攻擊國王的大臣就和攻擊國王本身一樣，依法應該嚴懲。他慫恿國王下了一道命令，將兩個肇事貴族領袖監禁起來，五星期之後才令他們悔過放出。照舊例貴族們可以逃避責任到別的地方去，但是哈登堡拒絕這種特權，告他們說，如果不向政府納稅，應該照平民一樣處罰。

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召集的大國會，在名義上是很光榮的，因爲他喚起了德意志人民的注意，以爲法蘭西經殺人流血所得的民權，現在普魯士只用筆尖一動已經同樣得到了。國王在這次集會的時候，曾用『國民代表』這個名詞。他曾經批准過人民立法機關的原則，一般德國民眾都相信一個立憲形式下的人民立法機關成立不遠了。

事實上當時普魯國的國會還不能夠算是真正人民選舉的機關，法律是由國王首先發表，然後召集國會去承認它。哈登堡聘請了六十四位『國民代表』，並勸告他們說召集的意思希望他們對於已頒布的法律可以提出質問。他希望他們貢獻對於國家有益的意見，而且希望在閉會後將改革的意思向民眾宣傳一下。

我們要證明德國民族性是一個天然適宜於開明專制的，那就莫如拿這次國會的召集作例。普魯

士的國王是一國之主，他却用羣衆去幫助他的忙。這位專制的國王祕密準備一種改革的方案，想盡掃盡貴族的權利，於是他召集一大批國民代表來幫助他。這種改革並不是國民大會或報紙鼓吹的結果。這是一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根本革命，而它的發動和執行者却是一位絕對專制的王朝。

這次半民半官式的普魯士第一次國會，從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開會，到六月二十八日閉幕會畢之後，六十四位『國民代表』，各自回到本鄉去，一面宣揚朝廷的德意，一面代首相哈登堡去宣傳政見，答覆疑問。而最大的效用是使人民曉得政府要和人民站在一條線上，去反抗法蘭西的侵略。

這時候普王和哈登堡要的是一套兩面弄鬼的把戲，一面和拿破崙要好，一面和俄奧英三國準備訂立條約，等待機會，以圖恢復。普魯士這時處於法俄兩強夾攻之間，拿破崙只要動一下筆尖，就可以將腓烈特克威廉第三從普魯士王位上趕走。

但是一八一一年以後的普魯士已經不是一八〇六年時代的普魯士了。路易絲王后已經盡瘁而死，斐斯塔洛齊的精神已經在教育方面收了效果，農民已經變成了獨立自由的國民，雇傭的軍隊已經變成了義勇民兵，斯泰因和哈登堡喚起了人民信任政府的信念，沙恩好斯特給軍隊吸收了新的精神，蔣恩創立了他的體育協會，蓋斯腦、斯奇爾、荷費爾的奮勇抗敵的精神已經深深地印在國民的心裏，約翰帕姆案以及同類的案件已激起了全德意志民族的憤怒，老布魯協將軍已經審慎研究他的對法作戰計劃，國家主義已經不再被當作狹隘的守舊的可恥觀念，而成爲民族自由解放的指南針。德意志的學校兒童一齊唱着統一之歌，德意志的詩人和佈道家講的是國家的自由問題，當耶拿戰爭時代十二歲左右的兒童現在都已長大成人，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準備爲光榮的一八一三年而奮鬥了。

## 十五 法俄夾攻形勢下的普魯士

從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三年利比瑟大戰以前，普魯士完全處在法蘭西和俄羅斯兩大野心強國的夾攻之下，地位是很難處的。一方面是威勢赫赫的拿破崙，已經實際控制了普魯士的三分之二土地，還在想整個吞併的辦法，一方面是亞歷山大，雖然表面上勢力不及法國，然而要吞滅一個積弱的普魯士也是游刃有餘。這兩大皇帝在梅買爾會議的時候，雖然彼此廝親廝熱，有平分天下的諒解，然而不到兩年工夫，就彼此反目起來，普魯士不幸正處在這兩姑之間難為孀的苦痛地位。

這時候普魯士的政治家很苦心考慮外交的方略。哈登堡看清了拿破崙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普魯士要充分準備抗法的工作，必須先將這頭怒獅欺騙一下，使他暫時將爪牙斂一斂。他於是勸國王向拿破崙表示極大的友誼，和法國訂了攻守同盟條約。同時他暗中示意於俄皇，表示彼此的利害一致，在表面上儘管可以互相反對，而實際上仍然可以彼此信託。

同時那些軍隊的將領們也不住地偵察俄法兩國的軍事情形，他們看見俄國在東境的增兵，他們也看見法國在南部的增兵。他們只好盡力整頓本國的軍備，使隨時可以將所有退伍的兵士召集起來。在那普魯士的小軍隊裏，全體只有四萬二千人，每三個月就要重新補充一次，迅速地受了不可少的訓練，九十天以後就退伍回去。布魯協、蓋斯腦和沙恩好斯特當一八一一年代的時代，在那裏不住不歇地為國家準備一個將來的戰爭基礎，他們曉得這個戰爭一定要來到的。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彼此親善之夢已經醒了，因此，在一八一一年正交換着外交的威嚇。然而他們一天一天過去，始終還

不知道將來本國軍隊的作戰是助法以攻俄呢？還是助俄以攻法呢？

當一八一二年春天的時候，拿破崙對於普國軍事準備的情形似乎也有點曉得了，他曾經說道：『那個壞蛋的普魯士國王，只要四個禮拜之內就可以使他除了做勃蘭登堡候爵以外一無所有了。』這話也並不是誇大的話，當時法國軍隊實際上已一步一步向普境侵蝕。他們將格羅古、庫資倫、斯特庭三地的駐防軍隊增加，控制了這俄得河的三个要地，就可以制普魯士的死命。他們在普境內自由行動，儼如普國已變爲法蘭西的一省一樣。拿破崙在十月間曾派人對普王說過，他決不和普國訂條約，除非普國軍隊能交他指揮以後。

哈登堡在十一月二日曾勸國王答應一切拿破崙的要求，但是同時和俄奧英三國訂立密約，等待時機，以圖報復。

但即使在此卑屈的條件下，還不知道拿破崙究能尊重普國的獨立與否。法國軍隊任意開入普境不須徵求本國的同意，柏林和普特丹王宮隨時可以被法軍佔領，普王隨時可以作階下之囚，所賴者僅拿破崙一念之猶疑耳。

國王的鋪蓋捲隨時都已綑好準備着立刻逃走，不定什麼時候就有綁票的危險。柏林的守衛軍有八千人，早已受了密令準備這種意外的事變。

直等到一八一二年四月三日，拿破崙才有答覆到來，要求普魯士出兵二萬人加入拿破崙的大軍以共伐俄國，在這個條件之下免了普王的罪。

這就是沙恩好斯特和布魯協，蓋斯腦和斯泰因，數年來祕密苦心經營訓練的結果。他們爲解放祖國而訓練的軍隊反變成了敵人的工具，爲敵人效力。局面到了此時似乎已山窮水盡了，許多普魯

士的軍官都脫離了職務，投入俄奧英軍隊內，不肯受拿破崙的利用。

法國軍隊佔據了普國的各地，任意在各村莊擾亂，他們不遵守他們自定的條約。他們只要需用什麼就任意拿去。斯潘道已被法軍佔領，柏林也有一次迎來一位法國長官。拿破崙曾給了他的將領許多命令，令他們防備普國的叛亂，不准普國補充新兵。在征俄軍事期間不准普國有任何軍事的活動。

這就是一八一二年春間拿破崙對俄國大戰開始以前的普國情形，這時候普魯士事實上已經亡國了。

在這普法軍事同盟成立以前，許多愛國的普魯士將領曾力勸普王聯英俄以抗法。他們對英國代表保證普王決不和法國同盟，如果拿破崙向普國威嚇，則普王當從柏林引退，訴諸人民，於是普魯士人要像西班牙人和泰羅爾人一樣，起而爲自衛的抗戰。在一八一一年十一月，沙恩好斯特所派到聖彼得堡去的一個祕密的代表，帶着滿腔熱血回來，因爲俄皇答應助普抗法，並已武裝準備將來的戰爭。但是這個使者於十一月五日到普，而普王已於十一月四日宣布與法國同盟了。

一八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拿破崙強迫普國駐巴黎的公使簽了一個條約，使普魯士完全受拿破崙的束縛。在這個時候布魯協給蓋斯腦寫了一封信說道：『腓特烈克大王在打仗失敗以後曾經寫道：「一切都沒有了，但是還有名譽在」，現在我們應該寫的是：「一切都沒有了，還饒上一個名譽」。』

忠實的老布魯協所呼喊的是全體德意志愛國志士共同的感覺，三百個軍官一齊向國王辭職，拒絕受法國人的指揮。在四月十五號法國的達武將軍(Davoust)用拿破崙的名義一度佔領柏林，面全

德意志都擠滿了『大軍隊』的兵士，集中於俄國邊境。國王被允許帶着一千二百人住在普特丹宮，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法國人手中的一個質押品了。

## 十六 腓特烈克威廉使他的國民失望了

一八一一年在德意志歷史上最恥辱的一年，即使連耶拿戰爭那一年也算在內。在這一年春天，拿破崙對於吞併普魯士的計劃已經不諱言了。他曾經說過：『那個可憐的小伙子，普魯士王，在四個禮拜之內除了勃蘭登堡侯爵的徽號以外，再不會有什麼東西給他留下了』。實在的，他確是一個「可憐的小伙子」，他身邊時常帶着路易絲王后的一條小手絹子，不斷地吻着牠，淚流滿面。他只要有他的高貴的妻子的一點勇氣，事情也許會變好一點。

有一個時候，像蓋斯腦，和沙恩好斯特一班人，也曾經用過許多工夫使他對於祖國的前途發生信念，他在四月裏也曾有一點傾向於武裝抵抗的準備，而不甘心被拿破崙綁票或從事苦痛的流亡生活。但這一個勇敢的時期是很短的，他們不久便被一班和國王一樣胆小的官僚們替代了去。他於是決定了和法國同盟的政策。

在這一年裏，拿破崙對於對俄戰爭的準備已經着着進行，那些普魯士的愛國領袖們工作的也很忙碌。老布魯協正在柏林東北附近的波梅蘭亞(Pomerania)做司令官，把他所能召集軍隊都集合攏來，用了許多人到公共機關去。這時候普魯士軍隊暗中已增加到七萬五千人左右，並不集中於一處，而暗中却受有力軍官的領導。



這時候斯特庭和但澤兩個波羅的海的口岸都在法國駐軍手裏，因此普魯士惟一能利用與海外通消息的口岸就只剩下蓋斯腦所曾堅守過的可樓堡，雖然也在法國偵探的嚴重監視之中。在這個不良的小港口面前，有英國的密使出沒不已。他們常常坐着一隻小船，掛着別國的旗子，來和普魯士的愛國者互通消息。爲欺騙法國偵探起見，港口的主將往往假扮領港人，駕上一隻小船，到英國船上會面，有時英國的來使也會假扮水手的名義去上岸。

從這條水道來的英國使者是普魯士最有力的朋友，供給他們以金錢、武器、和軍火，鼓勵普魯士的勇氣使他開始參加偉大的全歐解放戰爭。這個提議在一八一一年九月裏接到。在同時普魯士也得到很多的消息，知道俄羅斯已準備武裝抵抗拿破崙，而且決心維持普魯士的獨立。然而這位普王仍然不敢抓住這個機會，他一味聽信一般懦怯的近臣的話，以爲拿破崙是不可敵的。

這時候拿破崙的大軍已一步一步開到普魯士境內。法國駐軍的前哨距離柏林只有四天路程，他們在俄得，維斯杜拉，易北三河的河口都駐有大兵，俄得河流域的三大要塞——斯特庭，庫資倫，格羅古——都落在法國人手中。一個人若想在普國境內旅行，沒有一處能免掉法國哨兵的盤詰的。普魯士的南面是撒克遜，已完全在拿破崙的控制之下。馬丁路德改教發源地的威丁堡 (Wittenberg) 已經變成了一個法蘭西和撒克遜混合的都市。往西走橫着一個威斯特法利亞王國，王國的主人就是拿破崙的兄弟約羅姆 (Gerome)，他的國境橫互於易北河右岸，駐軍距柏林只有六十英里。在北面，法國駐軍佔領着那美麗的梅克林堡湖，離柏林也只有六十英里。那西里西亞省會伯來司勞 (Breslau) 距離法領波蘭省的邊界還不到三十英里。

環境既然如此，當然他們要以爲普魯士爲什麼還要祇爲獲得全世界尊敬起見而冒這抗法的大險

呢？

但是，當腓特烈克大王雄視全歐的時候，普魯士在好多年中保持的兵額不過約每百萬人口中有五萬人，到了一八一四年四月裏，普魯士已共有武裝軍隊三十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人，還有三萬四千九百四十九匹戰馬，差不多每百萬人口中有六萬兵士，這個比例在當時是第一的。

當一八一一年時代，有許多很好的軍事專家曾經承認過；即使普魯士受盡壓迫，他至少還可以出二十萬零四千人到戰場，若再加上俄國準備動員的軍隊算起來，至少可有四十萬零四千人第一次作戰。在這個有力的軍隊以外，再加上英國的無敵艦隊，他們控制着海上的全權，在任何有利於普國的時機，可以供給武器和軍火。這樣拿破崙向俄國進兵的時候，他的左翼便感到重大的壓迫。

在一八一一年八月，拿破崙至多能帶領四十萬人穿過普魯士，到了第二年，他的實力就增加到五十萬人以上了。

國王左右的官僚派以爲在俄軍未到之前，拿破崙於反掌之間就可以征滅普國，因爲他們以爲普魯士的地形是一片平原，不能如西班牙和泰羅爾人的憑險固守。但是在事實上普魯士到今日境內到處還都是些森林，湖泊，和沼澤，都是有利於熟悉地理的義勇軍去反抗遠來的正規軍的。自然，要利用這種地形，必須充分認識了民衆的價值，發布了全民武裝的命令。

然而普王他不但不這樣做，在一八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反而居然和拿破崙訂了一個同盟條約，向英俄兩國宣戰，派出二十萬普兵去聽法國的指揮，對於法國的軍事徵發儘量開放，向世界聲明腓特烈克威廉第三的統治權並非根據於向來的神聖權利，而是根據於法國大皇帝的恩准。

## 十七 拿破崙征俄出發的前夜

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拿破崙身率大軍侵入俄羅斯，在克佛腦(Kovno)地方渡過了梅買爾河(或尼門河 Niemen)，也就是這同一條河，當那歷史上有名的提路斯特條約締結的時候，他曾向少年俄皇誓願做永久的好朋友過。

這一次大戰的原因是讀過西洋歷史的人所都曉得的，不必再來細說。至於他的結果呢，克佛腦地方至今還有一塊讀了使人戰慄的紀功碑在那裏矗立着，上面刻的是，有一個時候法國曾經有六十萬大兵侵入俄國，但是等到回軍的時候就只剩下六萬人。

在開始這個巨大的攻擊以前，拿破崙在德累司登(Dresden)召集了一個王公會議，他在這撒克遜王國的都城裏自己担任主人的地位，而招待他的老岳父奧皇佛蘭西斯約瑟。拿破崙的新后是奧皇的女兒，也就是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馬利亞安多尼的娘家姪女，所以拿破崙這時候已忘却他的民黨出身的資格，而竟把斷頭台上送命的路易十六當作他的內姑丈了。

這時候德意志的一切王侯都圍繞在拿破崙的面向他獻媚，拿破崙本來想完全不理普王，但是他的大臣們比較聰明些，曾提醒他在需要普國幫助以共伐俄國的時候還是以不得罪他為好。所以那位大皇帝居然對普王發了一張請帖，普王於五月二十六日到了德累司登，離拿破崙起身只有二天。

他在這裏受了拿破崙部下王侯們的許多冷待，他像一個遠房的窮親戚一樣來赴這位貴戚的盛宴，許多人都知道在拿破崙征俄得勝班師之日，就是普魯士瓜分瓦解之日，他自己也很明白這種情形

，然而他始終相信拿破崙不可敵的，所以一切反法的計劃都只是狂人的計劃。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儘管拿破崙在德累司登鋪張揚厲，享盡了大皇帝的光榮威武，然而他始終沒有得到過街頭上老百姓的誠意擁護像他早年民黨時代所得到的一樣。反之，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雖然在德累司登備受了冷遇，然而當他旅途經過撒克遜全境的時候，依舊如凱旋一樣熱烈。老百姓們夾道擁擠着去看他，並且誠心誠意去對他歡呼。在德累司登的民眾心目中的英雄並不是拿破崙，而是那羞怯的普魯士國王，他自己還許不了解這種意義的重大。在他行宮前面的廣場中，有無數民眾從早到晚守候着看他，並且熱心捧他。沒有人給拿破崙歡呼，也沒有人守在他的窗前。所有這些都是德意志愛國心的表現，是人民對於法國的消極抵抗，當拿破崙在一八零七年提路斯特會議以後來到德累司登的時候，這同樣的人民會熱烈地歡迎過他，當他做一個民眾英雄看待。爲什麼幾年工夫就會有這樣大的變化呢？

在一八零七年，普魯士所代表的是專制獨裁主義，是封建的特權，是軍人的專橫，而拿破崙在這時候還代表的是自由平等以及革命的精神。漸漸地德國人民把對於他的幻想消失了。拿破崙的無理的軍事壓迫，給了德國人民一種深切的教訓，他們逐漸覺悟什麼王道大同主義，什麼超國家的世界組織，什麼法德的永久親善，都是不可能的。德國人只有一致站在國家主義的觀點上，鼓起愛國的情緒，用全民的武裝勢力去外抗強權，才有解除拿破崙壓迫的希望。這種國家主義的新興意識漸漸深入人心，普及於學校工廠和田園之內，在學生工人和農民大眾之中，造成一種國家高於一切的崇高信仰，終於把國家從危亡中拯救出來。

因此即使當普魯士環境最惡劣的這幾年，牠的財源都被賠款苛索殆盡，他們的教育依舊整頓得

變爲全歐的模範，他們的政府機關發揮很顯著的效能，各種封建特權都已拋棄，猶大人和農奴一齊解放，柏林大學已經建立起來，德意志的學位制度也已在普魯士成立。

德意志的詩人和歌者把這種未來德意志的新理想飛也似的向各處傳佈開來，他們歌唱的是一個統一的祖國，一個偉大的帝國中的公民權，站在前頭領導的不是法國人，而是德國人。所有這些新運動的中心都集中到普魯士王頭上。這些老實的百姓並不知道他們的政府幹了多少喪權辱國的醜事，他們總相信一旦機會到來，他們的英勇的國王一定就要喚起一個全民武裝的運動以驅逐強敵於國境以外的。

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拿破崙離開德累司登上了征俄之途。第二天普魯士王也帶着憂鬱的面孔向柏林轉身。這兩個人中無論那一個都沒有一點輕微的感覺能夠感到這是一個空前大事變的開端。拿破崙對於普魯士一味藐視，腓特烈克威廉第三則把他的偉大的同盟認爲世界無敵的巨人。拿破崙自以爲幸運無疆，腓特烈克威廉第三則自覺日趨沒落。各人都受着一位不可知的命運之神的支配走上前路。拿破崙在走向聖海倫那(St. Helena)孤島流亡的長途上向莫斯科進發了。

那位普魯士國王沮喪地經過勃蘭登堡的砂原驅車歸去，他却從沒有想到他有一個兒子後來曾經三次帶着得勝的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俘虜了拿破崙的姪兒，並且在那路易十六的宮殿中就了第一任德意志皇帝的大位。

## 十八 俄國人怎樣去抵抗侵略者

俄國皇帝亞歷山大在一八一二年時代才三十五歲，比拿破崙小七歲，但是對於東方方式的欺騙天才却是很老練的。六月二十五號這一天晚上，正在威爾拿(Wina)宮中準備一個宴會，他的警察總監忽然給他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法軍五十萬已經向我國進發，前鋒已到距波羅的海沿岸五百英里的奧屬加里西亞(Galicia)的山脈旁邊了。亞歷山大仍舊繼續開他的跳舞會，也沒有遇到什麼事。他對那些美貌的波蘭太太們說了許多恭維的話，答應了許多人的升擢獎勵，許多人都被他的漂亮的面孔和流暢的言辭迷住了。

然後他從應酬中抽身出來，簽了一個激昂慷慨的對法宣戰的文告，並且警告拿破崙在法軍未退出俄境以前，決不談判任何的條件。

他剩下的工夫也沒有多的。他的車子把他送向莫斯科去，因為要避免拿破崙先鋒隊的捕獲。法國人對於那有趣的跳舞也並無妨礙，那些威爾拿宮中的波蘭太太們那天晚上依舊留在那裏繼續她們的快樂的遊戲，一直到第二天，他們和法蘭西人結束了這場跳舞，猶如他們和俄羅斯人的跳舞一樣。

亞歷山大從威爾拿宮中逃避的舉動自然令人聯想到一八零六年普王腓特烈克威廉在耶拿戰後的情形。亞歷山大之到莫斯科，激起了俄國國民愛國的熱情，得到貴族和教士的贊助，宣告了一個神聖戰爭，宣言要戰至最後一滴血，創造出這樣一個愛國主義的熱誠，使得全莫斯科的人都寧願自己

燒燬了自己的住宅，那免讓法國人來住。從威爾那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亞歷山大到處被象徵爲國家尊嚴受損害後的化身。教士們向每一個信徒宣講神聖的戰爭，請他們解放了農民的自由以便可以爲他們的國王，國家，以及受恫嚇的教會打仗。

腓特烈克在六年以前也曾同樣地躲避過拿破崙。他不但不急急回到都城召集全民武裝以共抗強敵，他的大臣們反布告人民說，凡屬善良百姓必須嚴守鎮靜。在那長期的屈辱流亡生活之中，我們在腓特烈克威廉第三身上找不出一點亞歷山大所表現的那樣勇氣來。

當亞歷山大鼓勵他的百姓的時候，法國的大軍已經慢慢開向一個雲霧障天，風沙塞目的黯澹荒原裏去。在他們未走到斯摩稜斯克(Smolensk)之前，災禍已經開始了。

八月十八日他們到了那個古老的要塞，城中一半已爲當地的市民自動焚燬如平地，他們組織成了一個團體來破壞自己的家。

沒有圓通的市長捧着絲絨墊子上放着的金鑰匙來前導，沒有白衣的仙女唱着歡迎歌來安慰軍心，沒有獻媚的官紳來爲這些不被歡迎的客人預備屯駐所。所有這些事情都是拿破崙在德國土地上早已習慣了的，現在省略了這些手續一定要引起他的深思。在普魯士，往往敵軍未到堡門以前，要塞即已降服。在斯摩稜斯克差不多有一萬以上的法兵猛攻犧牲之後，才能把這座城名爲屬於他的，然而事實上所得不過一片不毛之地而已。他自從五月二十九日離開德累司登以後已經走了七百五十英里。所看見的不外是一片不毛之地和繼續增加的許多困難。他下令組織一個市政府好像他一八零六年在柏林時一樣。但是在斯摩稜斯克沒有一個俄羅斯人肯在敵人之下任職。拿破崙對付這個問題是勒令候補人遵令就職，否則處以死刑。第一個提出候補的市民名叫英支哈爾德(Engelhard)，他拒

絕了，拿破崙下令將他槍斃。他的紀念碑至今還在那就義的地點矗立着。

拿破崙在這裏召集了一個將校會議，他的勇將奈（Ney）主張爲冬季安全起見趁早退兵。但是二八一三年的拿破崙不是軍人而是預言家，他決定他的流年八字是好的，所以應該照舊前進。那時候他正夢想征服印度以挫敗英國，他認爲從俄羅斯去攻印度是惟一的好路。

九月七日他在離開斯摩稜斯克約二百英里的波魯丁諾（Borodino）地方與十二萬俄國兵打了一仗，俄國兵雖然敗退，但法軍也損傷了三萬餘人。這次戰爭不能給他們以給養，不能使他們休息，不能給他們一雙新鞋子，也沒有在他們的口袋裏增加了錢。除了一種狂喜以外更無別的。一八零六年普軍退却之際，給他們留下許多酒庫和穀倉，俄羅斯人在一八一二年除了泥土和叢林以外什麼也沒有給他們的敵人留下。

最後，到了九月十四日拿破崙進兵到俯瞰莫斯科全市的郊外高地。他的軍隊現在忘記了過去的苦痛，忘記了幾個月來的疲倦行軍，忘記了斯摩稜斯克的冷酷，忘記了波魯丁諾的血戰。在他們腳底下橫亘着那宮庭和廟宇合組成的奇異的都市，聖俄羅斯的國都，他們爭鬥的目標，這就是他們領袖打算與全世界談判和議並且加他們大家以重負的地方。

拿破崙在踏勘那無數的裝金銀塔頂的廟宇的時候，面孔被金屬的光反射着輝耀出勝利的光彩。他的兵士們在溫暖的九月陽光之下跳着快樂的跳舞。軍營裏面充滿了歌唱的聲音，每一個人都穿上他的漂亮的制服，預備去征服莫斯科姑娘們的歡心。

但是莫斯科的姑娘們是和柏林的姑娘們不一樣。她們早都一齊隨着她們的父母兄妹離開這個都市了。法國的先鋒打莫斯科這面的門進來的時候，市民們就打那面的一座門出去了。拿破崙期待着



含笑的士紳團體來恭迎他們，他等了好久，但是空等一場。一點鐘過了又一點鐘，始終沒有莫斯科的士紳代表來向他致意，和在斯摩稜斯克一樣的痛苦。時間漸漸過去，黑夜到來，在黑暗的大地之中忽然從廟宇叢中的塔頂上閃出無數的紅光。拿破崙以為莫斯科是一個特別愛好光明的都市。不但拿破崙一個人是這種見解，就是那私逃的俄國官吏們也抱着這個意見，他們曾指出這樣的一種光明即使拿破崙也要引為怪事的。光亮一道跟着一道在莫斯科的建築物上閃耀出來，在那衛城高聳處拿破崙憑眺着以為這些火光不過是偶然失慎的結果而已。但是這時候沒有人在他跟前報告燒了的房屋究竟是多是少，因為大家都忙着去找好住宿處去了。莫斯科在這時候消防會的組織是很有名的，所以拿破崙安心曠在俄皇的宮殿裏，相信第二天一定有俄國的求和使者來把他喚醒。

但是當他睡着的時候，風越颯越大了，火燄也四散起來。傳令逮捕放火的人帶着驚惶的面色回來。所有本地的救火隊員都逃走了，把救火機也都帶走了。

在整個禮拜內莫斯科燒着偉大的火燄。一萬四千所住宅被燒燬。拿破崙等了一天又一天，等着那俄皇求和的消息的到臨，好像六年前普魯士所做的一樣。但是一天過去，一星期過去，依舊消息杳然，只有那風聲怒號在寂寞的長林之中。拿破崙在莫斯科虛耗了五個禮拜寶貴的光陰，直到最後他才決定他的不幸的退兵。十月十九日他開始動身，比後來利比瑟大戰的日期恰好遲一天。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下令將其餘的房屋一概焚燬，特別注意要毀滅那有名的克里木林宮 (Kremlin)。當他進去的時候，莫斯科正在燒着，等他走後，火燄倒又重新燒起來，而且更野蠻些。

在拿破崙所放的火當中，差不多有一萬多受傷的俄國囚犯被犧牲了。這些報仇的鬼魂翱翔於退却的法軍的長線之上使他們不得安寧。法國兵走後留下一個充滿人馬屍蒸穢氣的城池，俄國人須要

費了很大的力才能把它打掃清楚。

他們被迫走着回頭的路，十天之後他們又走到了波魯丁諾，在這裏碰到俄國的截路兵，吃了一個拿破崙有生以來空前的大敗仗。在戰後過了五十多天，屍首軍裝還縱橫滿地。許多受傷的法兵流落到後邊沿途乞食，還須展轉避免俄軍的搜捕。自從法兵離開莫斯科以後，沿途就沒有得到馬匹來補充，因為俄國農民肯一致犧牲財產以困敵軍的緣故。

第一次的雪在十一月四日落下來，這是離開莫斯科的第十五天。他的人空着肚子退兵，他的馬因為缺乏草料，沿途倒斃。他們祇盼望重到斯摩稜斯克，以得休息。拿破崙是路上儘着催大軍快走，但是三百英里，走了三個禮拜才到，十一月九日他們到了斯摩稜斯克。

斯摩稜斯克在這些退兵們聽起來是一個很可愛的名字，他們一想起這個地方就聯想到有吃食，有火，有溫暖舒適的床鋪好安眠。但是拿破崙在這裏又碰到一場新的失意事。他的第四軍當離開莫斯科的時候還有二萬五千人和九十二尊大礮，到了十一月十日走到斯摩稜斯克東面三十英里的沃泊(Wapp)地方，只剩下了六千人和十二尊大礮了。這三十英里的路要走三天才能到。

在斯摩稜斯克白費了四天光陰，拿破崙在十一月十四日又重新集合起他的一度會號稱過的「大軍隊」起程去尋找冬季避寒的屯兵處。他的軍隊現在統計只剩下四萬二千人。三萬七千名馬隊祇剩下三千名，六百門大礮只剩下二百五十門。若不是因為俄國統將的指揮失宜，他早已全軍被俘了。

法軍於十一月四日從斯摩稜斯克退兵，費了四天工夫才將後隊退完，臨行還放了一把大火。從莫斯科到斯摩稜斯克他們走了三百英里的路，把軍隊已經潰散了一半，現在若往威爾拿去還得走上三百英里的路。這時候所謂大軍隊簡直是一羣失業流氓的集團，只因爲害怕哥薩克兵和沿途農民攔

截，才彼此團結起來。

在從斯摩稜斯克到威爾拿的中途，有一條名叫伯雷新那（Beresina）的小河，這條河本來毫不重要，所以拿破崙的軍用地圖上簡直還沒有注意這個地方。但是到了現在，任何人聽見這個名字，都不能不打一冷戰。

在今日從莫斯科往華沙（波蘭首都）去的人，多處要從一個叫做波雷掃夫（Borissov）的地方渡過伯雷新那河。一八一二年冬季拿破崙也正打算從此渡過。但是俄國的伏兵已從南北兩方面包圍過來，背後還有俄國追擊的主力軍隊。幸而俄國主將的無能，把軍隊配置到一個意想中渡河的要點，而拿破崙却從上流另一地點偷渡過了，所以才免去全軍的覆沒。

法軍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間開始建築兩座橋樑，到了第二天早上大軍開始渡河。究竟有多少人渡過河去，是誰也無從知道。當時已沒有排隊點名的工夫。據許多傳說參考起來，拿破崙在當時大約帶了三萬人至三萬五千人左右渡了河，內中還有許多隨軍的散役和喪伍的流人。從當天到當晚，從第二天到第二個全晚，這些敗兵在那裏繼續渡河一直到了二十七日，俄軍才追擊過來，把法兵截斷在河的兩面。爲援救正在渡河的大部軍隊起見，他們以罕見的勇氣擊退俄軍。到了二十八早晨，他們的目的達到了，但是命令立刻下來，說到二十八早晨五點鐘止，一定要將橋樑撤毀，不管全軍業已渡河與否。當那些毫無紀律的亂兵業已拚命搶過河去之後，留在東岸一部分抵擋俄軍的隊伍也奉命乘黑夜渡河。但是所有前進的路上都塞滿了行李車輛，無主的馬匹，男人，女人，小孩子，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搶着向一個目的地進行，但是結果彼此互相妨礙，誰也不能先到橋邊。這兩條橋本來是一條專載大車一條專爲步行人走的，但這時候拿破崙的軍隊已經漫無秩序，不能照通常的辦法

走了。大家都已恢復野蠻人的本色，各自拿出吃奶的力氣來搶一條活路。那些老弱的，受傷的，婦女以及孩子們，夾雜於少壯兵丁之中，或被撞倒，或被踐踏於足下，或被踢倒在橋邊，墜於河面亂冰之上。這就是六個月前隨着英雄主將奉王道文化的名義而前進的法國軍隊。

後面正式的奉令渡河的軍隊已到橋邊，但是橋還擁擠着無數的羣衆。於是雙方起了戰爭。本來是用以打俄國人的太礮，現在轉過方向來向着橋上擁擠的多數同胞轟射。一部分被砲彈轟斃，另一部分爲刺刀扎死。後防軍隊一直往前衝進，掃除了在河中當道的一切人物，因爲他們知道只有一夜工夫的自由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那優勢的俄軍就要追擊過來了。

第二天早晨到了，那橋已經被俄國佔領。所有拿破崙的軍隊都已平安渡過，但是我們的眼睛如果能看得遠些，就可看見還有一大部分羣衆被隔在橋邊，全都無望地在逃避敵人的毒手。拿破崙這一次之所以得救，完全由於一個德國種將軍易北爾（Eble）的功勞，他帶着少數的先鋒隊搭起橋樑，盡夜守護，儘可能的力量維持秩序，最後又奉令將橋撤毀。如果沒有這一個人屹然獨立，則法軍難保不全軍覆沒。他儘着膽量留守到最後，這時候俄國的礮隊已經衝擊上來，而那些亂軍還在爭渡不已。但是到了九點鐘，最後的時間到了，易北爾把頭轉過來，火繩點着，轟的一聲，橋樑終於炸毀，這位德國種的將軍在幹了這件大功德之後不到幾個禮拜也死了。

留在河那邊的一部分人，還有在大火礮中冒險衝過去的，但多數很快地掉在河冰面上。

這裏究竟慘死了多少人，誰也不曉得。這一條河到第二年忽然在橋底下湧出一個新的小洲。這就是當那恐怖之日爲爭生命而衝突羣衆們所造成的。十年以後有一部分普魯士官吏去參觀過這個戰場，還在這裏找出無數屠殺的痕跡。這裏的河神因爲要使人永遠不要忘記了這一頁慘史，所以在每

年春這河中的小洲上就開過一種奇花，名字叫做「毋忘我」(Forget me not)

十二月五日，他們到了威爾拿附近，拿破崙才把自己決定的方針告知了主要的將領們，他決定自己微服回到巴黎，而把殘軍留下不管了。

威爾拿城在整天慶祝勝利的時候，忽然碰到潰軍的開到，人心立刻大亂起來，失了主帥的潰軍在城中任意搶掠。兵變的消息從威爾拿傳染到了克佛諾。這地方軍用庫中存有上千萬的貨幣，立刻被變兵搶光。直等到哥薩克兵追擊過來，才把他們連人帶錢一齊拿了回去。

最後，他們在搶掠夠了之後，把隊伍退到普魯士境內的哥尼斯堡裏去，這是他們從斯莫科退兵之後的兩個月。

這就是嚇嚇有名的拿破崙大軍征俄的下場，一切野心侵略的強權國家都應該以此爲鑒，然而若不是俄羅斯人具有堅壁清野，毀家紓難的決心，甘心將自己五百年文化的古都付之一炬，也不會收這樣大的成效。對付強敵惟一的方法，只有自己決心澈底的犧牲。從偷安取巧中想方法，結果適以自誤。俄國人有這樣死中求活的精神，所以終能至今屹立爲一強國。俄羅斯外抗強權的精神和方法我們已經看過了，在下面我們就接着要看看德意志人怎樣去對付泰山壓頂的敵人。

## 十九 光榮的叛將約克(Yorck)將軍

當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向俄國進攻的時候，有普軍二萬人在約克將軍指揮之下參加作戰。他被編在法將麥唐諾(Macdonald)之下，担任左翼的工作。

這支軍隊向里加 (Riga) 進發，打算攻下這個波羅的海沿岸的古城。但是這地方俄國的守備很充足，並且有英國艦隊在海岸援助，時令又值冬天，所以法軍不能得手，兩軍在此相持起來。

在俄國軍隊中也有許多日耳曼人，他們在停戰期間和法軍中的普魯士人彼此來往的很親熱。在七月二十九日，約克將軍給俄軍司令官去了一個公文，打算要互換俘虜，但是當他知道他的被虜在俄軍的兵士居然不願跑回自己的營盤而甘心樂意在那哥薩克將官之下服務的時候，他是何等的驚訝啊。約克將軍當然對於這件事大為憤怒，他宣布這些人是叛賊，並且下令宣告死刑。這個命令曾經稟告過普王，並且得他的欣然同意。他從沒有想到不過多少時候，他自己也要步那般兵士的後塵，做了一個名譽的叛將。

他的本心是恨拿破崙和法國人的，但是他所受的命令是幫拿破崙去作戰，這確是令他極為難的事情。在里加逗留了幾個月，拿破崙在莫斯科大敗的消息便漸漸傳到了。從俄軍中來了陰謀的提議，要求約克早日投降。他派人回柏林請示，但只得到怒斥的回答。

不久拿破崙的潰兵已經退到威爾拿了，後面追蹤的是俄國的大軍。他再度向柏林請示，並且勸法將麥唐諾也向拿破崙請示，趁早退兵。但是兩方面都得不到回音。漸漸地他們的地位被俄軍嚴重包圍起來，一點消息也得不到。

直到了一八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約克將軍最後的專使才從柏林帶着國王的命令趕回來，但是內容仍舊很含糊，似乎國王除了仍願做拿破崙的同盟以外，沒有一點暗示他可以和俄軍聯絡的意思，柏林政府仍然相信拿破崙是無敵的，還有重整旗鼓的可能。

耶穌聖誕節的前晚，他受了俄軍的壓迫，從里加往提路斯特撤退。他接受了俄軍停戰議和的要

求，但是有一個相當的代價。這代價便是與俄國正式約定非俟完全恢復了一八零六年耶拿戰役所失的權利以後，俄普兩軍決不對法議和。

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晚上，約克接到麥唐諾的命令，令他在提路斯特與法軍會合，同時一個密使從俄軍軍營中派來，帶來了一封信，勸他投降。約克還沒有把這封信看完，他的朋友，後來寫那部著名戰史的克老西維支（Clausewitz）就進了他的屋子。克老西維支曾經帶着一百多個熱心要打拿破崙甚至連變成俄國人也願意的軍官離開過普軍。約克很粗野地對待克老西維支，拒絕再和任何一個敵軍的密使會談。他說：現在我已接到命令，我必須前進，禁止再有任何議論，因為這樣足以影響到我的生命。

但是克老西維支哀懇他至少再讀一次密信，不要無禮退回。於是約克一面咆哮着，一面拿過蠟燭，克老西維支替他讀一封俄國司令部來的信，內容表明普軍的抗戰是徒勞無益。信尾帶着很強烈的暗示，說俄國方面再不能忍耐了，如果約克再不覺悟，則將以敵人視之，且必使其全軍覆滅。

約克的神情鷹一樣閃起來，把眼釘住克老西維支說道：『克老西維支，你也是一個普魯士人，你能相信這封信是誠意嗎？』

克老西維支以名譽担保此話當真，約克又轉回頭來對着另一位在俄軍中服務的普國軍官羅得（Roder）問他的意見，他的回答是『如果爲國王，國家，和軍隊全體打算，這種辦法是有大作用的，如爲個人打算，那就難免後來要有許多危險。』

於是約克提高了聲音叫道：『什麼，我個人嗎！爲我們的國王我俯首就刑都甘心願意。讓我簽了降書的字罷！』

於是這位躁急的老將軍大踏步走到克老西維支的身旁，抓住他的手叫道：「你已經得了我了，我已決意和法軍分離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他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他的將校們都預料有什麼重要的事要宣布，會場的空氣非常沉寂，連彼此心跳的聲音差不多都能聽見。有好一些時候，約克用眼靜觀那些和他分担榮譽的重任的人們的態度。他很難出口說他的意思是要勸誘他們做那違反軍紀的事情。

「諸位先生」他說：「法國軍隊已經爲復讎的神靈所毀滅了，我們聯合俄軍以恢復我們獨立自由的時機已經到了。誰能和我一樣想法，並且願意犧牲生命爲祖國爭自由的，請來和我聯合起來，如果不願意的，也請不必勉強。大家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我對於任何意見一律尊重，如果他們的冒險成功，國王也許可以赦免了我的罪過。如果失敗，我犧牲了我的頭顱。如果不幸至此，我懇求我的朋友對我的妻兒照顧一下。」

全體的劍都拔出了鞘，全場一致熱烈同意他們領袖的簡單而意味深長的演說。全軍立刻都接到他們元帥改變態度的通告，這一天晚上熱烈的歌聲頓時瀰漫於軍營之中，因爲他們早已盼望着祖國有自由解放的一天了。

約克立刻給國王去了一封信，一方面解釋他因不得已而採此行動，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本願。「如果這件事情確是做錯了，我甘願將首級貢獻到陛下的足前。我願意以死殉我的信仰，我相信已經盡了個忠實的臣子知普魯士國民所應盡的義務了。」

在光榮的一八一三年的開始第一天，約克和他的快樂的將士們進了提格斯特城受了所有首先爲德意志自由作戰的人們的熱烈歡迎。東普魯士的人民希望他在法軍未渡萊因河以前將他們截斷，這



樣便可以把幾載的深讎報雪了。但約克不是一個有野心的政治家，也不是個冒險家，他祇曉得守軍人的天譏，爲國王效忠。他在提路斯特給國王去了一個報告，說明他因不得已而暫守中立，靜待後命。

普王接到這個報告以後，非常震怒，他立刻下令逮捕約克，委別的將官代他的職，並向拿破崙使臣担保他的軍隊仍然全體忠心於法。約克這才知道他已違背了國王的意旨，犯了大惡不赦的罪。但是這時候他的態度也變得更勇敢了。他接受了俄皇一百萬盧布的津貼，並且實行與俄軍聯合進攻法軍。他向東普魯士的官吏發出命令，要求他們召集後備軍隊和接濟軍餉。正月六日，俄國的先鋒隊開進了哥尼斯堡城，受了人民熱烈的歡迎。又兩天後，有一個使者從柏林走來，宣布以大罪逮捕他的命令。

但是東普魯士離柏林太遠，人民不相信國王真會傾心於拿破崙，就是報紙上將約克治罪的旨意宣布以後，人民還以爲這不過是欺騙拿破崙的一種詭計。但是約克現在的地位却變得十分嚴重。有幾個將領已經拒絕服從他的命令。他在給部將的一封信中寫道：『我以很痛心的態度割斷了一切從屬關係，一意孤行去宣告戰爭。軍隊早已盼望有人能夠領導他們去反對法國，人民大聲疾呼要求這個，國王心裏也願意這個，但是他現在已經失去了自由了。我們必須用軍隊的力量去恢復了他的意志自由。我將要帶領五萬人迅速地而易北河和柏林進發。到了易北河以後，我就可以對國王說，『先生，這是你的軍隊，這是我的頭顱。』』

這一齣戲是一幕含有非常滑稽氣分的大悲劇。這位嚴正的保王黨徒很兇暴地反抗着他的國王，他用國王的名義鼓動起軍隊向前去反對這同一的國王，而他的目的確是要解放他的國王的自由，而

他的國王却顯然並不歡迎這種舉動的。約克於正月二十七日在報紙上爲這件滑稽劇辯護，他宣布他仍舊可以用國王的名義執行統治權，因爲關於他被捕的消息並非從正式驛道傳來的。其實國王的正式使者早已被哥薩克兵扣留了，因此約克永遠也不會得到正式的命令。

這樣，所以普魯士的國王武裝了他軍隊的一半去爲拿破崙作戰，而約克却武裝了那另一半軍隊去反對拿破崙。這樣情形使一般國民開始想到，既然國王和他的將領對於國家榮譽的觀念如此不同，那麼爲什麼不公開的徵詢那一般老百姓的多數意見來決定呢？

## 二〇 革命黨的救國會議

在德意志偉大的一八一三年的頭一個月，拿破崙正在巴黎積極籌練新軍，他的凍餓餘生的殘兵像魔鬼一樣流浪過德意志的冰雪之區，這時候約克將軍所統率的普魯士軍團正駐紮在普國的東北角上，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法國人，俄國人，抑或德國人。普王依舊很忠心於拿破崙，俄皇亞歷山大就通告全世界說，如果普魯士仍舊同盟於法，則俄軍定必進兵侵略。

這時候普魯士確處於左右做人難的地位，直接感受法俄兩方重大的壓迫。如果約克能在這時候積極活動一下，也許可以將從俄國逃回的法軍完全消滅，這樣拿破崙的捲土重來計劃必定受一個大打擊。但約克是一個忠實的王黨，他不敢越出嚴守中立的態度以外。德意志民族大多數雖然很馴順，這時候對於失敗的法軍雖然仍舊待得很好，但民間秘密散布的自由空氣却是很濃厚的。許多愛國的小冊子和歌謠在民間到處發現，鼓勵他們建設一個自由統一的新德意志的信念。但他們所最不想

到的，就是這種德意志的自由運動的新精神，却是由一個最專制的俄羅斯帝國傳來的。

在拿破崙征服逃回巴黎的四禮拜之後，另外一輛小雪橇急忙地開向俄國的邊境，給德意志的愛國志士帶來了無限快樂的消息。

這雪橇上載着一個人，他是德意志立憲自由之父斯泰因男爵。在他的身旁坐着詩人阿恩特（Arndt），他用詩歌煽起了德意志青年愛國的狂飆。他兩個都不是普魯士人，但他們都相信要統一德意志。非以普魯士為中心不可。他們一路上討論到未來的問題，這未來的前途正像玫瑰色一樣鮮亮。斯泰因在他的衣袋中帶着從俄國得來的充足力量，足夠煽動並組織起一個德意志的反法運動，而阿恩特則準備一支鋼筆去勸說德國鄉曲的農民來擁護斯泰因在綠桌上所決定的政策。

斯泰因不言不語地埋頭深思了半晌。忽然跳起身來用有力的語調說道：『我一定要這樣做，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法子。一定要召集一個普魯士的國民會議。義勇軍也必須召集。約克必須向柏林前進，普魯士在他後面跟着，奧地利，撒克遜，威斯特法利亞，巴威略，泰羅爾，以及全德意志的各邦都要跟着覺醒起來。』

阿恩特接着從舒服的假寐中跳起來用力的叫道：『是的，全德意志都要起來的。』

『在你手中帶的是德意志帝國的憲法，在我手中拿的是德意志自由的詩歌。於是這個詩人突然脫口唱出一闕偉大壯烈的歌來，在不多時以後，這首歌竟變成了德意志解放運動中最有力的原動力之一。這首歌是一八一三年開首唱起的，但是直到一八七〇年它的力量還沒有失掉，還能夠燃燒起德意志國民的愛國情緒來。』

『德意志人的祖國在那裏？』這是這首詩每段的首一行。是普魯士嗎？是撒克遜嗎？是巴威略

嗎？那首詩每一段都回答道：『不，不，不，』我的祖國是更廣大的一個。於是照着斯泰因的論理，那詩人阿恩特坐在冰天雪地裏的車子上，走過殘餘的拿破崙軍隊中間，用底下的一句話結束他那首永久不朽的愛國詩歌，他說的是：『Das Ganze Deutschland soll es Sein』（我的祖國就是全體德意志。）

一八一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斯泰因和阿恩特到了哥尼斯堡。當地的人民雖然熱烈歡迎他們，但沒有長官的允許不敢有何舉動。官廳方面則對於斯泰因很是討厭而又害怕。約克個人素來也是討厭斯泰因，在這一位腦筋簡單的保王黨軍人看來，斯泰因是一個搗亂派，他一定要將王朝斷送完了的。不過他們也明白斯泰因有煽動人民起而武裝的能力，所以表面上不得不敷衍。在這種情形之下，斯泰因很難實行他的計劃，他只好利用俄國的權力。他最後用俄皇的名義宣布一個於一八一三年二月五日召集國民會議的命令。這個會議包括有從貴族方面，農民方面，和都市方面選舉來的代表，召集的目的是要討論成立一支軍隊去作戰的最好辦法。

但是當地的官廳很害怕這種舉動，他們聲明這次會議並非真正的合法的會議，不過是集合一些代表來聽俄國大使的消息。斯泰因以為不必和當地官吏打麻煩，所以把這些事情置之不理。

到了正月二十六，斯泰因又揮動了一次俄皇的魔杖，他宣布開放哥尼斯堡為自由通商的口岸。這個命令完全成功，所以斯泰因能夠從關稅項下籌出五十萬泰勒的鉅款來接濟約克的軍餉以及其他緊急用項。

各省代表陸續到齊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擔任大會的主席，當地的長官消極，約克也消極，他們把這個會議看做了是革命叛徒的會議。斯泰因用了許多話去勸約克出席，但是約克不答應，

結果兩個意志剛強的人發生衝突。約克疑惑斯泰因是假借俄國的勢力去壓迫他。他宣言他要逃往英國去不管閑事。斯泰因覺着只有他自己離開哥尼斯堡才能化除意見，因此他就躲開了，以避免這個會議有受俄國人操縱的嫌疑。

在這時候就是斯泰因也覺着國家復興的一切希望似乎都完了，但是他不明白他已經造成了如何偉大的民衆勢力。東普魯士人民的愛國精神早已點燃起來，他們是遲鈍的農民，經濟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們仍願意爲國犧牲一切。在這些代表之中有二十三個貴族地主，十八個市民，十三個農夫。他們聚集到一處不是爲階級的利益或個人的利益，他們是爲祖國而來的。

二月五日早晨九點鐘，這些愛國者集合於哥尼斯堡的古城中，從這一天起哥尼斯堡就變成了德意志自由運動的搖籃。他們受着斯泰因的指導，決定爲着『公共祖國的一般防禦起見』選舉出一個委員會來，請約克將軍出席以備諮詢。約克在會議席上盡量說明他對於國王的忠誠態度，他暗示非得國王命令不願有何舉動。但是聽衆也許暗暗笑他，因爲他在國王眼中早已是一個叛徒了。

這一天晚上有一個委員會在約克的家中集合，議決要徵集從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全體男子來從軍，這就是所謂 Landwehr。這就是沙恩好斯特，布魯協，蓋斯腦，和克老西維支的夢，現在由斯泰因的手實現了。這位大致政治家好像特蒙天佑一樣，恰好在可以做大事的正當時候出現，不久又很奇異地消失了。

有許多重大的改革都是和斯泰因的名字聯在一起的，——農奴的解放，貿易的自由，都市的自治政府——所有這些都在一八零七到一八零八年的短短幾個月中，在提路斯特的國恥之後，和拿破崙正下令要逮捕『那個名叫斯泰因的人』的時候，一件跟着一件都辦了。

現在在吾尼斯堡的十四天之中，斯泰因又做了幾件非常重大的事，他把全省的民衆重新組織起來，恢復了公衆的信譽，復活了商務，召集了一個會議，而且在同時建設了此後永久支配德意志的普遍兵役制度，靠着這個它才配構成一個偉大的國家。

這就是這次有名的國民會議的經過，參加這次會議的都是一些公然反抗國王的人，國王認他們爲叛徒，他們反對國王却仍用的是國王的名義，並且做的都是對於國王特別有利的事。

## 二二一 普王召集義勇軍

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對於斯泰因是極端憎厭的，對於約克也決不忘記了他的叛逆之罪，然而就是這兩個人，在一八一三年開首的時候，拯救了普魯士王室的命運。約克藉口於未奉到國王的正式免職命令，所以仍以東普魯士的軍事長官自居，斯泰因則以俄皇的名義，發布一切改革的法令。當拿破崙破產潰敗的第一次消息傳到柏林的時候，沙恩好斯特就請求國王下令立刻召集後備隊，鼓動全國至少爲自衛而起戰爭。但是國王始終受親法派的包圍，不敢驟然決定態度，哈登堡以爲猶疑兩可是最危險的，勸他或聯俄，或聯法，兩者之間決定走一條路，甚至淚流滿面跪在他面前來請求他，但是仍然不能喚起國王的決心。

當時柏林是完全在法軍的控制之下，所以哈登堡最好是設法勸誘國王離去此地，或者可以比較了解民意些。但是普王反對出遊。哈登堡只得想出一個騙術未驅動他。他首先給駐柏林的法國大

使送去一個信，說是有些普國愛國黨人要在柏林起事以解除法國駐軍的武裝。因為這樣，所以法國司令官就下令召集各地的法國駐防軍都向柏林集中。法軍這種行動表現以後，哈登堡就散布一種謠言，說法軍集中的目的是要把普魯士國王密囚祕禁起來。國王聽見了這種消息非常害怕，因此最後哈登堡竟打動他出遊的心思。正月二十二日的晚間，他微服逃往柏林東南二百英里的伯累司勞（Briehlau）。

國王的逃亡原是爲了自身的安全而出的，但是在一般不明真相的民衆看來，却以爲他是有意和法國開戰了，勇敢的榮譽立刻集中於國王一身。但是事實上國王和法國人仍然來往得很親密，法國大使跟着也到了伯累司勞。普魯士仍然效忠於拿破崙，對於哥尼斯堡的愛國志士則沒有一點安慰。

當普王逃往伯累司勞以前，俄皇亞歷山大已經越過普境，到了三月四日俄軍已向柏林進攻，因此普王之被擒乃遲早的問題。沙恩好斯特極力勸告國王立刻召集國民義勇軍，至少須十萬人左右。但是國王在一八一三年仍和一八零八年時代一樣，仍然反對這種計劃。他把全民武裝制度仍當作是一個危險的民主運動。國王左右的舊派軍官們把沙恩好斯特叫做是革命黨或民衆煽動家。雖然如此，但國王最後究竟讓步，在二月三日這一天下令召集義勇軍。他不相信有人會來從軍，所以他對於這件旨意自己不願意簽名。在他看來，普魯士仍然是舊日的普魯士，他不知道自從斯泰因的自由改造政策實行以後，德國民衆對於國家的感情已大不相同了。

國王在伯累司勞下令召集國民義勇軍旨意的時候，比斯泰因在哥尼斯堡召集的會議所議決的只早兩天。因為當時交通機關不完備，所以兩地雖然不謀而合，但却是互不相聞。國王的命令並未說明對何國作戰，但一般人民却都堅信是要抗法無疑。一八一三年的義勇軍在一般正規軍隊看來是一些

危險的亂民，假如國王是曉得應徵的這樣普遍而踴躍，也許他就不敢下這次命令了。只因爲國王怕花錢，召集義勇軍比正規軍省些，所以沙恩好斯特才能打動他。

許多出身於中上等人家的青年，都自備服裝糧食投身於義勇軍，來過軍隊的生活。他們不自稱爲兵丁，却自稱爲戰士，因爲不含有受金錢雇傭的思想。在柏林，三天之內就有九千人應募。

國王之所以堅主親法，因爲他根本不相信德意志人有打仗的勇氣。有一天，沙恩好斯特把他拉到窗前，指給他看看實在情形。他眼底的大街中正有一大排很長很長的公用車輛在進行，上邊滿載熱心的義勇軍，他們完全自備費用來到柏林，熱烈地要爲着德意志作戰。這位忠誠而勞苦憂傷的沙恩好斯特這時候轉回頭來向他的主人翁問道：「陛下，你還不信嗎？」

他的陛下至少在這一秒鐘變成了一個非常勇敢的人物，於是，在二月九日這一天，用他自己的名義發布了一個極爲重要的詔書。這就是向全普魯士人宣布每一個健全的人民在十七歲到二十四歲之間的，都要加入隊伍來作戰。在一禮拜以內應募而來的義勇軍予以特別優待，其餘的則與普通兵士一律待遇。但事實上人民對於戰爭是這樣熱心，到處都有義勇軍出現。

二月十五這一天，普魯士國王鼓出了從來沒有的勇氣，向拿破崙發出了一個通告，限他將軍隊撤出易北河外，讓出無理估據的要塞，並要求賠償九千四百萬佛朗的償金。國王也許相信拿破崙會以友誼來接受這種文書，但是沒有別人會相信如此。這種公文的發出無異於一件宣戰的通告。當這兩國國交如此緊張的時候，法國駐普大使還在進行一件婚姻的交涉，打算介紹普王的兒子與拿破崙的一位公主訂婚。德國國民已經熱烈要打倒拿破崙，而普魯士國王還在妄想法國能以友誼恢復普國的獨立地位。



## 二二二 一個大學教授對拿破崙宣戰

一八一三年二月三日早晨八點鐘，有一位伯累司勞大學的教授正在開始要講授他的自然科學的功課。這位教授的原籍是斯坎狄納維亞半島，但是自動入了普魯士籍，並且打心裏擁護德意志的獨立自由。有一天他早晨上課的時候，忽然發現在他講堂上他的學生少了一大半。這時候這個都市正在一種極度擾攘不安之中，四下裏熱血的青年都自動投身軍隊來集中於這個都市，在這種情勢之下，有血性的人是不能安坐在講堂上聽什麼流體靜力學或聲浪學的講演的。

這位教授覺悟了這種情勢，他於是立刻就結束了他的講演。他一夜沒有睡覺去思索這個問題。照他是一個王室官吏的地位說，他可以不必管別的閒事，祇希望按月可以拿薪水就成。然而若就他是一個德意志公民的地位來說，他不是也應該拋棄他的薪金，他的地位，和他的生命來將他的國民資格放在教授資格之上嗎？因此，在第一堂下課的時候，斯提勞（Steffens）教授就對他的聽眾宣布道：『諸君，我在十一點鐘要作一次另外的講演，但是我要利用那個時間對你們提醒一件重大的事。國王召集青年去參加義勇軍的事已經實現了，或者今天一定要實現。我希望大家注意這件事。別的講演在今天都省略了，我希望願意聽講的人都可以到我的教室來。』

平常很懶散地去聽那自然科學講演的少數學生，現在忽然激動起來了，大家爭着跑出教室去宣布這個消息。

還沒有到時間，黑壓壓的聽眾已經擁擠到樓梯口。窗子上爬滿了許多的人，這位教授從人叢中

擠了上去，他忘記了他說了些什麼話，他大聲疾呼，他的話喚起了每一個聽眾靈魂上的共鳴。他不但勸學生去宣戰，而且當場宣布他自己決定投入義勇軍。

普魯士政府還未對法宣戰，民衆已經自動起來發出宣戰的哀的美敦書了，投這第一個炸彈的，便是這一位大學教授斯提勞先生。

他這種態度自然影響到他本身的地位，大學校長把這事情看得非常嚴重，國王和首相全都對於他大不滿意。法國大使立刻提出抗議，要求懲辦這個破壞法普永久親善的妄人。國王立刻免了他的職，哈登堡用盡柔和的話來向拿破崙解釋這件事情的無關重要。

但是第二天教授還準備要向伯累司勞市民作更公開的講演，政府不敢直接壓迫他，但是哈登堡却在事先與斯提勞約定在講演時千萬不得提及拿破崙字樣。這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可以用許多代名詞來使聽眾了解。

當斯提勞教授在伯累司勞鼓動學生參戰的熱情的時候，德國體育之父蔣恩在柏林也燃燒起一種愛國的熱情去對付法國駐防軍。這一個整天他用種種課程去訓練首都的學生們，鼓動他們愛國的責任心，教給他們以激昂的戰歌，他們在操場上走來走去地高唱這種歌，有一天他帶了一隊學生走過勃蘭登堡門底下，拿破崙曾從這個戰勝的紀念門上奪去了象徵勝利的銅戰車彫飾。他走到這裏停住，對一個孩子說道：『你看見我們的勝利已經被拿走了嗎？你對於這件事情是怎樣想法？』那小孩子回答說，他對於這件事情想不出什麼道理來。於是蔣恩走上前去，抓住他的頭髮，順手打了他一個耳光子，並且說道：『你們要記着，你們必須把勝利從巴黎奪回來，重新放到勃蘭登堡門的頂上。』這個故事立刻傳遍了全柏林，每一個柏林市民走過這座門下的時候，必定要想起蔣恩的教訓。

自從國王召集義勇軍的消息到了柏林以後，蔣恩也起身往伯累司勞去。哈登堡在離開柏林以前，曾暗中與蔣恩談過，他鼓動蔣恩去聯合全國的義勇軍，組織一個獨立的軍團。後來德國人叫他做（Freikorps），說是自由軍團的意思，蔣恩在臨離柏林之先，把他的愛國同志集合起來。約定了彼此的信號。

柏林在二月七日才聽到國王召集義勇軍的消息，大學裏立刻集合了他的二百五十八名學生去做『戰士』，有一個中學校送了一百十三名學生，另外一個送了一百三十四名。法國政府打算逮捕那些往伯累司勞投軍的人，但是無效。他們三三五五分頭出發，到城外才集合起來，柏林在這時候只有十五萬人口，自耶拿戰爭以後，歷經軍費需索，已經困窮不堪，但是這次居然供給了一，六二九，八九三泰勒的軍費，單爲義勇軍就募集了二萬九千泰勒，爲自由軍團又募了八七七三泰勒。

蔣恩在伯累司勞的金枝旅館設立了他的司令部，各方來的學生義勇軍都和他聯合起來。

接着在柏林便傳來一件震動每一個德國人心魂的故事。在二月二十這一天正午的時候，在全市都在法軍監視之下，從兩個東門裏衝進一百五十名牧羊小子的大隊來。他們一直在大街上亂馳，打倒了所遇到的一切法國人，在稠人廣衆之中作了一套簡單的亂七八糟的演說，然後逃了回去向伙伴們誇耀他們怎樣給法國人吃了一驚。如果這次行動是有計劃的，並得到本市民團的幫助，也許就可以將柏林的法國駐軍全部俘虜。

有一位柏林的義勇軍人給他的朋友寫信說道：『從城東的大街上來了一批烏合的市民，他們都是鐵匠，手裏拿着鏈子。爲首的是一個黑大漢，一柄大鐵鏈抗在他的肩上。他喊道：跟我來，讓我們把法國人的大礮堵死去。』

他們一直衝到王宮的角落旁，在橋上有兩隊炮兵和少數法國人防守着。黑大漢上前打倒兩個人，其餘的都跟踵而逃。他們從身上的皮圍裙裏取出兩個鐵釘來，把兩座大礮的火門釘死了。但是敵人不久就帶着援兵回來，這一般愛國暴徒的地位就變得很危險。我們的黑大漢手裏只拿着一把大鐵鎚獨自把守橋樑以抵禦來軍。他砍倒幾個敵人在他的脚下，但是不久他也力盡了，有一打法國的刺刀把他的血染了柏林的街道。但是那些市民們重新又集合起來，把法國軍隊壓迫回去至少有一個時候，把他們領袖的尸首帶到那王宮的高貴的地方去。

所有這些事情，以及還有甚於此者，恰巧都發生在王宮的窗子底下。在國王眼中看來，這些柏林的愛國民眾都是反叛，他們是反對國王的敦睦邦交政策的。

一直到一八一三年春季以前，「自由」和「祖國」兩個口號在德國境內是絕對聽不到的，從這時候起，德國人民的政治辭典裏，才第一次發現這兩個字。

這種自由與祖國的思潮不但在大眾中廣佈起來，就是國王左右的軍人也漸漸傾向于此了。老布魯協在一八一三年二月十日給他的好友沙恩好斯特的一封信上寫道：

我一起起自由和國家的事來，非咬緊牙根就不能再靜坐着。讓這些豬狗外交家們到魔鬼那裏去罷。我們爲什麼不跳上馬鞍像迅雷一樣給法國人一個打擊呢？任何人勸國王猶疑和對拿破崙請和的都是些賣國賊，都應該馬上槍斃。我們在這裏多談論一刻，而不去喚起國民去作戰，就使法國人有重整軍備的機會；因此我要這樣說，起來，找敵人去，把你的劍刺入他們的肋骨裏去。」

這不是民衆煽動家，而是最忠心的保王黨，在一八一三年開頭的時候，這樣想過，這樣說過。

## 一二三 德意志自由的祭壇

在一八一三年的初春，最專制的普魯士王室發現他是用着全民政治的武器去作戰的，七年以前，他有二十五萬職業的軍隊，被貴族出身的將領率領着，吃了一個全軍覆沒的敗仗，現在第二次和拿破崙打仗，所靠的並不是正式武力，而是一些他所輕視的勢力。拿破崙之所以造成偉大，因為他帶的是一枝有革命精神的武裝勢力。因為他有革命的民衆勢力做後援，所以才能百戰百勝。現在德意志也是在民衆基礎上起來和他做對，這不是軍隊和軍隊的戰爭，乃是國民對國民的戰爭，誰能拿得起這最偉大的勢力，誰就得最後的勝利。當普魯士國王在二月三日下午令召集國民義勇軍以後，在德意志各地湧起了一種狂熱，我們從現在保存的當時舊報紙上，還可以看出當時一般人民怎樣熱心把他們的財產衣物捐助給政府來作對外抵抗的經費。當時的德意志自婦女以至兒童，自青年以至老者，自農民以至貴族，自猶太人以至基督徒，大家一致站在公共願望之下聯合起來，捐助他們最後所有的一切來爲着祖國的自由。政府的衙門一時變成了一座大當舖，凡是市場上所有的物品都可以找到。

我們試舉一件比較特別的例。當時有一位十八歲的貴族小姐，是伯累司勞的人。他的美貌是很出名的，特別是那金黃的頭髮又多又好看。她沒有東西可捐，因此她走到一個理髮匠那裏問他，說她的頭髮值多少錢。他說值十個泰勒。她就要求他代她把頭髮剪去，那理髮匠自然不肯。於是這位小姐回到了家中，自己拿起剪刀來喀嚓一聲把頭髮剪下。他把這一縷頭髮送給王室的官吏，並且

說，「理髮匠說我的頭髮值十個泰勒，我很高興把這件小小禮物送給了您」。

委員會把這有名的頭髮配上首飾拍賣出去，賣了二百五十個泰勒。

另外還有一位十八歲的小姐離開了她的故鄉普特丹去投入盧曹（Litzow）上校的「自由軍團」。她的名字叫做愛蓮娜拉倫茲（Eleanora Renz）。她爲着祖國打了無數奮勇的仗。在盧曹的軍隊中沒有人曉得她是一個女子，直到九月十六以前。在這一天，和法軍打了一個大仗，愛蓮娜拉就在前敵。一個炮彈打碎了她的右腿。她從馬上跌下來，她的同伴去扶她，直到她死後才發現是一個女子。

在德累司登的一個小博物館裏，許多旅客足跡不到的地方，藏着一個象徵德意志偉大精神的東西——這是一個鐵製的指環，上面刻着一行字是Gold gab ich fir eisen（我把金的換成鐵的）

就是這一年春初，在柏林有一個愛國志士名叫魯道夫威克買斯特（Rudolf Weikmaister），他召集了一部分德國朋友，把他們的指環獻給國王。他指出一個指環之所以貴重不在乎他的質料而在乎社會的心理作用。他打算用一種方法去提高心理的價值，他請政府把鐵的來換金的，從此以後凡是手上帶着鐵戒指的人，都有一種爲國效過力的榮譽觀念。

從這頭一次聚集了一百五十個金指環去換取鐵的之日起，最高的紀錄一直到了十六萬隻金指環都放在德意志自由的祭壇上，在一八一三年初期的時候。

在柏林的法國人最初還不明瞭這些運動的意義，他們以爲這些運動是爲對俄抵抗而設。這時候柏林市上和在伯累司勞一樣，年長的人在訓練青年，每一個人都戴着黑白兩色的國徽帽章。那些沒有去伯累司勞的人，不過在等待着他們的軍裝。法國人漸漸曉得了他們的用意，於是趕快下令禁止

義勇軍從柏林出發。但是已經遲了。那些義勇軍如潮水一樣從各門湧出，最初還是偷着走，以後竟成羣結隊大搖大擺在法國軍隊的面前嘲笑而過。

其中有一個義勇軍的領袖，就是馮提孩（Undine）的作者詩人摩特福構（Motte Fongui）。他率領了七十個義勇軍人在二月中的一天跳躍着向伯累司勞去投他的國王。那國王這時候還是拿破崙的同盟，但是那詩人唱的是他心中要唱的歌，而不是外交的調子。他帶領着七十個同志跪在腓特烈克大王的墓前默默祈禱。起來以後在馬上唱出一個永遠在德國青年口中吟唱的雄歌。他們唱的是：『我們要去打仗去，爲着整個的德意志。』

## 二四 德意志軍人的自由歌

『自由的土地啊！德意志的土地啊！

這就是德意志人的祖國啊！』

在一八一三年的時候，少年詩人柯奈爾（Korner）穿着盧曹軍團的制服這樣地唱着。但是柯奈爾並不是一個普魯士人。他累司登是他的生地，他後來自動入了奧國籍。在這一次大戰發生的時候，正是他的二十一歲，他拋棄了在維也納王室戲劇家的好位置，急急忙忙往伯累司勞去爲德意志的自由作戰。他入了伍，立刻就產生了許多德意志人從未聽過的好戰歌。這次戰爭變成了一個神聖的戰爭，他們唱着讚美歌向前去打仗。

在這些日子軍隊裏充滿了詩意。他的最高的表現就是盧曹的獨立軍團。這個軍團於二月十五號得到王室許可得以公開組織以後，蔣恩趕快地就預備了一個愛國的唱本，並且選出許多新兵來組織一個合唱班。

這些柯奈爾的少年同伴戰士們唱着禱告軍神的戰歌——他們很榮耀地要在偉大的耶和華手裏去討求公道。他們把長途的旅行弄得音樂化起來，他們一路上歌唱着男人的品性，處女的純潔，國家的愛，以及超乎一切的一個自由統一的祖國。在這些人的營帳中，從沒有聽見過下流的歌唱。這些鼓動愛國情緒的詩人，好像一個定律一樣，都不是普魯士人。席勒（Schiller）和奧蘭（Uhland）是烏騰堡人，阿恩特是由瑞典地方來的，柯奈爾是奧地利人。席勒死於耶拿大戰前一年，但是他的歌裏充滿了愛國愛自由的情緒。在這些詩人裏面柯奈爾的位置尤為傑出。他已經將全副生涯都犧牲於戰爭之中，他的歌是在營帳裏的燈火之下寫的，是在大軍進行時寫的，是在馬鞍上寫的。他的少年同伴們一從他的珍貴的筆記本上偷看到一首詩，立刻就傳誦起來。這個筆記本把他一生的心血都萃集在裏面，一直到他在一八一三年八月的末二天死在戰場之後。

柯奈爾是一個德意志自由和統一運動的先覺者。他放棄了在維也納的高尙地位並不是爲了僅僅一個普魯士王室的存亡，他之所以投入盧曹軍團是因為這是一個象徵全德意志統一的愛國者的集團。在盧曹軍團裏的大家討論的是德意志的問題，而不是普魯士的問題。他們崇拜的是德意志的三色旗，而不是普魯士的黑白二色旗。

柯奈爾應該很快樂，因爲他和沙恩好斯特同死於一八一三年。假使他活過滑鐵盧戰爭以後，他一定要像蔣恩和阿恩特一樣，被當作鼓吹自由思想的危險分子，而處以危害祖國的反動之罪的。自



由是一切歌曲中主要的鑰匙，他發表的正是時候，可以免去許多人人民的誤會以爲這次戰爭祇是爲維持普魯士王室的命運而戰的。

柯奈爾在一八一三年三月十五離開維也納。從那一天起一直到他死的日爲止，這一本小筆記簿從沒有離過他的身。他每天在上面寫東西，結果把這緊張時代中的熱烈呼聲便極端反映出來了。

三月十八日，柯奈爾越過了最後的奧國邊界向伯累司勞的路上走去，他在這一天作了第一首詩，把普魯士的黑鷲當作自由的象徵。他讚美那專制的烏王領導着向德意志自由的道路。

柯奈爾的第二首詩作於三月十九日，就是他咏了普魯士黑鷲的第二天，他又作了一首紀念路易絲王后的歌，他在這首詩裏把路易絲當作了聖人，當做了普魯士的聖母。他開頭的第一句話便是：

『您聖人，聽您孩子們的禱告罷！』

在墳墓裏的路易絲具有很大的潛勢力，這位詩人把她爲國家犧牲的事宜揚出來以刺激一般的人民。

『當一支軍隊把精銳集合起來，

爲着正義鼓勇向前的時候，

一幅聖潔的圖畫在旗下展開，

聖徽領導他們向前去，

畫圖在旗幟的波浪中，

把勝利的光照耀着我們，

路易絲，您是戰爭的指導者，

請領導我們離開黑暗到光明去罷！」

另外一位軍人兼詩人克來斯特（Henry Vor Kleist）也有一首詩咏路易絲王后在一八零六年十二月六日耶拿戰後的事，「她在她身邊聚攏了國王所缺乏的所有的我們的偉大人物。我們還能團聚到一處不至於打成碎片就是她的力」。

柯奈爾歌咏着軍士的踴躍赴敵，歌咏對於神的義務，歌咏同胞的愛和大丈夫的心胸，歌咏盧溥軍團的勇烈。他的詩有的是讚神的，有的是咏酒的，有的是一篇政治宣言，有的是攻擊那些冷血的德意志人的。但是在每一首詩裏全都反覆着自由和統一的字樣。他寫道：

『讓我們高舉自由的旗子』，

『自由的星就是德意志生命的星』。

無怪乎國王開始要問到什麼時候這些革命的詩歌才會有一個完呢？

柯奈爾最著名的一兩段詩是出在他的『來福鎗兵的歌』中，是在戰場上寫的，寫於一八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這一天就是後來統一德意志的大皇帝威廉第一的生日。在這首偉麗的歌中，有底下一段警句。

『呵，弟兄們，我們團結起來，

把勇氣好好地振作起來，

團結我們的是同一的語言，同一的神聖旗幟，

連繫我們的是同一的上帝，同一的祖國，

同一老實的德意志人的血。』

六月十五日，他在戰場上又寫了下面的一段。

『在神的宮殿裏我們宣過了戰爭的誓，

要爲着我們的——你們的自由而死，

神的恩典常伴着我們，

希望着，祈禱着，被一切忠誠的心。

在我們中間沒有血統，階級，民族的區分，

大家都是自由的人。』

這就是柯奈爾對撒克遜人的勸告的最末一段，一八一三年四月十二日在利比瑟的報紙上發表過。他是訴之於撒克遜人的崇拜路德和愛自由的精神的，當然這些詩對於當時撒克遜政府和國王一點影響也沒有。

上面所選錄的很少幾段詩，已經可以充分證明在一八一三年的『暴風雨時代』( Sturm und Drang )，德國人才高唱他們從未曉得過的自由之歌，而且此後也再沒有這個機會，一直到德意志真正統一以後。

最偉大的愛國詩歌『萊因河的守衛』，這時候還沒有出現，但是除了這一個例外，其餘一切今日德國民間流行着的愛國歌謠無一不是在那個時代產生的。在一八一三年以前很少有偉大的詩歌，從此以後也很少。好的歌是由自由人口唱出來的，一八一三年正是自由黎明的時代。全體德國人唱到這些歌的時候心都跳起來。詩歌從此成了鼓動軍隊的原動力，唱歌的人力量超過國王，人民爲着

唯一的觀念去向戰場，軍隊跪下來祈禱上帝賜予力量。  
這就是一八一三年時代的德意志的自由之聲。

## 二五 盧曹的德意志自由軍團

「把旗幟，盡你所能的，

高揚在空中，

今天我們人人發誓，

要去死，死得英雄。

高揚在隊伍頂上，

舉起了勝利的旗子，

我們要勝利，

不然我們就爲自由而死。

——阿恩特「祖國謠」

提起了自由軍團的名稱，容易使人猜想到這是一種別動隊，游擊兵的性質，但其實不然，盧曹和他的部下仍然是國王正式的隊伍，本來是編來作後備隊之用的。

當拿破崙在一八零七年壓迫普魯士的時候，沙恩好斯特和斯泰因就開始準備應付第二次戰爭的工作，愛國的德意志人都覺得這個戰爭不久就會到來。在表面上普國的軍隊不得超過四萬二千人，

但是在秘密計劃裏他們的戰鬥力增加到比腓特烈克大王時代還要過之。

從一八零七到一八一三年中的每一年，這些愛國黨人，以布魯協，蓋斯腦，斯泰因和沙好恩斯特爲代表，年年希望國王將要下一個命令護他們前進一步去反抗法蘭西。他們主張在戰爭之中可以成立許多獨立的小軍團，用以擾亂法軍的交通線，並鼓勵新近被法征服的許多德意志小邦的叛亂。

普王顯然反對任何有傷法國友誼的軍事計劃，但沙恩好斯特却找出許多藉口來維持他和住在法國各地的愛國志士的聯絡，這些人都盡各人的能力去準備工作以應付未來的大戰。他們不斷地向柏林報告法軍的行動，人民的感情，軍火的儲積，以及起事的機會等等。

在這些軍官之中，沙恩好斯特所特別注意的就是亞道爾夫·馮·盧曹上校（Major Adolf Von Litzow）。他曾經參加過奧爾斯塔特的血戰，曾經隨着斯奈爾在可樓堡城內抵抗過法軍的圍攻，他只有一小部分軍隊，但是能夠給敵人以重大的傷害，因此他的聲名就立刻爲國人所注意，特別是蓋斯腦很垂青他。

到一八零八年他離開軍隊，同着其他一大部分人，第二年隨着斯希爾去單獨進行反拿破崙的工作。他們失敗的情形前面已講過了。盧曹受了重傷，在政府眼中他是個違抗命令的叛徒，但在民間他却成了一個英雄。

到了一八一三年，政府計劃組織一個獨立的游擊隊的時候，盧曹自然就被選爲領袖。他建議這個軍團不必專用普魯士人，應該把全德意志各邦的愛國志士都網羅在內。

到了二月十八日，這個正式叫做『普魯士王家的自由軍團』便開始成立。當時與王室約定的是國王除軍餉以外不供給別的，武器也須自行設法，在無法可設時始得向國王請求。國王又特准他們

穿一種黑色的特別制服以省經費。他們的軍官都是正式由國王任命的，作戰是穿着軍服打的，所以性質是正式軍隊，並非是民團之類。

盧曹的司令部就設在伯累司勞的金王村旅館內，他和蔣恩整天在那裏籌備集合隊伍的問題。他們的人是不成問題的，許多青年都熱烈地想參加到他們的組織裏面，但是他們沒有錢，沒有武器和服裝，而且因為在他們裏面自由的空氣太濃厚之故，也不能得到國王充分的信任。他們的分子來自德意志各邦，整天所談的是全德意志的問題而並非普魯士的問題，他們的徽色是德意志的而非普魯士的，他們甚至打算要想掛一種象徵德意志統一的旗幟，但是被國王嚴格制止了。

但是盧曹和蔣恩都不是平常的人，他們拿出充分的勇氣來和環境鬥爭，到了三月十九，正式宣戰後兩天，這個自由軍團便帶着充足的武器和軍需開向戰地去。

他們的前途並不怎樣樂觀，實在的，許多步兵都沒有槍砲，他們是用長槍訓練的，毛瑟槍僅祇是一種理想上的模範而已。蔣恩很幸運地在都倫吉亞（Thuringia）得到了一批槍，每支價洋八元，其中多數在五碼以外便不能用，並且在潮濕的天氣裏也失掉作用。騎兵的軍刀是鄉下鐵匠打的，笨而且鈍。誰能料到這種整脚的軍隊就是後來名震全世界的德國陸軍之祖呢？

一八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盧曹軍團開始從伯累司勞出發。這個軍團一路上增加人數，當他們進入利比瑟的時候，共有一千四百名步兵，三百十四名騎兵。他們是四月十七日走到利比瑟的，恰好在正式對法宣戰以後的一個月，他們又向詩人柯奈爾的故鄉德累司登進發。

他們無論走到那裏，都是愛國精神的代表。

這些青年們同仇敵愾的精神在詩人柯奈爾的信札中完全保存到現在，他告訴盧曹的自由軍團怎

樣開到伯果司勞附近羅高（Rohan）地方的路德宗教堂裏去，他們在這裏用莊嚴的形式宣誓要爲最高尙的目的效死。

『這一個禮拜六是我一生最偉大最有價值的時間，我們排齊隊伍從周伯亭向羅高開拔。這是一個路德宗新教的村莊。他們的教堂簡單而時式地裝飾着以備我們野戰隊的祭祀。……在唱了你的朋友（柯奈爾自稱）爲這件事作的讚美歌之後，當地的牧師給了我們一場精采而有力的演說。沒有一隻眼還乾着（大家都流淚）……最後他主領宣誓——爲着人道，國家，和宗教，不許減省一點的血，不是征服便是死。他於是跪下禱告上帝降福於他的兵士們……藉着全能的主的力量，一剎那間每個人的胸中都湧起一種祈戰死的火燄，每一個人的心都爲英勇的血所充滿了。這個莊嚴的誓詞被每一個人反覆地誦着——對着官長的佩刀宣誓。接着便唱起路德宗的讚美歌來，『最强的堡壘就是我們的上帝』，然後結束了這場高貴的典禮。最後這些德意志自由的戰士們作了一個暴雷似的歡呼，……每一把劍都從鞘中跳出，這座神殿裏被無數的光芒照耀着』。

沒有一個鄉村的教堂曾受過這樣奇怪的祭享的，也從來沒有一個出征的軍隊會懷抱過像這樣崇高的情緒，這一天在德意志民族心中當作是一個光榮的復活節看待，他們無論走到那裏都點燃起愛國的火燄來，雖然這種狹義的愛國熱情時常被許多自命心胸廣大的人所嘲弄，以爲不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所應該有的。

盧曹軍團的人數是很少的，他們從沒有超過三千人以上的時候，但是其中有各種階級的人，各種職業的人，以及最重要的是大德意志帝國中所有各邦的人。在一一般人眼中看來，盧曹的自由軍團就是德意志統一的象徵。

在越過了普魯士的邊界走到撒克遜的時候，柯奈爾在四月五日起草一個宣言，他勸告撒克遜人和全德意志民族都應當起來贊助普魯士去反抗拿破崙的侵略。他勸告撒克遜的青年一齊起來加入自由軍團，『在我們的隊伍裏，沒有籍貫，階級，和國家的區分。我們大家都是自由的人。我們要向惡鬼和他的同盟挑戰，我們將要打倒他們，即使用了自己的血！』

在這個軍團裏有學生也有教員，有鞋匠，有商人，有王室的軍官，有大學的教授，在一八一三年的春間，這一大堆人一齊走過了撒克遜的美麗的原野。但是在他們之中最偉大的還是少年詩人柯奈爾，他在他的筆記簿上寫了許多壯快淋漓的軍歌，把全體軍人的愛國情緒飛揚起來。

盧曹帶了他的隊伍很光榮地進軍到拿破崙的萊因同盟的腹地。他們沿路打了幾個勝仗，到六月八日已經攻到巴威略。但是拿破崙和同盟諸國在六月五日已經訂了休戰條約，所以他被迫着放棄了將要攻下的要地而向後撤退。

休戰條約規定凡屬同盟方面的軍隊在六月十二日以前必須撤回北河東。這件事在盧曹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他這時已遠離易北河在百英里外，而六月十一日才得到兩軍休戰的消息，但是還不是司令部正式的命令。

他在六月十四日向利比瑟撤退，敵軍派了一個撒克遜軍官做嚮導，他以為他們已經平安了，但是他不知道拿破崙下令將他們的軍團當做土匪看待，不予以正式軍隊的待遇。六月十七日他們走到了利比瑟附近，受了敵人的暗算，全軍被包圍起來，奮勇抵抗的結果，只有一少部分軍人逃了性命，大部分或死或傷，盧曹幸而逃了回來。被俘的傷兵遣送到地中海沿岸的法國監獄去做了苦工。利比瑟的市民對於自由軍團曾有一些同情的援助，也受了嚴重的懲戒。



但是盧曹的奮鬥也非徒然的，利比瑟街上的小孩子們對於自由軍團的行動已經很親熱，無形之間把他們的精神宣揚出去。在他祖國裏的每一個村落裏小孩子都發生這種同樣的親切之感，他們在未來的德意志國民中間種下了自由的種子。

## 二六 普王被迫對法宣戰

一八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這一天，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正在伯累司勞苦心攷慮他的安全問題——還是聯合俄羅斯以反抗拿破崙好呢？還是仍舊幫助拿破崙去對付俄國，或者嚴守中立好呢？他向所有各方面織了一個最危險的外交網。對於拿破崙他極盡恭敬之能事，對於奧地利，他提議促進普遍的平和，對於英吉利，他裝出環境壓迫的困難樣子，對於俄羅斯，他派了一個密使在那裏竭力包圍。這也是幸虧德意志有運氣，伯累司勞恰好距俄國勢力較近些，俄國的武裝勢力可以直接向普王威脅。還有更運氣的，就是在俄皇左右站着一個普魯士的大政治家斯泰因男爵。他在不多幾個月以前給他的朋友寫信說道：『我只有一个祖國，這就是德意志，至於那些朝代我看起來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腓特烈威廉之所以討厭拿破崙，就因為他平常把朝廷和國家分開來看，有這麼一種表示；但斯泰因並不是一味討國王歡喜的人。他一手造成了哥尼斯堡的革命，他不得國王的允許就在東普魯士召集四萬武裝的軍隊，最後他到喀利虛（Kalisch）附近俄皇的大本營裏去，這喀利虛是在今日波蘭邊界上的一個小鎮，距離伯累司勞東北只有一百八十多里遠。

亞歷山大已經預備要向他的朋友腓特烈克威廉提出警告，如果他再不和俄國聯合到一處，則將以仇敵視之，必然要進兵侵略和瓜分他的領土。但是他還不敢驟然採取這種步驟，因為恐怕普魯士完全附和了法國。因此他把軍隊停頓在亞里亞里邊境上，打算先用一個小小的外交談判來引誘他過來。但是斯泰因知道普王的性格最清楚，他曉得用這種方法不會就使普王決定了意旨。他這時候正在害病，但是他依舊決定親身往伯累司勞去，當面逼迫普王決定左袒或右袒。

普王雖然很不喜歡斯泰因，但是他卻很尊敬他的人格和能力，並且還夾雜着一點畏懼的心理。斯泰因把一切事情的真相告訴了他的君王，使他覺悟環境的危機。腓特烈克威廉平常很少聽到真話，因此這一次和斯泰因的會見算是他一生最謙虛的時間。斯泰因不但把真話都說出來，而且態度裝得如此強硬，使得國王覺得若不採納他的意見就難免陷于危亡的一樣。

我們可以想像國王在二月二十四這一天的憤怒情形，當他聽到斯泰因忽然到了伯累司勞城中的時候。這還不算頂壞的消息。他的這位前任首相甚至於並不採用正式的朝謁形式，他坐了一部車子到了王宮前立刻請求謁見。這種鹵莽無禮的舉動的確出乎國王的意想之外。然而他的請謁不能不答應，因為恐怕得罪了俄皇，所以不到一刻鐘斯泰因就直接站到國王的面前，若用普通的手續還不知道得候多少時候。

斯泰因把四圍的危險情形——指給國王看——俄國人已經到了門口，奧國祕密答應援助俄國，德意志的人民為復仇的憤怒早已激動了。國王必須即刻決定態度，國王打算再猶疑一下，但是斯泰因的意見非常堅決。哈登堡已經被派去談判這件事去了。斯泰因當時表示除非國王派沙恩好斯特到喀利虛去和俄皇談判，此外派任何人去都不能得到沙皇的信任，——因為任何德意志人都曉得沙恩

好斯特是一個愛國運動的靈魂。這件要求也得到普王的同意，於是斯泰因就打算在伯累司勞住下以休息他旅途的疲勞。

這也是一件很不合道理的事，這位俄皇個人的專使斯泰因男爵，在和國王談判了重要的國務以後還得自己到街上去找房子。哈登堡是他所提拔起來的，但是一點也不招待他。國王忘記了他。國王左右的大臣們沒有一個人肯招待他住下。他從這個旅館走到那個旅館，到處都住滿了人。他最後忍耐不住了，跑到大街的中心打算對路上過往行人發洩他的怒氣。在這些行人之中他碰到了盧曹上校，正在忙着去組織義勇軍。盧曹立刻認得這位是大政治家，他把他引到金玉杖旅館，給他在旅館的最高處預備了一間小房子。

斯泰因本來是帶病來的，他爲國家會跋涉過荒塞冰雪之地，他曾好幾天爲國事不曾合眼，他受過許多咒罵與侮辱，現在他又帶病來到伯累司勞。他在這間小屋裏臥病了好多天，幾乎與死魔接近。他害着激烈的熱病。國王沒有一次問過他。哈登堡也沒有一次招呼過他。朝臣奉令禁止和他來往。因此這一位最偉大的德意志人，在這德意志最危險的時候，竟因爲他肯說真話的緣故被遺棄在這個小國裏。

有一個國王的宮臣，是一個普魯士的將軍，他向來就在法國大使面前指斥斯泰因的，當時趕快在斯泰因寓所的對過裁縫鋪裏租了一間房子以便監視出入他寓門的人們的行動。但這個計劃是白費心力的，因爲斯泰因的好朋友行動都是很謹慎的，他們的出入都是在黑夜裏。

曾在一八〇六到〇七年時代跟隨路易絲皇后往哥尼斯堡和梅買爾逃難的胡夫蘭醫學博士，曾很勇敢不顧王室的不悅，利用職業的地位給了斯泰因許多援助。老布魯協將軍也同樣地很熱心地幾次

爬上金王杖旅館的小閣樓上和斯泰因討論抗法的計劃，發洩對於政府的軟弱外交的不平。

在斯泰因未死以前，他還很滿足地看見了普俄攜手的成功。二月二十七日雙方在伯累司勞簽字，同時沙恩好斯特和俄國的全權大使在克利盧也照樣簽了字。三月二十七日兩國正式宣戰，四月十五日拿破崙從巴黎起身來指揮對普的戰爭。

普王對法的宣戰勅旨內容包含一個簡單的概略，把歷年所受法國的蹂躪侵害都列敘出來。

拿破崙回答這個也發表一個文件對於普王和他的左右官吏大肆侮辱。這個文件當時大大流傳於各地，在有關普魯士的各種外交文件裏，再沒有比這個文件對於國家尊嚴更有損害的。

拿破崙在他的文件裏寫道：『自從一七九二年，法蘭西內為革命所擾亂，外為列強所環攻，似乎要走上破滅之路的時候，普魯士就乘機起來對我們宣戰。三年以後，法國已經戰勝仇人的集團，普魯士就趕快離棄了他一向倚以為命的同盟國家來向法國獻媚，在各強國還在反對法國的時候，普魯士國王是首先承認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個人。』

從這時候起，底下接着一直推述到奧斯特立茲戰爭時代，莫斯科戰爭時代，以及最近普魯士對法種種詭譎卑劣的態度。他們在表面上極力聯絡法國，自願為法國的好友，但是在實際上暗中和反法的諸國來往，從事破壞法國的陰謀。

這個拿破崙宣戰佈告的最後結語是這幾句話：

『在一八一二年普魯士之所以和法國聯合，是因為法國軍隊比俄軍距離普國近的緣故。到了一八一三年俄軍比法軍離普國近了，所以普魯士的態度也改變了。』

法國的宣戰佈告所說的話有許多是事實，普魯士政府對於應付這種外交上的攻擊也感到一點痛

苦。拿破崙對於普魯士的突然竟敢宣戰，非常驚訝，他的內閣更是如此。他們太過於自信外交上的把握了，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拿破崙平常很輕看普魯士政府的外交手腕，以爲是鈍拙的，完全不會陰謀的；而且他的在伯累司勞的大使也完全忽略了當時潛伏的民衆反法運動。他相信普王仍打算繼續效忠於拿破崙，他相信哈登堡口頭的保證，但是不曉得民衆正在反對方面去騷動。

拿破崙在聽到了普王聯俄的消息以後，曾有一次提到腓特烈克威廉第三的名字說道：「這件事是對於我在提路斯特做錯了事的一種懲罰，我當時不該恢復他的王位，並且承認他是一個同盟。」直到這個時候，他還是這樣剛愎自用。

自從拿破崙和普魯士王室，政府，閣員們辦理交涉以來，他的驕橫的言辭就沒有受過糾正。但是到了現在他碰到了一種新的勢力，和他做敵人的不是普王，而是萬千暴怒的民衆。無論他用什麼侮辱的外交公文去攻擊普王和他的庸懦的閣員，他的對手方面不過是少數人，與大多數普國民衆毫不相干。這另外一個勢力是不會受拿破崙的侮辱的，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這一個勢力存在。這個勢力的領導者是布魯協和蓋斯腦，沙恩好斯特和斯泰因。

這是一個新德意志，從恥辱和悲哀中生出來的，在反抗的風濤中長大的，在實際馴服的德性中培養的強壯起來，現在拿起武裝來要作一個生死存亡的大決戰，非打倒了這野心的侵略者之後決不罷手。

## 二七 一八一三年普魯士絕望中的希望——全民武裝

一八一三年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位普魯士的專制大君主腓特烈威廉被迫對法宣戰之後，他的宣戰勅書第一次用了「告我民衆」(An mein Volk)的字樣來代替他的軍隊。這個有名的勅書不是國王所親筆寫的，同時也再沒有發過像這樣有名的勅書，但是國王肯簽字於這個勅書就證明革新的觀念已輸入到宮庭裏面來了，——這類的觀念在一八〇六年時代一定是被拒絕的。

這同一個伯累司勞的報紙，第一次發表了「告我民衆」的勅書，第二次又接着發表了一個「告我軍人」的勅書。在這同一的報紙上，又正式宣佈過鐵十字的創立，在三月十日這一天就是路易絲皇后的紀念日。

普魯士的軍隊暗中已經普遍武裝起來，差不多可以復恢一八〇六年耶拿戰前的舊觀了。但是還有更民主的諷旨接着就宣佈下來：這是一個大刀闊斧的勅旨，宣佈凡年在十五至十六歲中間的普魯士男子，雖在正式軍隊中已經除外的，現在應該強迫入伍，編入一種名爲民團(Landssturm)的組織之中。

這是沙恩好斯特和斯泰因所訂的軍事計劃的最後實現，而且向全國各地的愛國民衆忍耐地解釋。這是完成全民武裝理想的最後必要手段——這個理想在現在雖然不過僅是一個好聽的名詞，然而在一八一三年的普魯士却是一副起死回生的真實妙藥。

國王經過了很久的時間才對這個命令簽了字，又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才把牠公佈。差不多到現在

沒有比這個文件更可以正式地證明普王爲保持他的王位起見，已不惜訴之於全體民衆的決心了。他之所以遲疑了好久，不僅因爲他自己對於民衆不能完全信任，也因爲他的朋友奧地利皇帝對於民權厭惡更甚之故。維也納政府曾以半冷半熱的態度，來談判援助普國的問題。因爲希望得到奧國的幫忙，所以普王小心避免一切足傷奧皇感情的舉動。

但是等到普法兩軍大戰開始，拿破崙照例得了一次勝仗以後，奧國就遲疑起來，忘記了從前答應普國的約言，弄得普王仍然不得爲自己的生存去獨立作戰。

牠和拿破崙的戰爭是一個賭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他很明白如果一旦失敗，霍亨索倫一家就要與王位永久分離。因此到了五月八日這一天，他決意要做他一向所討厭的事情，——向全體民衆要求援助，而且宣佈了一個不是勝利便是逃亡的戰爭。

現在人民又起來熱烈擁護他們的國王，他們照自己的志願和理由起來對法國人打仗，在未接到伯累司勞政府的命令前就已經這樣做了。馬格德堡的法國駐軍打算派出一部分軍隊去建築砲台以備圍攻，這種企圖居然爲普魯士的農民所阻住了，他們組織了許多義勇民兵，在易北河一帶爲他們的國王作戰，像四年前安德累司荷費爾在奧屬阿爾卑山裏的作戰法一樣。他們是脖子裏帶着鎖鍊去打仗的，因爲他們很明白，一旦失敗以後，敵人要把他們當作土匪一樣去槍決。

在易北河右岸，距離馬格德堡東北約四十五里左右，有兩個小村莊在農民光榮史上，值得珍重提起的。這兩個村莊的名字叫做沙陶（Schartau）和奈格魯頓（Neigrupp），但是在地圖上是找不到的。在一八一三這一年，他們對於祖國效了很大的力。在一八一三年三月，他們武裝了三百餘名步兵，還有比此數較多的騎兵。他們的領袖是路德宗的牧師。

他們在高處上放了許多柏油桶，如果看見了敵軍的蹤影以後，立刻到處都點着了信號，全村農民一見這些信號，就立刻拿起他們所能有的武器來入隊，七十歲的老人和十五歲的小孩子手拉手兒往前走。

勃蘭登堡的砂地產生了一批在道德方面和體質上的勇氣方面不平等的農民。他們最初的行動總是遲緩的，但是一弄到他們動起來以後，就無人可以抵抗。我們以後可以看到他們許多事情。在四月九日這一天，他們在馬格德堡下游約一百五十里遠近的易北河岸，把法軍三千抵抗住，使他們完全不能過河。他們的領袖就是這地方的重要市民。這件事完全沒有得到政府的命令，甚至他連曉得也不曉得。

斯特庭是仍被法軍佔領的第二要塞，這地方在過去以至現在，都可算波羅的海沿岸俄得河口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岸。在這條河的往上點，有庫資倫，也是仍舊爲法軍佔領的一個要塞；拿破崙急於要維持這個要塞間的交通，以便得到後援。所以在四月十八這一天，有六千名法軍從斯特庭出發，走了二百里的長路向庫資倫進行，國王在這裏一無準備去阻礙這種遠征軍，但是人民自動起來去阻止這個事情。據一個當地的報告中說：『十點鐘，我們得到了命令，兩點鐘隊伍就集合起來。農民在前，牧人在後。於是我們往前進發，一路走着唱着。』

在路上他們遇着一大隊工人，正在開掘聯絡俄得河與斯坡累河中間的運河。他們立刻拋棄了開運河的工作。抗着他們的斧，鑿，鎚，鋤，隨在路德宗牧師之後來和法國人打仗。

村舍的車子隨在大隊後面，內中滿裝着軍需食品以及許多酒類。他們沒有軍費，每一個人儘量把自己的最好東西拿出來。打頭是一面白旗，上繡着黑十字，就在這個旗幟領導之下，俄得河下



流的農民打了一個大勝仗，這件事證明普魯士在耶拿雖然把軍隊完全覆沒，但是他們的勇士們並未失去。這六千名法軍完全被擊退了，有五百名被俘虜監禁，結果並沒有買國王一個錢。因為得了五百支毛瑟槍，於是這些農民更武裝了一批好槍手，加緊訓練，以備將來更大之用。

上面所說的易北河和俄得河流域的農民救國運動，在全國各地都重復出現着，給了法國人許多重大的損失，雖然每一個人所受的損失都是非常嚴重的。

在柏林，市民們熱心去參加全民武裝運動的情形更顯著地表現出來。柏林大學和王家科學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首先領導。像菲希特這樣偉大的哲學家，也脫了他的研究的袍子，去到柏林大學操場裏去實習開步走的工作。如果拿破崙在一八一三年和菲希特碰頭，我很懷疑他肯像一八〇六年時代的海格爾一樣，向他行一個深深的鞠躬之禮，這位傻頭傻腦的菲希特在柏林街上出現的時候，腰裏圍着一條寬帶子是當作護身鎧甲用的。在那裏面他裝着兩隻手鎗。在一旁又帶着一個大口袋，裏面裝着些柏林街上拾來的石子準備作打仗之用。

一八一三年的市民戰士們並沒有制服穿，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沒有錢，政府也一樣的沒錢。軍事機關向來對於軍服的奢靡是容許的，因為可以促進戰鬥的能力。但是這一次大戰裏有許多普魯士軍人是穿着英國軍服去上前敵的，因為英國政府對於普國肯供給一切軍需，連服裝也在內。

高尚的宣教師，教授，畫家，以及無數的知識分子，現在都打扮起來在普魯士國都的街上走來走去，好像舉行什麼賽會的一樣。藝術家也拋離了他們的象牙之塔，戴上鋼盔出現在市街上，好像西班牙人遠征墨西哥得勝回朝的一樣。

王家劇場的領袖，戲劇家伊夫蘭，我們從前提到他熱心崇拜路易絲王后的故事，現在也率領了

一隊演員加入軍隊，他們到現在才有機會表演一幕與真實生活有關的戲。

許多舞台上的英雄，許多舞台上用過的武器，現在都開着快步在柏林的街上表演起來。

這是一場對於德意志民族解放的預約用各種意義表現出來的高呼。向來在北歐以取巧躲懶著名的柏林人現在幾乎忘了他們的滑稽氣味，即使當伊夫蘭穿上鎧甲裝扮得像一個女傑蔣達克一樣出來的時候。這位奧良（Orléans）的姑娘蔣達克變成了德意志民族解放的象徵和女神，在巴黎，她是被忽視的，因為那時候法蘭西人還沒有養成在他神樹前頂禮的習慣。但是在德意志，他成了家家供養的女神，一個神化了的路易絲王后。她的聲名被那偉大的自由詩人席勒在海外廣播起來。每一個學校兒童都能背誦出他這首詩中的幾行來，而正確地把一般要求自由解放的感情呼喊出來。

但是在德意志國民為保護祖國自由激動起來以前，席勒和路易絲王后早已死了，他們的眼睛早已不及看到這次偉大的國民生活的轉換了。另外有一位英雄也同樣的死去，這就是全民武裝運動的創作人——沙恩好斯特。他在國王宣佈全體普魯士國民無論老少都應該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命令以前，已經在戰場上受了重傷死了。這位深沉的思想家和最慈心的人，是一個漢諾威農夫之子。他的面貌和他的性格有好多點都和後來的毛奇（Moltke）將軍相似。他好像一個適宜於科學研究的人，——一個學者而非一個戰將，一個計劃家而非一個行動家。他決不是一個急於自我表現的人。他為一個偉大的國民理想而生，但決沒有用任何方法要求別人曉得他曾做過最良好的工作。他是當時許多具有最好的軍事學識的偉大愛國志士之中，唯一性情和易能夠博得國王歡心，化除了他一向反對的成見之贊成改革的。沙恩好斯特比布魯協，斯泰因，和蓋斯腦等人的性格並不是不銳敏，但是他能用許多手腕來打動國王的心。

國王最後的命令是公佈於一八一三年五月八日，這個命令完成了全民武裝的整個計劃，這個命令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個自由國家中的每一個學童都應當人手一本。這就是宣佈無論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有敵軍來犯的時候就立刻召集民團。『警號舉發時，即爲戰事已趨緊急危險關頭。在長遠行程中最危險者即爲最佳者，因其可以促進結果之迅速而成功也。』

『民團不但應阻敵來侵，且當阻敵退却；須踴躍前進，勿稍緩呼吸；截斷敵人之軍需、糧餉、通信、及增援；佔領其病院，舉行夜襲，擾敵使不能安睡，凡有機會即片紙隻物皆須破壞。』

『凡未經編入軍隊之國民均須加入民團。無論何人凡未得最高機關指示或允許而組織及指揮民團者處以死刑。』

這個命令在事實上簡直是一種決死書，這是我們從上面所引的文字已經曉得的。當時確有許多地主、貴族、富豪們反對這個命令，後來的陸軍總長波延將軍的回憶錄上記錄着這許多事實。民團的組織是民主化的，每一個地主可以在當地的團防委員會中有投票權。這個委員會可以召集並議決關於民團的出動布防等事項。普魯士北境的地形多森林、沼澤、溪流等，這對於民團的工作是非常便利的。

對於不愛國的漢奸處罰極重：『凡不服從民團召集令者，或加以破壞者，應受不名譽之罰，如在教堂聽講時須坐特別座位之類。怯懦者處以交出武器之罰，——並加倍向其課稅。他們將處以體刑。凡表示奴隸之感情者，應以奴隸之待遇處之。』

教士們受命向一般人民解釋民團令的意義，並幫助其普遍了解。但民團中的將校是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但『民團可不着特別制服，以免引敵人注意。』

換一句話來說，普魯士人在一八一三年時代使用民團作戰的方法，好像後來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時代，使用法蘭克提爾（Francs-tireurs）去作戰的一樣。現在軍士如果不穿制服，手中攜帶武器，參加一切戰爭，是以盜賊視之的。在美國南北戰爭，和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中，可以舉出這樣的許多國際習慣來。國王的命令顯露了民團愛國志士們所要碰到的危險，並且給他們將來或許像不合法的游擊隊一樣被處絞刑的命運給以稍稍安慰。他說：『余將宣示我全體民眾知之：凡民團團員如被法軍處以不正當之刑罰，則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余對於法國俘虜亦必以相同之刑罰處之。』

普魯士民團令所宣佈的抵抗侵略的方法，和一八一二年俄羅斯所曾用過的一樣。當敵人侵略進行之際，沿途所有村莊一律強制破壞。食物必須運走，酒類和酒精一齊傾棄，牲畜匿藏起來，房屋毀壞，所有工廠磨坊一律焚毀，井泉一律填塞。有一個柏林的建築學教授覺得這些辦法還太溫和，當他做了一隊民團的隊長的時候，他帶了他的人到柏林的大教堂裏去，在神前宣誓，他們不僅要將井泉填塞，並且把毒藥放在裏面。這些向來敬畏神靈的普魯士人，受了憤怒的刺激竟變得如此兇惡。這些人在不多幾個月以前對於法國人還極盡溫馴之能事呢。

這個命令又說，如果人民自動將房屋器具毀棄，將來國家担任賠償，但如牲畜被敵人搶去，則政府不負責任。

『醫生、藥劑師、外科醫士，須先行搬走，並攜帶他們的器具。……船隻，橋樑須一律焚毀。……任何對敵軍宣誓服從者處以死刑。即使在強迫勢力之下，亦不得自具甘結。』

這些條文顯然是對一部分普魯士官吏而發的，他們在耶拿戰爭以後曾宣誓效忠於拿破崙第一，並忠心服務猶如他們之於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一樣。

一般國民也被敵軍禁止在佔領的城池中担任警察職務。在耶拿戰後的柏林人，不但爲法蘭西主人担任過警察職務，並且還加入法國軍隊在三色旗之下作戰呢？

『凡在敵軍佔據之城鎮，當自視爲深痛大恥。在此城鎮之中不得舉行演戲，跳舞及其他愉樂之集會。婚姻儀式非得被佔領區以外機關之特別允許，不得舉行。』從以上所行的這些條文看起來，可見國王當時對於他的主張如何地絕望。從這些條文字句之中，我們可以找出沙恩好斯特和蓋斯腦的指導手腕，以及斯泰因和布魯協的澈底精神來。這些在德意志碧綠的田原中訓練出來的無數民團隊伍，並沒有一個有名的戰場可供史家追述，他們的領袖是些半俸的退伍軍官，普通都是村中的長老之類。他們的豐功偉績並沒有留下正式的紀載，他們的事迹祇能在一般老輩的口中展轉傳述到後來。這些民團們沒有華美的制服，也沒有金黃色的帽章。在敵人看來，他們不過是一些盜賊，在普國正式軍隊的眼中看來，他們不過是一些笑話的材料。當時祇有少數軍官像沙恩好斯特一類的人，對於軍事才有較廣大的觀念。其餘的軍人對於這些民團向來是一點也看不起的。

這些小小的普魯士愛國志士所集合成的義勇民團，給了拿破崙軍隊許多不斷的困難。這些民團並沒有打過正式的大仗，但是在他們的無數小接觸之下就組織成了利比瑟和滑鐵盧兩次的勝利。

## 二八 盧增(Lützen)之戰

德意志國民的解放的第一次戰爭發生於一八一三年五月二日，這一天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和俄皇亞歷山大第一聯合乘勝進入德累司登，受了許多白衣仙女的招待，聽了許多毫無意味的歡迎辭

，以及許多祝賀的論文。他們兩個都希望撒克遜國王可以和他們合作並出兵幫助他們。但是這位王朝還沒有忘記了耶拿戰爭的教訓，所以他躲避到普拉格去，託庇於奧國的保護之下，等候兩方面勝敗的消息，然後再和勝利者一方面開談判。

普魯士的軍隊就像這樣往利比瑟進發，走到離盧增這個小村子不遠的地方，這地方就是一六三二年瑞典國王哥多瓦（Gustavus）爲爭宗教自由而殉難的地方。和普魯士人一道來的是俄羅斯人，號稱十萬大兵，實際不過三萬五千人左右。普魯士的兵力也祇有此數，所以在這德意志中部的地方，這兩個同盟國家，在耶拿戰爭後七年，僅僅能集合七萬的兵力來抵抗敵人的侵略，爲國作戰。這個人人都記得的不名譽的戰場耶拿就在這地方的西南不過九十里，奧爾斯塔得距離得更近些。拿破崙在最近不多時以前剛走過這個戰場。從巴黎動身經過愛爾福特和威瑪，——他還沒有忘了提醒自己以及他的部下說一個法國人可以敵過兩個普魯士人。在一八零六年，普魯士的軍隊雖然人數遠過於法軍，但是還是全軍覆沒。在一八一三年，拿破崙開始作戰的時候差不多有十二萬兵力，去對抗亞歷山大和腓特烈克威廉兩人聯合的七萬人。

所以這時候在拿破崙方面有五萬人的便宜。不過別方面的條件也不可不注意。同盟方面騎兵和礮兵比較多一些；在中部德意志的平原上作戰，要比較地有利些。拿破崙的軍隊多數是些幼年人補充來的，他們的軍事訓練是素來缺乏的。但是他們的領袖們是一個身經百戰的名將。他們都知道怎樣使用他們的兵力到最大限度，怎樣得到他們的信任，怎樣使他們休息。其次，最要緊的是每一個人都知道怎樣去打仗。他們很有理由去自信，因爲他們的敵人也同樣的是些未經訓練的兵士，率領的將官又沒有一個是可以列於第一流將領之內的。

當他到了威瑪的時候，拿破崙對他的部下說：「我這一次不以皇帝的資格來指導這次戰爭，而是以補拿破崙將軍的資格來指揮的。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的經過給了他一些教訓，他現在要和士卒從新共起甘苦來，要挽救他的過失，至少在他的部下將領們看起來是如此。」

在五月一日的夜裏他宿在盧增，整夜裏在讀一六三二年新舊戰爭的戰紀，第二天早上優遊自得地去到戰場上巡視一下，他很少想到他的名譽和功業也可以和這個地方聯在一處；因為拿破崙將才自負是無地不宜的，就是在極困難的境地他也自負有辦法。

他現在是正向利比瑟進發，到了那裏他就可以和別一部分軍隊聯合，打敗了小同盟國的軍隊；隔斷了普魯士和奧地利，於是就可以再行長驅攻入柏林。這是一個很偉大的計劃，在他看起來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不知道在德意志已經湧起了一種新的精神，他也不知道這一支和他對抗的小軍隊竟敢來和他作戰。

法軍的大本營是預備設在利比瑟附近的林登腦（Lindenau），拿破崙自己則越過了距利比瑟西面約十八里的馬克蘭斯塔村（Mark-Ranstadt），在這裏他得到一種消息，迫他不得不向路的一旁撤退，他的軍隊仍然向前進，留下他在後面苦心思想。在利比瑟方面發出一陣火光，這是他所期望的，因為他以爲這樣便是把普軍前衛壓迫回去的證明。但是到了十點至十一點鐘之間，一陣礮聲傳到了前衛的耳鼓，落到他的右翼鄰近一個小村莊叫做格羅絲格勞森（Gross Gorschen），距離盧增東南約有九里之遙，離法軍司令部約有三十里的地方。

拿破崙立刻下令把全軍轉向發礮的地方前進。在這一塊大平原上進兵是很容易的，但是在這一條路上擠滿了礮車，行李車，軍需車，所以走起來很困難。

讀者應該注意，雖然這一片地方都是平原，但沿路有許多不規則的溝洫把路阻斷，對於步兵是很好隱蔽的地形，但是騎兵、礮兵走起來就很費事。這個村裏，有許多房屋和倉庫，在一八一三年時代都是避彈的地方。

在這一帶的村莊裏，戰事竟日不絕，一直到了下午六點半鐘。拿破崙這時候的心理已經到了最後掙扎的時代。如果普魯士在這一天打勝了，法軍就要被截成兩段，因為同盟軍所進攻的乃是一個正在移動中走成一條直綫的軍隊。這些村莊被攻下，又失去，又攻下。雙方都憤怒應戰，至死不退。有一次法軍似乎被普軍壓迫退出村莊了，——這是他第五次的退却，——拿破崙站在比較高一點的地方等候消息的報告。據當時目擊的一個人後來說，這時候拿破崙用眼瞥了他的參謀部人員一下，他的意思似乎是說——『你們以為我的好運已經過去了嗎？』

拿破崙這一次是用全副的精神來對付這個戰爭的。是他自己和他的全部軍隊唯一的主人。他的人格的魅力，在全戰場上都感覺得到。他的工作是很嚴重的，因為在他看起來，假如在一八一三年五月二日這一天他失掉了一個撒克遜的村莊，就等於失掉了整個的撒克遜，失掉了整個的奧地利，就等於潰敗和滅亡。拿破崙矗立於敵人砲火之中，注意彼我兩軍的弱點。最後他找到了一點，他把他的少年軍隊抽掉出一部分來，去幫助重新奪取開耶村（Kaya），他的軍隊剛從這個地方第五次被驅逐出境。同時他把作戰計劃根本變更了一下，他下令集中六十門大礮於一點。他對於每一尊礮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下令各就不同的部分來集中活動。

這六十門大礮現在都集中到同盟軍身上，拿破崙像穿梭一樣從這頭跑到那頭，鼓勵他的礮手們努力。這六十門大礮一個挨着一個開始活動，而他們的軍士也一寸一寸向敵軍佔據的地方爬過去。



當天色黑暗以後，差不多法國有一萬五千名死傷的人躺在戰場上，而俄國方面據說有二千人，普魯士有八千人。

這一天打仗的結果，雙方都沒有得到顯著的勝利。普軍仍然堅守陣地，法軍則將被截為兩段的危險逃過了。雙方都睡了覺，相信第二天早上的戰爭仍然要那樣兇殘頑強。但是在捲土重來以前，拿破崙就叫來一個波蘭的軍官下了一個命令：『趕快去克拉高（Krakau），報告說我已經打了勝仗了』。

這個科西嘉人懂得波蘭人和奧地利人受打勝仗消息的影響比一打外交手段都有效些。

但是拿破崙對於自己勝利的自信心却非常之少，他整夜裏把軍隊結成一個方陣以防敵人的暗襲。他沒得到一尊大礮；沒有奪取了一尺一寸的敵軍陣地。

從奧爾斯塔特和耶那戰爭以後，時代已經有了大變遷了。拿破崙現在所對敵的是德意志的人民而不僅是雇傭的軍隊。這些和他對面的敵人並不是被鞭撻驅迫而來的，他們來到戰場都帶着一個解放祖國自由的希望。

但是聯軍方面的將才是如此壞，縱使比德意志自由更好的理由也要被他們敗壞了。普王和俄皇是常常在路上，尤其是俄國人，很急的想得一個戰勝的光榮。聯軍名義上的總司令官叫做威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是一個平庸的俄國人，不配這樣高的位置的。聯軍方面真正的總司令誰也找不見，一會兒是這個人，一會兒是那個人，差不多就是人自爲戰。這一天晚上十點鐘，俄軍將領召集了一個會議，決定他們最好退兵，理由是可以節省軍需。年老的布魯協聽見了這些話就站起來叫道：『什麼？這些血難道都白流了不成？決不——我決不退。不，我今天晚上就要向法軍進攻，

讓那些主張退却的人們羞恥一下』。

這位老布魯協，年齡已經七十一歲了，他猛然走出屋去，跨上了戰馬，帶了十二隊普魯士的騎兵，一直向法軍的司令部衝去，到了離拿破崙駐紮地點只有二百碼的遠近。這一次的攻擊並沒有完全成功，因為被一條寬溝阻住了，但是給了法軍一些驚擾。德國人從來沒有用過這樣不休息的戰術，從此以後他們要開始小心防備了。

這一天晚上，普魯士的國王在格羅采區（Croitzsch 距戰場東南約二十里的地方）已經上床睡了，忽然被他的同盟亞歷山大喊起來，告他說趕快退到易北河的那岸。腓特烈克威廉很可以不聽俄皇的話，並且應該向他解說道：『啊，我知道這樣的結果。如果一度退却，將再不能踏易北河的土地了，——我們將要重退到維斯杜拉河，又過了些時，我就又到了梅買爾河。這就是重演了一次奧爾斯塔特退却的喜劇。』

如果是一個軍人，這一戰打得很榮耀的，所有的德國人到處宣揚這個可以自傲的事實，就是他們和法蘭西人居然能夠打了這一次對等的仗，在這次戰爭裏證明德國人的作戰能力是和法國人相等的。但是愛國的德意志人對於普軍的隨俄軍而退却都很不滿。大詩人哥德似乎把這個秘密說破了，他說拿破崙是絕偉大的一個人，德國人是不配攻擊他的。而且普魯士的命運似乎是早已決定不能復興的，無論他的國民如何奮鬥，總要被他們領袖的指導錯誤所誤。在法軍方面指揮是統一的，在聯軍方面則指揮毫不統一。在俄國皇帝的眼中看來，普魯士王的軍事地位直等於零，實際上俄皇他的軍事智識也不見得高明。普魯士的軍隊不能在布魯協或約克，蓋斯腦或沙恩好斯特的指揮之下獨立向前進，却一味跟着俄軍進退，像一個附庸國一樣。沒有人能夠饒恕這件事除了國王自己。他不

能在正月裏就首先向拿破崙宣戰，領袖着俄國人向前，反而把光陰延宕遺誤，一直等到哥薩克兵已經踏過了他的國境，他才被迫對法宣戰，不是作領袖，而是作跟人。在全部戰局中我們到處可以看見聯軍方面領袖的無能和罪過來——在第一次戰爭中就可以找出許多罪過，因為指揮權不是在一個人有能耐的人手裏，所以把聯軍方面的全體運動都弄得軟弱了。在盧增一戰裏，許多有名的將材都聚在普軍方面，但是軍事的最高決定者却是俄國人。

拿破崙看見德意志軍人怎樣奮勇作戰的時候，他覺得有點不大妙，但是他一想到聯軍方面是兩個國家來指揮的話，他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

## 二九 全國民戰中許多想不到的仗

『如果一種民族是富足，聰明，自由，和有一種道德上的責任心的，這樣的一個民族，與其把他們的所有讓敵人搶去，寧可以自行毀滅。』

蓋斯腦曾經這樣寫過，布魯協和其餘的德意志愛國志士曾經這樣說過，——而其餘全體的德意志國民也都大胆做過這樣解放的夢。但是全體德意志的統治者却不這樣想，特別是這些從給拿破崙做傀儡得到一些利益的人。

因為這時候德意志的人民曾經自動做過許多他們的王侯們所絕不能做的事，因此許多民治的精神可以在這時代看得出來。

漢堡自由市是早經拿破崙搶來合併於他的帝國之內的，但是它的市民一聽到哥尼斯堡和伯累司

勞的德國人都武裝起而爲國作戰的時候，他們也變成叛徒，而且也與普魯士聯合一致。在二月四號，距離普國對法宣戰又前一個月，這個易北河口的共和市民就自動起而反對法國的駐軍。

碼頭工人和手藝者們和一些有錢的市民聯合起來向碰到的法國人施行攻擊之後，他們的共和市旗又一時高掛起來，法國的司令部靠自己的駐防軍保護抵禦，同時用戰地軍法會議來向這些自由民報復，但是到了三月十二這一天，他們終久被驅出城外，爲德國自由軍的前鋒騰讓出房屋來。

到了三月十六日，那冒險的特挺幫（Tettenborn）義勇軍已經到了漢堡的城下。這個軍隊裏面包含着哥薩克人，他們在普魯士國王尚未決定幫法國人，或者幫自己的人民以前，他們已經從莫斯科一路長驅直入一直到了德意志的海濱，這些哥薩克軍的領袖確實都是熱心救國的德意志人，但是我們也不必奇怪，當時普國政府對於專制的俄皇竟在德國境內贊助自由主義運動的事是非常懷疑的。

當特挺幫軍在他們粗獷的騎兵領導之下走進了漢堡城之後，只過了兩天，消息就傳到了距這裏一千二百里遠的伯累司勞地方，這地方的市民聽見這個消息之後喜歡得瘋狂了。

這些從頓河（Don. R.）流域草地來的扁鼻牧童們在漢堡的少女們面前出現，如同許多知情懂意的俊秀少年一樣。他們的馬脖子上圍繞着鮮花；空氣裏充滿了歌唱和歡笑；來客們被漢堡市民們儘力招待——好像在德國別的地方就沒有這樣好吃食的一樣。總而言之，當時漢堡市民的歡迎特挺幫軍，也不亞如一八七一年柏林市民之歡迎威唐第一從法國打勝仗回來的一樣。

在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中其他兩個重要都市的熱烈情形也不亞於漢堡。

在盧卑克（Lübeck）當三月二十一日，一個德國人帶領了三百哥薩克兵進了這個波羅的海沿

岸的大城以後，把漢堡的情形又重演了一回，他們把拿破崙所製造的萊因同盟的最北界的都市解放了。伯萊門 (Bremen) 同樣的也從事自由解放的運動。一隻英國帆船載來了一些人，他們和當地的農夫水手聯合起來。拿着鋤頭槳舵，去攻擊法國的海關和衛兵。但是在伯萊門有一個名叫文達姆 (Vandamme) 的法國守將，這個人的名字我們在以後苦姆 (Kulm) 一次戰爭中還要提到。他爲防止羣衆暴動起見，頒布了一個嚴酷的戒嚴令，其殘酷程度如同從前荷蘭獨立戰爭時代，西班牙總督阿爾瓦 (Alva) 的對付荷蘭人一樣。因此伯萊門的市旗沒有能夠早掛起來，一直等到了這一年十月十二日。

另外還有第四個在歷史上也著名的自由市，這就是呂尼堡 (Lüneburg) 離漢堡東南不到六十里，離易北河不過三十多里。

在呂尼堡，他們的老百姓只最初看見了一個哥薩克兵以後，就自動拿起武器來和法軍反抗。他們的武器，實在只有些鋤頭鎌耜之類，但是拿了這些東西居然成功把法國偵探、警察、收稅官吏以及其他一切敵國統治的代表都驅逐了出去。在三月二十六這一天，有一隊法國憲兵打算拿武力來壓迫這個都市屈服，但是被驅逐回去了。最後，到了四月一日，法國人用了二千三百名大兵，內中有許多是薩克遜人，才在這個市中得了一切根據地。自然，這些平常的老百姓萬不能和武裝齊全的正式軍隊抵抗，但是他們儘力能做到多少算多少，結果有許多人只要手中執有武器就被殺了，有許多人被送到軍法審判處去待決。

但是援兵很快的就來了，有些是盧曹軍團的殘部，有些是從鄰近的斯特庭市來的一隊波米爾蘭人 (Pomeranian)，和一隊俄國人。他們有二千個哥薩克人被一個德國軍官帶領着。他們的猛進

救了五十個將要執行死刑的市民的命，在最後一百五十里中這些普魯士步兵只用了二十四小時就趕到了，速率和哥薩克的馬隊一樣的快速。

他們不管剛才長途急行的疲倦，在四月二日的天一亮以後，他們就衝進了呂尼堡的城內，在城門和街市上到處混戰起來，這些愛國志士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這些法國兵被驅逐出去，但是又碰到了哥薩克兵的矛頭。他們努力企圖再奪回這個城，但是失敗了，呂尼堡就得了自由。

法國人被俘虜而囚禁者，有他們的主將，和一百個軍官，二千二百名小兵，和三幅大旗。

在軍事史上這是一件很可以注意的事，他們只用一小隊兵力就奪取了一座強力抵抗的有牆垣的城。這些進攻的軍隊是和主力軍已經隔遠了的，而且行動也有些像別動隊的樣子。

但是在這個勇敢的日子裏，最出色的却是一個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蔣 (Joan)，和法蘭西的救國女傑蔣達克 (Joan d' Arc) 恰好同名。

這個二十歲的美麗姑娘，眼睛是蔚藍，頭髮是金黃，具着柔和的婦人風格，平常很懂得禮貌的。——像這樣一位溫柔的德意志女姓，當她一見波米爾蘭人和法國兵衝突的時候，竟發生出戰爭的勇氣來。他猛然跳入鎗林彈雨之中，她的帷裙裏充滿了從地下拾起軍械車中掉下的子彈火藥。她把裙子角嚙在口中，急急忙忙在人羣中走來走去，看見那一個戰士缺少彈藥就趕快遞了過去。她的火藥和射擊決定了呂尼堡這一天的命運；從波羅的海的砂岸，到德意志瑞士的山峯，這個奇蹟立刻就傳遍了，煽動起每一個德意志國民的希望——這位呂尼堡的女郎就是德國人理想中的女傑蔣達克的再現。

這位德國姑娘雖然僥倖躲開了槍彈的傷害，但是終久受了軍法的審判，當法軍重新佔領了這塊地位以後。

她的英勇事蹟被詩人編成詩曲歌唱着。她死於一八四二年，她嫁給了一位柏林的體面市民，也是在解放戰爭中立過功的。直到現在，有少數的人走過柏林的興德生街（Hindersin），還知道這就是紀念那位呂尼堡的少女，美貌的蔣的結婚名字。

我們還可以找出幾件德意志人民在他們祖國危險的時候所表現的愛國行動。

毛肯（Meckern）是離馬格德堡東面約三十多里臨着往柏林去的大路的一個地方。在四月五日這一天，比呂尼堡的事件只後三天，有二萬名法國兵被一萬普魯士人打得粉碎。

這時候在普魯士還沒有鋪過石子的馬路；全國都是沙土的路，所以行軍非常之慢，特別是礮兵。當普俄聯軍在三月二十九日從普特丹出發往易北河流域的笛騷（Dessau）去，雖然只有一百八十里路，居然走了六天才到。

法國軍想把柏林完全奪取過來，因此就以馬格德堡作爲他們進窺柏林的軍事根據地，這個城是那位可憐的路易絲皇后曾經在提路斯特向拿破崙百般哀求才得要回來的。但是法軍的企圖失敗了，他們始終沒有能越過毛肯一步，雖然在他們前面只有一部分兵力較小的普軍在那裏防禦。一八零六年的時候，拿破崙曾在這條大路上追擊過從耶拿潰退的普魯士的官軍，當時馬格德堡不費一彈便投降了，國王從這裏遠逃到他處。

現在，在一八一三年，還是這同一的拿破崙，但是那一八零六年的普魯士官軍已經不僅是官而和人民打成一片了。

毛肯是這一次戰爭中兩軍最初發生嚴重衝突的地方，猶如盧增是第一次大戰的地方一樣。在聯軍方面，這是一次軍士自動的戰爭，他們違抗長官的命令，他們本來是從柏林出發來做後備的。像盧增之戰一樣，這次的勝利一部分須視雙方誰能奪取有幾個村莊而定，——有一帶不毛的砂地，就到今日仍然還是很少能墾種的，成爲戰爭的中心。像在盧增一樣，法軍有許多佔優勢的地方，特別是他們有老於戰陣的軍官們做指導。我們從前曾經看過，雖是拿破崙在盧增也僅僅不過得了一次無關重要的勝仗：現在在毛肯沒有拿破崙，雖然法國兵是一倍於敵軍，但是結果竟被趕回這個地方以外去。普魯士軍的打勝仗，完全是由於他們的手拉着手用刺刀去衝鋒肉搏的結果，——他們在這次戰爭中所表現的個人的勇氣鎮靜，和耐久力，超過於任何軍隊。據目擊這次戰事者的觀察，一致都憐憫普軍的犧牲精神，因爲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在法軍面前犧牲，才把恥辱雪洗了。據說是在這一次戰事中，每一個普魯士人只要看見法國兵，就決不退回的。

每一個隊伍中的戰士，一見了法國人，就想起了拿破崙所做過的罪惡，和他們祖國在過去六年中所受的壓迫，而引起憤怒來。

現在看起來，德意志人民的自由之夢快要實現了——比最能夢想的人所敢想的還快些。這次戰爭不過才宣佈三個禮拜，啊呀！你看整個的北德意志已經都武裝起來，而法國人已經被驅逐於易北憐河以外了。漢堡，盧卑克，呂尼堡以及毛肯等地的解放運動，一個跟着一個很快地出來，把愛國緒刺激得十分緊張起來；所有這些勝利都是人民自己幹的，和國王、政府，都不相干。

在漢堡和馬格德堡各地的人民戰爭到處都是勝利，然而不幸都受了鄰近的俄國司令的牽掣而不能盡如人意。普王曾推俄國人爲聯軍的總司令，因此把些有名的將軍如布魯協和蓋斯腦之類，都不



得不受俄國的無能將領的指揮。

但是布魯協，在名義上雖然不過是大俄羅斯聯軍中的一個不重要的部分，他却用了許多機智去脫離俄國的支配。他於三月十六日，在正式宣戰以前，就潛離了伯累司勞去追蹤附近的法國軍隊，渴想打一個大仗。他進兵到了撒克遜，在這裏他發現了一個逃跑的國王，他的金銀珠寶這才是第一次受到危險，他又離開了德累司登去和法國人碰頭。德累司登是易北河岸的另外一個美麗的都市，它常常向漢堡輸送貴重的物品，例如瓷器和絲織品之類。但是僥倖漢堡的市議會並沒有把德累司登王朝的態度當作了愛國領袖的模範。

德累司登有許多美麗的宮殿、博物館、甬道、花園，使外來的遊人欣羨。但是在所有德累司登的古董之中，沒有再比那有名的古橋能夠在民衆心中發生深刻的印象的。這德累司登的橋是歐洲三大名橋之一，——其餘的兩個在布拉格 (Prague) 和雷金斯堡 (Regensburg)。法國人本打算從德累司登撤退，因為他們的兵力不夠守禦此地。但是他們打算在撤退的時候把這座橋破壞了。我們很可以因此聯想到後來布魯協因爲下令將巴黎的一座橋焚毀致被罵爲野蠻的事。

三月九日，法國的司令官開始他的破壞的工作，他派了一部分工人去掘挖橋基。這些工人被一隊愛國的工徒們驅逐回來，他們保護橋基不讓拆毀。第二天早晨法國司令官重新開始他們的破壞工作，又重新遇到了許多市民羣衆的阻撓，他們也並不動武，只是用好話向驅逐他們的衛兵商量。人越聚越多，聲音也漸漸喧鬧起來，等到法國官吏去測量距離準備點火藥的時候，這些人民忍不住了，他們擁上前去把測量的繩索扔到易北河中，如果不是警察竭力維持秩序的話，恐怕連幾個法國官也要送到水裏。於是來了一隊撒克遜的裝甲騎兵，他們很勇敢地跑到了出事的地點，把他們的百姓

打開，清理了橋面。忽然一個石匠從人羣中逃了出來高聲喊道：『停了！』，跟着向這些兵士們演說了一遍，所說的話都是他們的撒克遜國王殿下所決不說的。這位石匠他說：

『朋友，咱們大家都是弟兄，都是德意志人；咱們不要自己分開。我有一個好主意，讓咱們聯合起來給法國人一個大打擊。』

跟着就是一陣重大的歡呼，那些裝甲騎兵們也在裏面敲着退却的鼓，他們寧可以回到營盤去受鞭撻，而不肯因為幫着法國人毀壞了美麗的橋而招民衆的厭惡。

拿破崙的駐防軍趕快把門自己關起來，希望風潮不久就可以平下去；但是他們所等候的是一個很不舒服的時間。這些工人、藝徒、商人、以及其他的愛國份子，他們很高興能夠轉變了裝甲騎兵的態度，大隊地湧到有名的布爾宮(Briht Palace)門口，這裏就是法國將領駐的地方。他們驅開了哨兵，搗毀了他的窗戶，並把撒克遜外交大臣的住宅窗戶也搗毀了，因為他是勸撒克遜和法國聯盟的負責任者。法國將領並沒有着急，他還在那裏微笑地思想所謂德意志人的暴動也者不過是這樣一件溫和的事體。如果在巴黎，這地方至少有一打的屍首要掛到電線竿上，而河水裏也充滿了那些討厭官吏的屍體了。德意志人民在當反叛的時候是很可憐的，因為他們平常太柔順太忠厚了。如果他們能夠更強悍些，那些從莫斯科敗回來的法國人，也決不會有再過易北河的機會了。

在德累司登這一天晚上，這些爲橋奮鬥的市民們都回家去睡覺，以爲他們的大功已經告成了。但是拿破崙的祕密偵探却不肯睡覺。一個一個把那些愛國分子搜捕起來，他們在白晝裏很有魄力而到了夜晚就很忠實服從的。他們被編成一排送到郊外重兵防衛的哥尼斯坦(Königstein)監獄，這地方是易北河上一座美麗的石塔，裏面充滿了石穴，凡是和撒克遜王室政見不合的人都被送到裏

面。

同時，法國又派了援兵，那位達武大將軍帶了一萬名法軍來到德累司登，現在一共有一萬四千名法兵來鎮壓像撒克遜城中這樣溫和的烏合之眾。那美麗的布爾路(Buhl Terrace)本來是游人賞玩風景的最好地方，現在却擺滿了大礮，礮口對着德累司登的民衆。騎兵黑夜白天在街上梭巡，他們奉了命令，只要看見街上有三個人同走的就可以逮捕和斬首。

三月十九這一天，那美麗的古橋終於炸毀——這橋和撒克遜人親近已經有五百年——並且法國人連文字上的理由說明也沒有。

在一禮拜內，老布魯協就到了德累司登，法國駐軍在他未到以前就連夜撤走，後面跟着暴徒的嘲笑。

到處的人們都愛戴布魯協，把他當成父親一樣。他們愛他的不通的文法，愛他的粗鹵的鄉談，裏面充滿了俗字俗語，他們誠心誠意歡迎他。就因爲這位老將軍一生坦白對人，不會裝官腔，打官話。他對於那些表示社會地位的寶星綬帶之類並不注意，他却願意拿着烟管陪鄉鎮的人民來談話，因爲從這裏他可以發揮他的談話，並且得到許多從上流社會得不到的消息。但是所有的撒克遜老百姓能夠替布魯協做些什麼呢？當撒克遜國王還在拒絕和普魯士聯合的時候。他們供養從伯累司勞和柏林來的人，他們替他們唱歌，請他們喝酒，但是因爲他們在被動服從的學校裏訓練得這麼久，所以他們祇能夠說：『我們願意和你們一同去打拿破崙，如果你們能說動我們親愛的國王起來領導我們。』

撒克遜軍隊中最勇敢的將領要算提爾曼將軍(Thielmann)，他鎮守著易北河畔的屠古礮台(

Tortau), 手下有差不多一萬名德意志守軍。屠古在現在是一個美麗的小村莊，有一個在全歐最饒興趣的堡壘，現在有普魯士的步兵營房在此。路德在這裏祈禱過，他的妻子埋葬在這裏，有一個大教堂建在這裏以紀念這位偉大的宗教改革家，還有一件事情可以使新教的德國人念念不忘的：就是在在一七六〇年腓特烈克大王在這裏打過一次大仗，他把正教的奧地利軍隊打得全軍覆沒。就在這一次戰爭的末了，小蓋斯腦就降生於這裏的希爾達村 (Schida)，他的父親是一個隱遁的奧地利藝術家。

屠古位於德累司登之下，而馬格德堡之上，任何軍隊要從柏林往利比瑟開的時候，這裏是一個關口，而對於從耶拿向柏林去的侵略者，這裏也是一個要緊的地方。普俄兩國王室乘勝於四月二十四日進入德累司登，而且宣言說撒克遜王就要和他們聯合，這些在提爾曼那裏工作的愛國者白忙了一會。他是一個德國人，說的也是德國話，而且他向他的國王要求不要將屠古讓給法國人。但是他不肯做一個叛逆，他在未得國王命令以前不肯和聯軍聯合。這個命令始終未到。他的國王不肯相信普魯士，或者可以說是不信任普魯士的王室。他相信拿破崙必然要得一個大勝仗，他就可以乘機分到一些普魯士的領土。因此他命令提爾曼為法國堅守屠古。提爾曼遵令在五月十一日這樣做了，而且立刻把他的職務委之於撒克遜軍隊——這是一個可喜的證據，證明在一八一三年的時候有些偉大的德意志將領愛他們的國家比他們的軍服還甚些。

盧增之戰（五月二日）發生，德意志人很希望屠古可以加入到聯軍這一方面來；如果這次戰爭的結果是拿破崙的退却，無疑地人民立刻就要強迫撒克遜的國王來和解放派聯合，奧地利皇帝也要受同樣的督促。

但是盧增的消息對於那些柔馴的朝臣們並不是一件好消息，對於那些簡單的老百姓們也是如此。到了五月十一日，從奧皇和其他遲疑不決的王室們看來，這件事的結果已經完了，就是拿破崙在他們的眼前把亞歷山大和腓特烈克威廉的軍隊趕了回去，於是他控制了易北河流域的馬格德堡，屠古，威丁堡，哈威爾河（Havel）流域附近柏林的斯潘道，俄得河流域的斯特庭和庫資倫。奧皇佛蘭茲在五月十二派了一個專使到拿破崙那裏去，這就是屠古投降的第二天，祝賀他在增盧的勝利；但是同時他也很狡猾，又派人到聯軍營裏，答應在五月底就可以和聯軍合作。

這是當時一般最普通的情形——兩方面都討好，那一面也不得罪——如果太老實了，這就是自找苦吃。信仰舊教的奧國皇帝對於新教徒的普國王室本來就不信任，就含有忌妬的意思，所以他更不肯冒險來幫別人的忙。

但是拿破崙對於這個多腦河畔的帝國防備得却很緊，因為像這樣有力的維也納政府，如果在覺得本身沒有多大危險的時候，突然來給他一個打擊，也是可能的。因此在這種外交詭計時代所製造的迷陣之下，就是向來不好胡想的人也期待着奧國的加入愛國派方面，拿出實力來和拿破崙在戰場相見。

普魯士新軍隊的組織者沙恩好斯特將軍，在盧增受了傷。但是他覺得他的傷不要緊，所以他仍然動身往維也納去和奧國政府作極關重要的談判——他和奧政府討論軍事的地位，鼓勵奧皇對法宣戰的勇氣。但是奧國宰相梅特涅（Meternich），他是他主人的回聲，他看沙恩好斯特是一個無政府黨，一個太平民化的人，是一個危險的煽動家，不打算讓他來到維也納。哈普斯堡一家的人怕平民暴動比霍亨索倫家還怕得利害些，當時的人一聽見共和主義者幾個字比現在的人怕共產主義也差

不多。因此可憐的沙恩好斯特只好留滯到布拉格，用假名住在旅館裏，消磨他的日月，一直消磨到他的傷勢變得重了。最後，到了一八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異鄉，在德意志解放戰爭最黑暗的時代，這位偉大的愛國軍人闖了他的疲倦的眼而死去。

當沙恩好特斯逝世以後，他的親愛的朋友布魯協忍不住滾出眼淚來；他宣言說失去一個沙恩好斯特比失去一次勝仗還損失得多。斯泰因和蓋斯腦，以及其他全體的愛國志士，都認識他在軍事上工作的價值，因為他是惟一的能夠對於國王發生些影響的大將，他曾用全力去促進軍隊根本改革的工作。

他生於漢諾威，死於波希米亞——生死都在異鄉。他的一生是在沉默之中工作的——他為一個理想而生；他常常為他所伺候的胆小的國王而屈服；他忍受那些忌妒他勢力的朝臣的嘲弄，他們之所以看不起他就因為他的祖先並沒有很高的官爵。他的遺骨永遠埋葬在柏林的墓地，在盧赫（Rauch）給他建了一個紀念碑。但是德意志國民對於這位偉大的天才還應該更有所酬報，因為他曾在不聲不響之中造成了德意志的勝利，也就是造成了德意志的統一，獨立，和自由。

### 三〇 拿破崙得了一個勝仗，但是失了鎮靜。

在拿破崙的時代，一個高貴的德國王侯的都城中的紳士們真是不好做。譬如說德累司登吧，他們的紳士就得有特別的忙碌，頭一天把他們的會客廳裝飾好了接待這一個國家的朋友，到了第二天就許得轉過頭來接待那個國家的敵人。

實在的，他們用同樣戲劇的姿勢候法國人和聯軍；但是也有點小分別，就是把歡迎標語的文字稍微修改一下。在盧增之戰以前，德累司登的人掛起歡迎布魯協，亞歷山大，和腓特烈克威廉的旗子；現在，到了五月八日，他們趕快把貼好的德文標語撕下來，而急急忙忙爲法國人預備適體的恭維文章。拿破崙就在這一天進兵德累司登。

他在一八一二年的初夏曾到過這裏，在同一年的初冬他又從這裏經過，蜷縮在皮外套裏面，飛也似舍棄了他的凍僵了的軍隊，逃回巴黎去。現在他又來到這裏，用着不高興的神色來瞧那些路旁屏息伺候、鞠躬如也的紳士們，這些紳士們希望他相信他們的躬在這一天以前不曾鞠得這樣圓過，那就是普魯士王室在那幾天。

拿破崙粗暴地問道：『你們是些什麼人？』

『我們是德累司登的地方紳士。』這是答詞。

他們來到這裏爲的是來致頌詞的，但是這位科西嘉人是一個實際主義者，他立刻打斷了他們的諛辭，問他們道：『你們預備了麵包嗎？』

這些紳士們眼對眼地互相瞅着，不覺進退兩難起來，因爲他們確實忽略了這個問題。於是拿破崙用他習慣的語調開口把他們罵了一頓。

『你們趕快給我預備麵包，肉食，和酒。你們應該和被征服的民族一樣看待。我很知道你們做過些什麼把戲。我知道你們會供養每一個普魯士的義勇軍，讓他們好來打我。我知道你們恨法國人。我知道你們曾放布過許多文字來毀謗我。我知道你們怎樣歡迎亞歷山大皇帝和普魯士國王。現在我看見的在你們屋裏懸掛的花圈，就是從前給我的敵人預備過的』。

拿破崙越說越生氣，那些紳士們的脊背也越鞠越圓起來。這一場演說告終以後，那些紳士們便被免了職，但是答應他如果這一次能好好招待法軍，等得勝回來的時候還可以復他們的職。

於是這位征服者派人去見躲到奧地利的撒克遜王，告他說如果他立刻回來，他就得失去全部的國土——自然這個小國王只好服從咧。這時候好像一切事都有利於法國，因為那位德意志王爺已經把他的子民出賣給拿破崙了。

但是拿破崙是一個感覺靈敏的軍人。他已經覺得有一個新興的勢力到處和他作對。他的使者到處為冒險的愛國黨人所阻撓；他的給養運輸很感困難，因為那些德國民團只要一碰見法國人就要給他們一下驚嚇；拿破崙對於正式軍隊一點也不害怕，但是他倒怕一羣手拿着鋤鋤鏟斧的發怒了的老百姓。

那位素樸的斯泰因的影子有時正走過他的眼前，彷彿像一個手拿武裝的人民的鬼影一樣。拿破崙在提路斯特以後就把這個人趕出普魯士的政府去，如果現在能捉到他，一定不用審判就立刻將他絞死。斯泰因的偉大在於能得到每一個德意志人的信任，也就是拿破崙所以特別注意他的緣故。在盧增之戰以後，五月三日，拿破崙發表一個布告說：『那些火燒莫斯科的韃子們現在又到了德意志了，所有德、法、意三處的盜賊逃犯們都跟着他們來了。他們來宣傳革命，破壞法律，鼓動內戰，實行暗殺。斯泰因和他的同黨，罪惡的使者們，打算在維斯杜拉河到萊茵河之間煽動起一個道德上的大火，在野蠻人的旗幟之下，他們想使土地在我們面前陸沉下去』。

四天之後他又寫道：『那個不名譽的斯泰因是為全體尊高的人民所反對的；他是打算煽動起流氓來反對有錢的人的』。



所以這些謠話在法國境內都是很相信的，好像半世紀以後，他的姪兒拿破崙第三在未丟掉王位以前所散布的謠言一樣。

但是同時那聯軍方面已經重振勇氣，他們從盧增退却以後決定另選了一個新根據地，他們選了一個叫做鮑增（Bautzen）的美麗地點，距離德累司登東方約九十里，離斯坡累河（Spreew）的發源地不遠（這裏祇能走小划子，不能航行）。這是一個風景很好的村落地，土地也很肥沃，他們居民的血統也很有趣，直到於今，這地方的農民還滿口說的是文德（Wendts）話，這一種人在日耳曼人還未見諸歷史以前，就定居在此地了。

拿破崙帶着十五萬人到了鮑增。聯軍方面以九萬人對抗。法國人打了一個勝仗，宣言還要打第二個勝仗；但是他們得這次勝仗却吃力得很，他們也沒有奪得一尊礮，一桿旗幟，以及一個俘虜。他們損傷了二萬到二萬四千人，敵人方面不過一萬二千人，事實上他就要明白，這樣的勝仗只管打下去，他就不免要被毀完了。在聯軍方面，仍然和盧增之戰一樣，吃虧在指揮的不統一。他們的軍隊憑據在斯坡累河的右岸，他們的步兵佔據的地點頗好，但是却無法使他們的優越的兵騎發揮效力。

他們很規則地從戰場上退却，好像平常演習作戰時一樣，讓拿破崙去計算他這一天的成績，同時看着那斯坡累河的血紅的水流向柏林和漢堡而去。等到他得到事實的真相報告以後，他才頓足大怒起來——因為法軍方面死傷了這麼多，但是一點勝利品也沒有得到，甚至於連一個盧曹軍團的義勇軍也沒有俘虜來，這樣使他無法在文告上向巴黎人去誇功。在德意志人一方面，則從戰場退却之後，還帶着三千名法國俘虜，和十二門大礮。

有一個時候，真的，就是拿破崙也很高興地看着那普魯士人和俄羅斯人彼此互相埋怨，互相衝突，幾乎忘記了原來聯合的目的。他們雙方的司令部對於這一天的退却都用憤怒的言語互相攻擊着。

俄國的衛隊在俄皇指揮之下雖然有心要置身事外，但是他們的將領却很鹵莽地指責普魯士軍隊在這一戰事中的失敗責任。普軍也不肯受俄國人的責備，因此何恩（Horn）上校立刻就和他的隊伍擺出來，指着在高處部署的五十門大礮，要和俄國人挑戰。兩方面都願意帶着他的人去單獨對付法軍。

兩方面正預備着都這樣去做，幸虧最高司令部出來調停了一下，才把這場「名譽」的事件停止。聯軍的退却是向東面走的，爲的是政治的和俄羅斯的理由。聯軍打算和奧國的邊疆接近，俄國人最怕的是被拿破崙截斷他回波蘭去的道路，因此從五月二十一日起他們向伯累司勞方面撤退，一路上彼此爭鬧，直到了六月四日，才和法軍訂了一個臨時休戰條約，這個條約到八月十日爲止，還展限了六天。

在這十個星期內充滿的是外交上的陰謀詭計——有真話也有謊話。俄普兩國的王室都把眼睛注意在奧地利身上，奧地利却把臉背過去，直等到他的條件被聯軍接受以後。奧國皇帝佛蘭茲很明白地表示他不能爲德意志的自由而戰，反之，在他看起來，自由就是一個最危險的東西。他願意絕對不要涉及這些東西，如同民衆運動啦，國民憲法啦，全民武裝啦等等，他表示王室應該用任何方法去脫離平常人民的擁護。換言之，奧國皇帝表示如要他的軍隊出而援助，必須普魯士王放棄以前和民衆接近的態度，這就是人民所以武裝起來擁護的德意志的自由和統一。奧國人最怕的是德意志的

統一，因為這樣就使普魯士過於強大；他願意德意志長此分裂為許多小邦，這樣才可使他的地位重要。

蓋斯腦說得很對，他有一次寫道（一八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我所最害怕的事就是那些當頭腦的人的軟弱態度。』他沒有說明他所指的人是亞歷山大呢？腓特烈克威廉呢？還是那俄國的總司令呢？

但是俄國軍事當局的軟弱無能，並不止蓋斯腦一個人如此批評，就是老布魯協也在六月一日給國王去了一封很強硬的信，他勸他的主人決心和俄軍脫離關係，獨立去戰爭。他寫道：『我能預料見我們聯軍在一遇到發現敵人的時候就要下令往後撤退：這樣情形必然把我們的人越弄越沒有勇氣。』

老布魯協並沒有被諮詢過關於停戰條約的問題。他希望的是時時不斷的戰爭，慢慢地把拿破崙引到離補充軍需遠的地方去。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從莫斯科來的武裝弟兄們，他無寧希望他們一齊都滾回老家去，留下普魯士人單獨去作戰。蓋斯腦把愛國志士一般普遍的感情在五月二十九日的一封信裏表現出來：『現在軍隊的指揮權完全在俄國人手裏。我們沒有一句話可講。我們連聽聽的機會都沒有。我們不過是些工具。我們眼睜睜看着我們的祖國被好朋友劫掠的比敵人所劫掠的還多。就是我們軍隊上千辛萬苦所徵集來的食物也被他們硬搶了去；我們所最憤怒的是我們的同盟連戰場上的傷兵也都要搶奪。』

自然，布魯協和蓋斯腦都還不知道那些外交上的秘密工作，如果他們曉得了，恐怕對於停戰條約更要憤怒些。但是他們已經害怕這個停戰條約也許就是另一個充滿恥辱的和平條約的開篇。

如果拿破崙腦筋還清醒的話，他也許就要那樣做了。但是也是普魯士的運氣，拿破崙這時候竟有點瘋狂了，自以為本人的意志是絕對無敵的，他反對那個比較溫和的和平，他鼓勵他的將領說聯軍內部已經自己不和，已經犯了重大的錯誤，他一定還能將他們擊得粉碎，如同以前他屢次做到的一樣。

當停戰條約簽字後他騎馬回德累司登休息的時候，要經過鮑增的戰場——他應該回想起在波魯丁諾的往事。他的歸路在某一處曾被七十輛子彈車塞斷，這都是被普魯士的游擊隊所劫奪而炸毀的。這種景象使他發怒，他不得不繞了別的道過去。他走過另一個地點的時候，他又為一個追蹤在馬後要咬馬蹄的小狗所激怒，他拔出手鎗來打算打死這個身後追逐的動物。僥倖這一枝鎗沒有裝彈，他越法憤怒起來，氣得把手鎗扔到後面。如果這枝手鎗是實彈的話，他也許把自己一個大將打傷了，因為他的瞄準是很不正確的。

六月十日他又一度回到德累司登，他的行營就紮在馬可里尼宮中（*Marcolini Palace*），這地方以美麗的花園出名，也是當時德累司登人一個著名的遊覽之地。這個宮後來改做了醫院；現在的游人到了那裏很少能發見些歷史的趣味，因為拿破崙所曾經住過的一間屋子現在已經拆毀了。在十九世紀末年，這裏還有一個曉舌的看門人，他能夠指出一間屋子是這位科西嘉人和梅特涅會談之所——這間屋子正望着那美麗的花園。

梅特涅到德累司登是六月二十五日，帶着佛蘭茲皇帝給他親愛的女婿的一封信——我們不要忘記拿破崙因為要和歐洲的一位皇帝結親起見，曾經把他的有名的舊妻離棄了。這位岳父大人給女婿的信寫的非常表示好意；但並非完全誠意的，因為六月二十七日，在離奧國邊境往伯累司勞的路上

不遠的雷辛拔赫（Reichenbach）地方，也締結了一個協約，在這個協約裏面，皇帝佛蘭茲薩實同意和英吉利，瑞典，普魯士，俄羅斯聯合，以攻擊他的親愛的女婿。

當雷辛拔赫協約簽字的前一天，梅特涅驅車到馬可里尼宮去，他看見拿破崙的脾氣忽然比平常變得壞了。他的偵探報告來的盡是惡消息——他的軍隊在西班牙不能抵抗威靈頓（Wellington）；普魯士的愛國黨人武裝起來到處和他搗亂。這位貴人把帽子挾在手中，把佩刀放在手邊，站在那裏，見了他沒有說一句客氣的話。突然地說道：『梅特涅先生，你到底來了。如果你們希望和平，爲什麼來得這樣遲？我們已經白費了一個月了，如果早一個月，或者我可以把俄普兩軍完全毀滅……你打算和我開戰嗎？我曾經三次把皇位還給佛蘭茲皇帝——我娶他的女兒真是一種傻事；但是他似乎一點沒有感覺我的恩意……我曾經把俄羅斯和普魯士打得大敗過——以後我可以照樣對付你們一下嗎？好了，就這樣吧。我們十月裏在維也納再會面。』

他就是這樣對梅特涅說了一大堆的侮辱話，又是誇大，又是暴怒，又是恫嚇——這些武器在過去他用來都很得力，但是現在已經不靈了。拿破崙打算用言語恐嚇梅特涅，實際上無異於恫嚇佛蘭茲皇帝，使他表示左右袒，至少也得維持中立。但是即使那歐洲最脆弱的王國，對於拿破崙的進逼態度也很厭倦了，所以梅特涅聽了那位科西嘉人的怒話以後，仍然保持很冷靜的態度，因爲他曉得他的主人已經和聯軍方面訂立協約了。

他用外交辭令回答拿破崙說歐羅巴願意的是和平，但是拿破崙用以下的話來打斷這位奧國大使的辭令，他說：『梅特涅，英國人給你們的賄賂究竟有多大，使你們轉過來對付我？』

那位奧國人怎樣回答這種侮辱的問題，却沒有公布過。

但是拿破崙接着就說法國不需要平和，因為她還希望更大的榮譽。

梅特涅抗議道：『但是，先生，法國實在應該需要平和。因為我往德累司登來的時候曾經過你的部隊的中心。你的兵卒都是些小孩子，如果這些人被打死了，你還能再招來許多更幼的人嗎？』

拿破崙聽了這種坦白的真實觀察之後，氣得臉都白了。他把帽子在手中搓來搓去和地板衝擊着，嘴唇裏送出憤怒的言語大叫道：『先生，你不是軍人；你沒有住過營盤，過過紀律的生活，你不懂得這。二十萬兵在我算不了是什麼大問題。人類的性命早已遭天罰了！』

梅特涅諷刺地說道：『讓我們把窗戶打開，全歐洲都可以聽見這話』。

拿破崙受了這種諷刺越變得暴怒了，他簡直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和做了些什麼。他把他的帽子扔在地板上，梅特涅也不過去替他拾起來。這種態度就是奧地利已經再不站在法國方面的積極證明。拿破崙毫無目的地亂罵了一陣，他罵他的妻，罵他的丈人，以及在那個利那間他所不喜歡的人，他罵梅特涅是維也納的老狐狸。

等到那奧國的政治家離開了會客室到了車旁以後，他就被一些性急的侍臣和將領們圍住，急於要曉得這次會見的結果。『你對於大皇帝所說的話可滿意嗎？』

梅特涅答道：『噢！是的，因為你們的主人已經把我所一向懷疑的問題都明明白白顯示給我了。我敢對你們發誓，他是一個瘋子』。

梅特涅曾經一度差不多說了真話，如果他能聽到這些話，對於法蘭西的前途或者好些。到了八月十六日，停戰條約已經期滿了，老布魯協將軍立刻跳上馬鞍，去準備更大的戰爭。

### 三二 布魯協大破法軍於喀茲拔赫 (Katzbach)

停戰條約經過六月，七月，到八月半爲止。在這幾個月裏，雙方各自調兵遣將，補充軍實，準備戰端的重啓。果然，到了八月十六號，戰事就正式重開，這時候雙方在戰地上的兵士，合計起來不下一百萬人。拿破崙方面有四十四萬人，內中步兵三十三萬，騎兵七萬二千，礮兵三萬三千。聯軍方面共四十九萬三千人，內中有騎兵七萬六千，礮兵三萬零五百，還有二萬二千別動的哥薩克兵。拿破崙方面有一千二百門礮。聯軍方面有一千三百三十八門。

聯軍方面的優點是人數和礮數的較多，這是從上面所引數字可以看得出來的，但是拿破崙方面也有優點，他的優點第一是他自己的將才，其次便是敵人方面的內部不統一，因此在作戰時頗有令出多門的危險。

普魯士在聯軍方面有一種意外的優點，他的兵力共十六萬四千人，內中有六萬人是由民團出身，他們的資斧都是由原籍地方供給的。正式軍隊和朝廷上的大臣們對於這些民團是很藐視的，但是布魯協和蓋斯腦很認識他們的價值。他們是初次和礮火接觸，但是一旦嚐到了這種滋味以後，就拚命向前，決不畏縮。

強大的俄羅斯出兵不過十五萬一千人，而大奧地利帝國則僅參加了十一萬五千人。誠然，俄羅斯和奧地利都不是爲自由的目的而戰，也不是爲國家生存而戰，所以無怪乎他們在戰場上派出的兵都比普魯士爲少；並且普魯士除了作戰的軍隊以外，還有五百萬人民作爲後盾，這更是他們所趕不

上的。但是普魯士一方面儘管有廣大的國民爲其後援，而在戰場上仍然時時受俄奧兩國的排擠牽掣，不加重視，這更是很奇怪的事。

一八一三年時代的普魯士王仍和一八零七年時代一樣，他甘心做兩大同盟的附屬國，他尊重兩國的一切意見，對於忠實的國民仍然要實行專制的統治。

瑞典也參加聯軍方面，他的國王是一個法國人，名叫伯拿杜特（Bernadotte），曾經派了兩萬四千人參加作戰。俄皇對於伯拿杜特特別恭維，他們的聯軍分爲三方面，他就請伯拿杜特担任一方面的司令。照拿破崙看起來，伯拿杜特的爲人是既胆小又平庸。但是腓特烈克威廉竟允許他担任指揮所謂「北軍」，內中包括有七萬八千名普魯士人。伯拿杜特這一支軍隊後來所建立的大功，都是當伯拿杜特自己不在場參加，或者反對他的指揮而得到的。伯拿杜特的戰略是小心避免任何的努力，他在地圖上到處找尋可以避免和拿破崙碰頭的地點向前緩緩進行。俄皇之所以特別恭維伯拿杜特，就因爲他表示瑞典對於芬蘭問題不再過問，這地方是俄國在一八零八年從瑞典人手中偷過去的。

伯拿杜特的軍隊的任務是在保護柏林和易北河下游一帶。另外有一支軍隊名叫西里西亞軍的，差不多有十萬以上的兵力，內中只有三萬八千二百名是普魯士人。普王本來打算派他的親信將領去統帶這一支軍隊，但是因爲各方面對於他這種舉措都覺不平，並且不止普國方面，所以最後普王放棄了他的主張，另派了一個七十歲的老將布魯協將軍作這一支軍隊的司令官。

這西里西亞軍中的普魯士人本來比其他國籍的人爲少，但是因爲老將布魯協的努力，這支軍隊竟很快的變成聯軍中最有力的軍隊——這種優越的成績引起了各方面的趣味，特別是拿破崙。

至於官方所號稱的主力軍隊，是由奧地利軍再加上些俄普兩國的人所組成的，人數共二十二



萬五千人，他的統帥是一個奧國大公名叫席維增伯 (Schwarzenberg)，這個人的盛名是由於在當時的外交家裏，他被推爲有軍事之才，而在軍人之中，他又被稱爲外交人才而得來的。

這次大戰的開始一幕是非常簡單。拿破崙很快地到了德累司登來進行他的征服計劃，他宣言在重定俄普兩國以前，在撒克遜一定要給他的敵人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爲德意志愛國義勇軍的積極活動，他感覺到他從德累司登到馬格德堡，愛爾福特，曼茲，以及其他各地的軍事運輸綫不能像一八零七年時代那樣安全了。他現在是陷人於敵人的重圍之中。席維增伯的奧國軍隊在波希米亞，布魯協的軍隊在西里西亞東部，伯拿杜特的軍隊在北方。他的軍力比敵方任何兩方面軍隊合起來的力量都佔優勢，但是三方面如果合起來就比他優勝。他的明顯的目的當然是要在敵軍三方面未能聯合以前將他們各個擊破——他要一個一個將他們單獨打敗了。

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拿破崙必須假定聯軍方面在戰略上有許多錯誤，而他自己卻沒有。

聯軍方面誠然有許多盲目的行動，但如果拿破崙自己沒有弄錯，他却也有幾個替他弄錯的將領們。

這樣就造成了布魯協在喀茲拔赫光榮的勝利。這誠然可算是一個光榮的勝仗——第一個爲德意志國家利益而打的大仗，他們的勝利是由於有兩個將領胆敢違抗他們的脾氣暴躁的老統帥的意思；這兩個將領之中，一個是俄羅斯人，另一個便是約克將軍。

拿破崙正在德累司登慶祝他的生日——在德意志境內的最後一次生日。他的生日本是八月十五，但是提前在十日就過了，因爲到了二十六日停戰條約就滿期了，他打算不要再多耗費時間就把他的敵人解決了。他的第一個對象是解決布魯協，但是那位狡猾如狐的老騎士懂得怎樣防備的方法，

使得拿破崙儘管在西里西亞一帶掙扎，直等到波希米亞的軍隊有時間從南面匍匐過來以威脅德累司登。

這是當時聯軍方面所定下的戰略——拿破崙如果攻擊一方面，這方面的軍隊必須設法避免戰爭，以便其他兩方面的軍隊可以趕到援助。

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這一天拿破崙已經走到鮑增與伯累司勞中途的一個小鎮名叫盧溫伯（Löwenberg）的地方。到了八月二十六日，他令他的衛隊，一團步兵，一團騎兵，向德累司登開拔——距此地約二百七十多里。這個計劃對於他有許多利益，因為可以安慰他的軍心，免得不能和布魯協作戰而失望。

但是他的軍隊落後了十萬零五百人，被一個蘇格蘭人馬丹諾率領着——就是在一八一二年冬季和約克一同作戰的人。拿破崙命令這位將軍斷後以阻止布魯協的軍隊，他自己帶兵去攻打奧地利人。這是一件容易說而不容易做的事。因為老布魯協一聽見法國軍隊逗留於喀茲拔赫河岸旁之時，他知道一切計劃都錯了，這時候雖然敵人的兵力仍然比他較優，他却立刻決定和他們打一仗。

但是馬丹諾却沒有預想到這種大膽的戰略，他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很從容地渡過喀茲拔赫河，他的目的是想趕到距這地方東方不遠的堯爾（Jauer），他的部下正在這地方和布魯協對抗，布魯協也正是打算渡過喀茲拔赫向西方進發。馬丹諾在一方面有五萬人，布魯協的前鋒在要渡河之時被他們趕了回去；因為他們的人數較少，他們還不曉得法軍的計劃。這一天是有霧有雨的天，天氣這樣冷，西北風吹得非常刺體。

馬丹諾對於布魯協的布置不能看得很清楚，他又被約克和那位俄將的行動引誘得增加勇氣，因

爲他們兩個人本來奉了布魯協的命令定要渡過奈斯河（Vézère），但是却沒有辦到。

但是在這裏布魯協就表現了他的卓越的將才——他在規定作戰計劃之後能夠又從新定出一個適合時機的戰略。看見馬丹諾用強力渡過河之後，他就把他的主力集中回來，讓法國人幻想以爲他們已經把普軍驅逐回去了，實際上他們是陷入於敵人的陣線之中。

喀茲拔赫和奈斯兩條小枝河這一天都漲滿了水，因爲過去雨已經下了許多日子了。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渡這兩條河是如何困難——大礮陷於水中，馬在泥沙中拔不出腳來，人在水中爬來爬去，所有這些景象布魯協都在事後描述出來。當時布魯協所帶的軍隊雖然服裝給養都不能像後來的德國軍隊那樣整齊，然而他們爲祖國打起仗來一樣地有精神。

老布魯協在河那岸眼睜睜地看着法國兵在洪濤巨浪之中慢慢掙扎，他只管忍耐着直等到馬丹諾的軍隊有好多人已經上了東岸，不止過了喀茲拔赫河，也過了奈斯河。於是他轉回頭來對他的久已忍耐不下的部下微笑說道：『現在，孩子們，我猜見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法國人過來了，衝上去！』他的武士們一聲歡呼衝上前去，他們的決勝是靠著刺刀和槍把，因爲火藥已經多半濕了。

蓋斯腦在夜半裏坐起來把這次得勝的消息向德意志境內各地分送；但是軍隊並沒有休息，他們在洪濤巨浪之中攻擊法國人，他們追趕法國人使他們毫無休息的機會，一直到了九月一日，布魯協才結算他的工作，他一共得了一百零三門大礮，二百五十輛軍需車；以及其他有價值的軍用品。他俘虜了三個將領，幾百個下級軍官，一萬八千名兵士；兩個鷲形徽章和其他的徽章，死傷者至少有一萬人到一萬五千人。

馬丹諾給拿破崙送去了一個簡單的報告，上面寫的是：『陛下，您的軍隊元全了。』

## 三二一 奧國人丟了一仗，普魯士人把他贏回來

一八一三年八月十日，拿破崙在一般的光輝燦爛之下慶賀他的四十五歲的生辰。他這時候正在人生的最高點，在他這個年紀有許多人還正在奔走功名。布魯協直到了七十一歲，才得列名於世界名將之內，後來的毛奇將軍，也差不多到了六十六歲年紀，才在對奧戰爭中得了軍事專家的名譽。而且，實在的，拿破崙確比他以前的名將們偉大些，就是和他同時對敵的同級軍人之中，能比上他的也很少。這些人中有一個就是奧國的席維增伯親王，他不僅指揮着奧國的軍隊，並且是五十萬三國聯軍的總司令。

席維增伯計劃趁拿破崙不在的時候，於八月二十五日向德累司登前進去開始攻擊。但是他把這個計劃只和奧俄普三國君主商量，却不去徵詢那些向來看他不過是個假扮軍人的高級將領們的意見。因此，在頂上支持者既狐疑不決，在下面又是一些胆小畏怯的將官，這個偉大的奧國軍隊到的日子就不免稍慢一點——他們在拿破崙已經從布魯協方面轉回之後才到了德累司登。

德累司登之戰本身可以獨立成爲一章的歷史。但是我們却可以把他視爲滑鐵盧大戰的序幕而略略審查一下。這個一八一三年的戰場在遊覽者面前展開是一片美麗的地帶。在前面是一條易北河，一片肥沃的耕地像扇子一樣展開，在其中是撒克遜首都著名的塔頂屋尖。在右面遠遠地是撒克遜的瑞士，在左邊，易北河畔，是梅森（Meissen）城，以出瓷器著名。現在這個都市比當初拿破崙當作軍事根據地的時候已經擴大了許多；實在的，現在德累司登的住宅已經拓展到一八一三年當初和

法國人打仗的戰線一帶去。

假使我們站在德累司登的高處往下看，從易北河中引出一道的清渠流向許多啤酒廠去，這一帶地方就是當時聯軍的根據地。假使我們把這地方的地形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當時席維增伯一方面在這次戰爭裏面有無數佔便宜的地方，除了他個人的將才。

這次戰爭開始的那一天，正是布魯協在喀茲拔赫殺傷俘虜了三萬法國人的那一天，但是在德累司登還沒有一個人曉得這個消息。在第二天的晚上，拿破崙也殺了差不多一萬五千名聯軍，並且俘虜了二萬五千人。

這就是拿破崙拿四萬人的便宜來對付布魯協的三萬人；但是布魯協把他的敵人晝夜追趕一直到了趕盡殺絕的地位才罷手。拿破崙在得了勝仗之後却沒有自己親身去追趕，他只派一個大將名叫萬達姆 (Vandamme) 的帶了四萬人去追趕敵人。結果，因為這位大將的無能，把德累司登所得回來的勝利、在庫姆 (Kulm) 又失去了。

拿破崙對於自然的法則任意支配得很自由，有時他貪食如同一個動物一樣，有時他又能控制他的消化器官使他不發生作用。在平常，他很受胃病的苦痛，醫生對這個病有種種不同的名字。他曾經強迫他的胃做許許多多平常人的胃所不能擔負的責任，最後這個胃就無法修理復原起來。他的苦痛是起因於這種被壓迫的胃口的訴苦，是很確實的一件事，拿破崙從前曾有幾次，最顯著如征俄之一役，他曾經因飲食無度和起居沒有規律的緣故而陷於失敗。

在德累司登得了一個光彩的勝仗以後，他追趕殘敗的敵人追到易北河的皮爾那 (Pirna) 爲止，接着便坐上車子轉回德累司登去，向他忠實的副官手裏討熱膏藥來醫治他的胃痛。

這一天在德累司登和喀茲拔赫一樣，也是一個大雨傾盆的天氣，聯軍亂七八糟地向布拉格方面跑去，越過了分隔撒克遜和波希米亞的山脈。如果他們早知道布魯協正在路上追趕一支飢餓狼狽和他們一樣的法國敗兵，他們也許可以走得再整齊些。但是席維增伯的軍隊還不知道這個好消息，所以他們仍然像七年以前從耶拿敗回來的普魯士人一樣，在拿破崙面前急忙奔跑着，沿途把槍枝都丟棄了，把鞋子也陷到泥裏。

他們一直跑到那山嶺的背後才舒了一口氣，他們向易北河上流富庶的波希米亞人中討尋人馬的糧草。席維增伯去的時候帶着二十萬人，却被一個兵力遠低的軍隊打得完全失敗。

到了二十九日，在從德累司登退却的兩天之後，他才在奧國境內把殘卒收拾起來，打算在陶普立茲（Topitz）的略東北，布拉格和德累司登兩地的中途，建設一個新根據地。整個美麗的山谷都被濃霧籠罩着。席維增伯以爲拿破崙是用大軍追在他後面；萬達姆以爲他的工作是一件很容易作到的事，在濃霧中間跑來一些哥薩克兵，大喊他們已全體失敗了——因爲法國軍隊已經包圍了他們。聯軍從彼得瓦得（Peterwalde）和腦林道夫（Nollendorf）被趕出來，退到一個美麗的小村莊名叫苦姆的，他們希望在這裏可以得到主力軍的保護。這是一個安息日的早晨，教堂的晨鐘被礮聲粗鹵地擾亂，好像那法國人突然佔入那堆滿傢具用品的苦姆街上來作戰的一樣。戰爭爲什麼開始和進行起來，誰也不知道。這個地方到處都是些溝渠樹木——對於軍隊的進攻很有障礙——聯軍就依賴這些天然的地形來掩護自己，各部分的兵士都盼望援兵快些來到。坐在大本營裏的梅特涅這時候非常驚惶，他立刻派了一個使者去向拿破崙求和，席維增伯則派人求援於布魯協——在二百四十里以外——希望他立刻來幫助奧國人，或者至少也派五萬人來。有一個名叫普雷斯亨（Pristen）的小村

莊，被奪去奪回了好幾次，聯軍的兵士在戰場中奮鬥着，一點一點地他們逐漸發現他們還有力量來抵抗法國人的攻擊，因為這次戰爭已經成了一個兵對兵的戰而不是將對將的戰了。但是在指揮官方面却沒有希望能有好的結果。因此當俄國衛隊受命加入戰線的時候，他的指揮官竟狡猾地拒絕遵令，理由是因為俄皇不願意他的精銳作無益的犧牲。他們雖然後來也參加戰爭，並且打得也很賣力氣，但是在開始調動的時候，得費許多氣力。

這一天晚上，萬達姆在苦姆的斯考勞斯 (Schloss) 或沙陶 (Château) 過夜，他相信接應的軍隊很快地就可以從腦林道夫方面開來，到了早晨他就可以給聯軍一個最後的打擊。席維增伯也因為這個很明白他自己對於戰事已經完全無望，像在德累司登大戰以前一樣，到了那時候他就必須被迫辭職，而由俄皇把統帥的權柄交給一個英國血統的俄人名叫巴克來 (Barclay) 的手裏。

第二天早晨戰爭蓬蓬勃勃地由一個小接觸開始了。一支調往喀爾畢茲 (Karbitz) 的奧國輕騎師團和法國一支騎兵碰了面。一個法國兵突然從隊伍中跳出來，搖動着他的佩刀，向前挑戰。從輕騎兵方面也跳出一個匈牙利的兵士，匈牙利人是一種可尊貴的民族，在他們中間產生許多歐洲最好的牧童和軍人。這是一件很好看的競技，值得熱烈注意的，因為雙方對於刀術都很精鍊，並且是從馬鞍上長大了的。戰馬受了激動都嘶鳴着，高躍着，滿嘴噴出白沫；刀光很歡樂地閃耀着。最後，那個匈牙利人很精巧的突然轉過身來，避開了敵人的刺擊，又迅速一個回攻，就把那個法國人打倒馬下。於是，他搶了敵人的馬匹，迅速騎着跑回本隊去，回到歡呼的德意志人中間，還有他的同伴用匈加利的話來替他歡呼。

這個戰事延長了終日，在這個地方是勝利，在那個地方又是失敗；大體上是彼此混亂着，是朋

友，是敵人，都糾纏到一處分不清楚。聯軍很吃力地向苦姆前進，忽然從北方山頂上的天邊線上露出許多軍人的頭來。他們的軍服和帽子是藍色的，法國人立刻高高歡呼起來，因為他們把這新來的人認作拿破崙來的援兵。他們因此打得越加勇敢起來。但是火礮立刻從山邊上發出來，礮兵正對着萬達姆的小軍隊的後翼開始工作，法國人這才知道來的並不是朋友，而是普魯士人來攻擊他的後路。

這是克來斯特（Kleist）將軍的往德累司登去的一支隊伍，他們一路遲緩着到腦林道夫才和聯軍碰着。萬達姆一看見他的後路已經受了威脅，他就立刻轉回兵來用全力向克來斯特的普魯士兵攻擊，一面還應付着奧俄兩軍比較容易對付的隊伍。聯軍在騎兵方面有很絕對的優勢，他們趕快就把法軍包圍起來，所以萬達姆惟一的希望就是能把克來斯特的陣線突破了。

因為萬達姆打得這樣出力，所以本不知俄奧聯軍在何處的克來斯特，以為自己是被攻擊了，就派了人去偵察形勢。他派出的人因為躲避萬達姆軍隊的破壞所以走得很遠，這一天晚上，法德兩方面的人都在苦姆的森林中暫且安身，他們都很氣餒，反不知道戰事的結果究竟如何。雙方都曉得並未分出勝負，但是到了明天也許有一方面要打敗了變成俘虜。到了第二天這個消息曉得了，就是萬達姆本人被俘，還有一萬名法國軍士和一大單的槍礮軍用品。

誰也沒有比克來斯特自己更覺着驚訝的。他對於這場戰事除了看見一批無組織的普魯士人打得很不吃勁以外，並沒有看見些什麼，這樣居然避免了失敗。他在這一天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曾經着實躊躇過；他曾經被攻擊過，他曾斷定這次結果一定是很壞的。他在這一天晚上戰事完畢以後宿在阿伯梭（Arbesau）的夜營裏的時候還很喪氣，他曾對一個親近的朋友談到，他這一次沒有完成截斷法軍和聯軍聯絡起來的任務，恐怕難免受軍法審判。他的灰心喪氣是很高尚的，因為無疑的他在良



心上對於他的敗仗並沒有絲毫損及國家名譽之處。他認爲他的事業已經完了。當他半夜裏醒來聽到他居然得了一個光榮的勝仗，他竟成了他的國家的救主；國王將要給他莫大的獎賞的時候，你想他是如何的驚訝！

可憐的克來斯特以爲這都是在做夢或開頑笑。但是一切都證實了。他被封爲腦林道夫伯爵，有一個價值三十萬泰勒的食邑賞賜給他。在柏林給他建下統一紀念石碑，和沙恩好斯特或斯泰因一樣。

在那一方面萬達姆也曾打得很出力，他計算着拿破崙的援兵該到了，但是竟沒有來，於是他敗了。俄皇把他送往西伯利亞，待他像強盜馬賊一樣，把他陳列在每一個驛站裏，讓無知的羣衆來嘲笑。

這就是所謂戰爭中的命運。

### 三三 法軍欲進佔柏林，但爲一反抗命令的德將所敗。

『一個王國的主要支持者無疑地就是民衆。因爲有了官辦的軍隊把統治勢力和民衆的利益分開』。這是蓋斯腦所說的話，他是他的唯一王子普魯士王腓士特烈克威廉第三底下的一個職業軍人。他的話是真的；而且如果我們在這次戰爭中看出來拿破崙是一點一點地趨於失敗的話，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大部分是由於那些開始有了政治自由的自覺的有生力的德意志人所發生的新的反抗精神所致。

這種新精神的最具體的表現，就是除了普魯士國家正式給養的官軍以外，各地方區域還用自費派出許多義勇軍到前線去，總計人數在十四萬人以上。當拿破崙在南方德累司登附近大破奧軍以後，他很自信地對他的參謀長說道：「我計算席維增伯至少還得三星期工夫才能把軍隊重新整理起來帶到戰場。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先來對付柏林。」

但是萬達姆在苦姆覆滅的惡耗很快地就傳來，而馬丹諾在喀茲拔赫失敗的惡耗也正在路上。這時候德意志的義勇軍正在柏林附近威脅他的另一枝軍隊，這事是在喀茲拔赫大戰以前三天，距離停戰條約期滿還不過一星期。

格羅斯俾爾倫（Gross Bieren）的一戰在德意志國民史上最可紀念的，因為打仗的全是德意志人，指揮者也全是德意志人，他們把柏林在嚴重狀態下拯救了。他們的勝利是在八月二十三日，這個消息在聯軍從德累司登退却以後才傳過來。我們很可以担保地說，如果拿破崙在這一仗成了功，再加上聯軍在德累司登的大敗，這兩件惡耗聯合起來，必使聯軍方面大起恐慌，奧俄普三國的君相必定趕快就要向拿破崙求和——奧國人怕的是維也納危險，俄國人怕的是軍隊沒有歸路，普魯士人怕的是王位要從此丟掉。

格羅斯俾爾倫，喀茲拔赫，苦姆——這三次大戰都發生於八月二十三到三十的這幾日之內，每次大致相隔三天——一個是在柏林附近，一個是在伯累司勞一帶，另一個則是在波希米亞。所有這三次勝仗全是靠着，即使不是絕對的，那些訓練短促，給養貧乏的國民義勇軍之力。他們是在互相關隔的地點各自打仗，並沒有奉了總司令部的命令。反之，布魯協的決定在喀茲拔赫進攻馬丹諾，完全是由於他自己的負責，克萊斯特和他的德國人之擊敗萬達姆，是由於他沒有照總司令部的指示

而另走了一條道路；而畢勞將軍（Blücher）的義勇軍在格羅斯俾爾倫的光榮的勝利則定是由於他們有意不服從般拿杜特的命令所致。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聯軍的配置共分三方面。最大的一方面，約二十五萬人，是以奧軍爲主力，這一方面軍在席維增伯指揮之下，已大敗於德累司登附近，幸賴克來斯特在苦姆地方把他們救出來。第二方面是兵力較小的一部，不過十萬人，在布魯協的指揮之下，剛把法國人在喀茲拔赫地方打敗。第三方面軍是受瑞典王般拿杜特指揮的。在他底下約有十六萬人，內中只有兩萬是瑞典人。

般拿杜特是拿破崙手下的一個大將出身，一般認爲頗有軍事天才的，他在任何時候都藐視普魯士的將校，特別是對於那些服裝不整，只有一半武裝的義勇軍人。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只帶了一根長矛，但是對於戰場的經驗却並不亞於正式軍人。

但是在練兵場上看起來很不帶勁的義勇軍，一到了戰場上常常能打得很好。在這次偉大的德意志國族解放戰爭之中，沒有一支軍隊能比那些民團們在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保護柏林一役對於他們的國王更有貢獻的。

當般拿杜特一聽見有一部分法國軍隊從易北河向柏林進發的時候，他立刻下令在斯坡累河上搭一座橋，準備全軍退却，委柏林於敵手。如果沒有畢勞將軍率領着一支普魯士軍團，明白地拒絕接受退却的計劃，則他也許就這樣做了，而且如果不是因爲普軍兵力佔半數以上，智勇雙全的人才也很多，那位瑞典國王也許照自己權力所及的做了。

『甚麼』！當畢勞聽見由柏林退却的計劃以後，他咆哮道『陛下竟打算不打一仗就把柏林放棄

了嗎？」

般拿杜特很傲慢地答道：『柏林是甚麼？還不是一個普通的城市嗎？』

畢勞將軍更憤慨地反駁道：『讓我擋住陛下的話，照我們普魯士人看起來，柏林就是我們的國都；無論是我或我的普魯士同胞沒有一個人要打算利用你的領導來退出柏林，但是我們却要手拿着武器，向柏林前方去！』

於是畢勞騎着馬從司令部裏走出來，他自由把他的意思向左右表示道：『我們用不着般拿杜特。』

有公心的柏林人已經在整個的春天和夏天裏建築柏林的防禦工程。使它能够抵抗敵人，義勇軍整天整夜在修城——大學教授，退職軍官，和白日勞動的人，都一個一個擠在一處爭先恐後去拿起鋤斧來做掘泥的工作。但是最大的防禦工程還在城外所挖的溝壕，直到現在，這種工程的遺跡還能夠看得出來。柏林城外有的是森林和沼澤，所以是防禦軍事最適宜的地方。

如果不是因爲有一個國王率領着十六萬大軍在這裏防守着，這些柏林的勇敢的民團和義勇軍也許挺身出來自由發揮他們的蠻性，他們也許埋伏在森林內，潛身在沼澤中，用任何方法去阻撓拿破崙軍隊的前進。

八月二十三這一天雨下得非常大，法國的奧丁諾大將(Oudinot)率領着七萬大兵經過勃蘭登堡開來，因爲沿路水流散漫，到處泥濘難行，所以他不得不將軍隊分爲數支；各走一路。這裏簡直沒有道路，只有砂磧。奧丁諾很高興，因爲他以爲這一仗很容易打，一路上都聽見他的高呼口號的聲音，『到柏林集合』！現在德意志人研究到這一節歷史的時候，還有一件可以哀感的地方，就是在

奧丁諾的軍隊中有一大部都是撒克遜人，他們和他們的同胞普魯士人打得這樣勇敢和在一切對外戰爭中的軍隊一樣。

學者如果打算詳細研究這一次戰爭的經過步驟，可以去讀副將軍奎斯陶普（Quistorp）所著的四巨冊的有名戰紀，書名叫做北軍戰史（Geschichte der Nord-Armee）（柏林，一八九四）。但是這部名著因爲過於軍事科學化，所以好像一般軍人的頭腦一樣，讓讀者看起來覺得非常乾燥無味好像讀一部醫學辭典一樣。在那部書裏我們找不出一點關於民衆義勇軍犧牲的事迹，事實上有多民軍，如同盧曹的義勇軍，Landwehr 軍，Landsturm 軍，以及其他民團，雖然訓練得很壞，但是每天給拿破崙的軍隊加上許多難題。

到了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經過幾場小小的接觸戰以後，畢勞將軍就在海奈道夫（Heinersdorf）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結果決定不服從般拿杜特的命令，自己率領普魯士軍隊去抵抗法國人，在頃刻之間決定了柏林城的命運。他的命令是任何一個守城軍人都可以下的，總括起來一句話就是『向前奮戰！』而且從這一天起就不需要再下別的命令。柏林的軍事機關對於這次戰役保留的紀錄很少，但是我們可以斷定他們的作戰是人自爲戰的。格羅斯俾爾倫這個小村莊是他們的目的點。

在畢勞手底下有二萬六千名刺刀隊；與他們對抗的法軍只有一萬六千人；雖然有這種便宜，般拿杜特尚要退兵。普魯士的將領也因爲這種情形，他們知道法國的援軍不久就要開來，所以必須立刻開始攻擊才能有勝利的把握。

雨下得這樣大，所以普軍起初沒有動作，一直到他們的礮隊佔領了一個位置開始向敵人攻擊以後。因爲雨太大，所以弄得毛瑟鎗沒有什麼用處，凡是礮兵所不能顧到的地方，都由刺刀隊來補

助。

有一個目擊戰事的人記道：『敵人在三步以內受到我們刺刀的攻擊；於是開始肉搏，因為這裏沒有多的鎗射擊』。像喀茲拔赫之戰一樣，在格羅斯俾爾倫法軍碰到了一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敵人，而且這種戰法對於德國人很有利益，因為德意志人在小的時候就習慣於玩這種拿法國人頭顱瞄準的把戲。這也是一場兵對兵的戰爭——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除了外科醫生或屠戶以外，誰見了也要大病一場。對着格羅斯俾爾倫的寨牆，那些褐髮藍眼的德意志人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在波羅的海沿岸他們的妻子正在那裏替征人祈禱，他們把一切精神集中到恨字上——這股恨氣已經積蓄了若干年了。他們沒有一點憐憫，他們也不向任何人請問。法國的大隊被擊得粉碎，一個在一個上頭爭先上了城頭。但是對於法國人的恨惡還不像對於撒克遜人的利害，他們甘心做法軍的走狗；因此這兩個鄰邦的人互打起來竟比德國人和法國人間的戰鬥還兇暴得多。普魯士人對於法國人還有尊敬之心，但是他們看撒克遜人卻不過是一羣賣國求榮的漢奸。

關於這次大戰的最新最真確的史料現在還沒有發現，因為當時公布的戰報據說已經瑞典王般拿杜特的修改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確定說的，就是這次戰爭的勝敗關鍵全靠着個人和個人間的肉搏衝突，所以那些軍官們在指揮戰略上一點也沒有什麼成績表現，他們也只得拿着鎗和劍在暴怒的人羣中亂殺一陣而已。黑暗和疲勞才把這一場瘋狂的互殺告一結束。

但是這是一場光榮的勝利。般拿杜特拿着整個的軍隊所不敢做的事，在畢勞之下只有一支半受訓練的愛國軍隊就成功了。法國人扔了他們的武器，很倉皇地退却，在戰場上遺棄了成千成萬的死傷兵士。柏林是被救了，到了第二天，全城的每一個門上都進來一長串的伙食車，上面滿載着臘

賜啤酒——這是市民們送給在格羅斯俾爾倫出過力的人的禮物。

## 三二四 利比瑟大戰如何開始

一八一三年十月七日，拿破崙在德累司登的馬可里尼宮裏度過他的最後的一夜——人也可以說這是他作德意志主宰的最後一夜。他離開這撒克遜首都的目的是要去視察並摧毀布魯協的軍隊。布魯協呢，也在這十月七日的同一天晚上到了慕爾德河（Milde）沿岸的一個小村莊名叫慕爾拔赫（Mühlbach）的去和那指揮號稱北軍的瑞典王會面。現在，般拿杜特成了一個說大話使小錢的人。他曾經極力避免戰爭，尤其是害怕和拿破崙碰頭。他之所以得任爲三方面大軍的總指揮之一，除了因爲他是瑞典的國王以外也沒有別的好理由，布魯協是非常討厭他的。

般拿杜特不懂得德國話，布魯協也不懂得法國話，同此這兩位大將的談話必須完全靠着通事繙譯。這倒不是不幸的事，因爲布魯協的性格很坦白，說話常帶些粗魯的口頭話，若教那位喀斯剛人（Gascon）聽了，也許引起許多誤會。這就是蓋斯腦和其他的朋友所以能用手腕調停這兩個人使不至公然互罵的緣故。

般拿杜特的胆子非常之小，當他一聽到拿破崙從德累司登已經出發以後，他就趕快將軍隊撤退到易北河的右岸，並且勸告布魯協也隨他撤退。但是布魯協譏笑這種意見，並且大發雷霆，使那個「喀斯剛人」知道他正是要追獵拿破崙，而且要追在他後面，不管那北軍是回瑞典去與否。

布魯協冒着很大的危險去移動他的軍隊，因爲他的軍隊只有六萬人，般拿杜特却有九萬；但是

這個老騎士的狡猾不下於他的勇敢，他判斷得很對，般拿杜特決不敢離開他獨自走路。

拿破崙從德累司登出發以後，他的最初目的是布魯協的軍隊，他以爲在杜賓（Düben）可以碰到柏林的直線上。他打算在打敗布魯協以後，再轉回來對付席維增伯的奧軍，這支軍隊這時候才從波希米亞開拔。拿破崙把般拿杜特完全不放在心上——他看他不過是個扮戲的角色。但是對於布魯協，拿破崙弄了很大的失算，因爲他在九日到了杜賓以後，才知道他的敵人已經很巧妙地躲開了。——布魯協的隊伍已經渡過了慕爾德河，把河橋拆毀，在吉斯尼茲（Jesnitz）附近和般拿杜特的軍隊取得聯絡，這地方正在杜賓到易北河的半途。這是一着對於拿破崙很重要的棋，因爲他爲阻止這三方面敵軍彼此完全聯絡起見，必須打一個決勝的仗。他並且覺得南德意志諸邦已經有對他不忠順的醞釀了，除非他趕快打一個大勝仗，這些人也許會出賣了他。

我們必須要曉得，在這一次大戰裏，拿破崙雖然沒有喪失了他一向作戰的天才，但是他已經喪失了他在一八〇六年時代所有的一切權力了。德意志人已經不甘於做他的奴隸和偵探——至少有一部分人不肯。就這一件事實，我們就可以想見他在八一三三年時代所碰到的許多困難來——不但他的命令不能到處有效，並且他的軍需運輸也不能瞞了許多人，農民們拒絕把牲畜和糧食送給法軍，巧妙地躲避他的拉夫；義勇的偵探已經沒有了，雇用的偵探一點用也沒有。他的軍用車輛每天受愛國民團的攻擊，小隊的法國兵在德國大路上簡直不敢行走。所有這些都表示自從耶拿和奧爾斯塔得大戰以來，德意志人民的精神已經大大改變了。在這種情勢之下，有一次他手下一個大將李夫勃累（Lefebvre）受了聯軍義勇隊的攻擊以後，他很憤怒地說道：『我的將校們都變得愚蠢遲笨了，所



以他們碰不到好的運氣。我的將軍們都不願意再打仗，因我給他們的財富和官爵太多了。他們一齊都希望休息，他們用任何代價來求不打仗。我是獨自一個人去作戰的。」他應當還加上一句，就是他的將官們對於每天受那位以戰爲命的科西嘉人侮辱叱罵已經有點憤憤不平了。

十月十日這一天，布魯協被迫和般拿杜特遇到一處，他又不得不勉強裝出禮貌來聽那一套絮聒之辭，就是舉出許多理由來勸他與其前進不如後退。說實話，在布魯協的一生裏，沒有一個時候像在利比瑟大戰的前幾天一樣，他能用自己克制的力量去對付那位瑞典國王陛下。『這個賤貨（指瑞典王）他等了許久要候我從新考慮他的說辭』，這個老將軍咆哮地說。從今以後我要靠我單獨的力量，和那個法蘭西人再沒有什麼說的，除了把我們已經決定的意見告訴他以外——他應該到魔鬼地方去！』

於是布魯協吸着他的古怪的舊煙管並且喃喃着他的特別的口頭語。他現在把他的司令部設在哈爾(Halle)的老大學市上，這是在利比瑟的西北，薩爾(Saal)河上，體育之父蔣恩曾在這裏讀過書，這裏還有幾個洞是他所曾潛身居住過的。到了十三日，那位驚惶失措的喀斯剛八又派了一個使者到這個老頭子這裏來告訴他，說他想像上的軍隊已經開始來截斷他回瑞典的歸路了；簡單地說，般拿杜特實在害怕得很，他又重新說起他要渡過易北河回老家去。他寫道：『儘你所能快的來跟着我』；他覺着像布魯協這樣的人是不會聽他的這話的，所以他又接着說：『除此以外，我還得提醒你，就是俄皇亞歷山大陛下曾經允許我在某種特殊情勢之下閣下須得服從我的指揮。現在已經到了這種情勢了，因此我需要你立刻帶着西里西亞的軍隊隨我渡過易北河的右岸。』

這是對於老布魯協的最後妄想。他又大發雷霆一次。他的比較有政治頭腦的參謀長把他的怒話

改爲稍稍文雅的句子回答了這位瑞典的國王陛下。

般拿杜特是這樣害怕，所以他真正把他的軍隊撤退過了易北河，如果不是英皇的代表斯提瓦將軍 (Stewart) 用恐嚇的話來責備他，才把他的退兵計劃阻撓了，他也許還要跑得遠些。

拿破崙聽見布魯協躲避他的消息以後，他以為他可以用不着再注意那西里西亞軍和北軍的行動了，所以他在十三日（即一八〇六年耶拿大戰的前夜），急忙到了利比瑟希望去遇見席羅維伯的軍隊，在布魯協再出現以前把奧國軍隊先擊破了。但是這個狡猾的老將是拿破崙命中的魔星——他不懂得怎樣打仗，還懂得在機會未到以前怎樣躲避戰爭。他對於拿破崙的一舉一動都曉得，而拿破崙對於他曉得的却很少。

七月十二日，聯軍在特拉陳堡 (Trachenberg) 規定了他們的公共作戰計劃。在撒克遜的拿破崙正處在三方面敵軍的中心，他打算把每方面軍各個擊破。所以聯軍的目的就在設法避免戰爭，一直等到三方面軍一齊來到以後。如果拿破崙把兵力專對付一方面，這支軍隊應該退避，而其他兩方面軍則趕上前來援救。這個戰略本來是很平常的，但是當時的將領却各自以為是本人所發明的——就是般拿杜特也以此自吹。戰略既然這樣簡單，所以拿破崙用不着等到八月十五日就已經猜到他們的計劃，他把他的敵人們大罵了一頓，說這羣野獸們在經過許多教訓以後已經學得一點把戲了。

他的許多將領對於選擇利比瑟做大戰地點一事都搖着頭認爲不吉利——他們主張放棄撒克遜而退守萊茵河附近。拿破崙也只知道這種不利的情形，但是他有一種賭博冒險的性格，在過去有好幾次嚴重的危機都得救了，他這一次仍想冒險。他現在的位置也很強固，並且可以獨斷獨行。他的敵人却是政出多門，說的幾國的語言，民族的感情也不一致。聯軍方面向來以將帥的笨拙和投降的

急速出名——安見得拿破崙這一回的運氣就不如從前？他知道席維增伯是完全沒有軍事才略，般拿杜特也是一頭馴羊，而且他以爲布魯協已經遠走了。他有十九萬人在手裏，他相信他的敵人在集合全力以前就可以被擊破。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可以憂慮的事。那撒克遜國王到處跟到他後面像一個跟人一樣，祇因爲他們的國王這樣恭順，才使撒克遜人民不至於公然和法國反對。如果拿破崙放棄了撒克遜，這些德意志的小邦，他的統治者之所以服從拿破崙祇因爲他們當他是無敵的，就都要叛變了。

因爲這許多複雜的原因，一半是人的，一半是政治的，竟迫得拿破崙決定採利比瑟作大戰之場——一個接近耶拿，接近羅斯拔，接近盧增的戰場；在這裏有半百萬的人對於這隻猛虎懷着恨心來作戰，結果河水爲之不流。這是一個拿破崙主義和反拿破崙主義的大決鬥。

利比瑟的大戰，在德意志就叫做國族戰爭，是開始於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六日的早晨。在這一天以前，布魯協帶着他軍隊從哈爾（Falle）出發，他一路考慮究竟在何時何地作戰對於他最有利益。在他手下的義勇軍照例有一種習慣，就是在出發打仗以前，他們一定要圍坐在啤酒桌上，大家一齊唱他們在學生時代所學到的歌，有的是在哥庭根學的，有的是在柏林學的，有的是在海德爾堡（Heidelberg）學的，有的是在格累夫瓦爾德（Greifswald）學的，在那些大學的牆垣之內他們常打得頭破血出，現在這一般人都聚集在哈爾了。他們所代表的是統一的德意志的精神，是真埋的追求者，雖然他們都還是許多小國的屬民，連一個大德意志共和國的公民頭銜也沒有獲到。在大戰的前夜，他們唱着愛國和決心的誓歌；這個哈爾的大學市從來沒有聽過這樣複雜的自由之歌聲。

在這個時候，老布魯協正坐在司令部中吸着他的大煙袋，他的將領們正在忙着討論作戰計劃，

蓋斯腦到他面前對他說計劃已經製好了。

『好，你們這一般學者先生們』，這是布魯協對他的參謀長的答辭，『他們幹的那些工作都好嗎？』

『是的，是的，總司令』，這是答辭。

『不錯，不錯——當然一切弄好了；但是這問題是，我能夠把他應用之於實際嗎？我什麼時候能帶了我的孩子們到戰場去？我能趕快就告他們應該怎樣做嗎？來，再裝一袋煙』。

這是布魯協在哈爾的起居註，而且無疑地這都是真實的。布魯協缺乏書本上的學識，而且很討厭書獃子。但是任何人都沒有像他能夠明瞭他的好朋友參謀長蓋斯腦的才能那樣完全的。這兩個人常常彼此互相倚賴，而且布魯協永遠把蓋斯腦當作他的腦筋。

好像在喀茲拔赫，在但尼威茲(Dennewitz)，在格羅斯俾爾倫，在瓦騰堡(Wartenburg)一樣，這些普魯士的義勇軍人又有一次奮起他們的精神，開始發動戰爭，而最後決定了這一天戰事的命運。

十月十六這一天早晨八點鐘，布魯協領導着約克軍團從哈爾向利比瑟出發，沿着艾爾斯特(Elster)河岸的大路往前走。他聽見了遠遠的拿破崙的礮聲正對着利勃沃克威茲(Liebertowitz)，這是在利比瑟東南的一個地方。他帶着熱烈的感情愈走愈近。英國軍事偵探斯提瓦特將軍忽然跑來報告一個消息，那位滑頭的般拿杜特，不但向着有大礮聲音的地方進發，反而想往遠處走，老布魯協聽了之後高呼道：『在利比瑟那邊拿破崙正開始一個跳舞，！我們希望去和他對舞。向前進——不是勝就是敗！』

到了九點鐘，他的隊伍全體搖擺着向有戰爭聲音的方向前進，每一個軍團的司令官都把武裝全身披挂起來。他常用很家庭化的口吻鼓勵他的孩子們。喊：

『唯，孩子們，把普魯士人看家的本領拿出來！——他喊着東普魯士義勇騎兵說：『今天晚上不是無邊的快樂就是死，我們應該像惡狗一樣給他媽的一爪子』。

那時候拿破崙正在帶着他的大兵和席維增伯的軍隊在東南方面對壘，他祇留了一小支軍隊在馬爾孟(Marmont)的指揮之下去監視布魯協的萬一從西北方面來攻擊。他對馬爾孟說，他打算在十六日把席維增伯解決了，到十七日再解決布魯協。馬爾孟佔據的地形很好，對於艾爾斯特方面的防禦也很得力。但是一點一點地普魯士的義勇軍如潮水一樣衝破了他的防線，雖然被趕回了好幾次。那位躁急的老將約克將軍身先士卒衝殺過去。他在平常的時候，很有許多怪想，但是一到戰爭開始，布魯協能夠充分信任他在這幾天內，有許多次，老約克把他的鼻煙壺打開，用手撮出一撮鼻煙來，但是忘記了送到鼻子上。這就表示他的心思的不安。實在他的煩惱也很有理由。他的全軍不過二萬人，在這一天以前他已經死傷過六千人——都是在艾爾斯特的一個小村莊前犧牲的，自從那一天過了以後，這個廢墟依然立着，但任何人也不注意它。

在刺刀的衝擊之下，法蘭西人畢竟被趕退了，這一退就把拿破崙霸占德意志的希望全打消了。布魯協在利比瑟的勝利就解決了拿破崙的命運。跟着的自然就是戰爭後的潰退。

從十月十六這一天起，拿破崙解決聯軍主力的希望就失敗了，自然更不能在十七日去解決布魯協了。反之，他正在計劃在利勃沃克威茲地方去阻止席維增伯軍隊的前進。他在利比瑟西北方面的敗於普軍，死傷大約六千人，被俘者約二千人——總共八千。

雖然如此，拿破崙仍然令利比瑟全市的鐘一齊打起來以慶祝他的勝利！並且他的使者四出在歐洲各地替他宣布打敗聯軍的僞消息。撒克遜的國王也在利比瑟大享其樂。他在地窖裏面進餐以避砲彈，而且從這個地方也派出許多使臣到他的軍隊裏去，勸他們爲他和法國努力作戰。

在十六日的早晨，拿破崙是很有許多希望的，因爲他在戰場上是以十七萬七千兵對抗十九萬三千敵軍——相差尚不甚大，聯軍顯然是採取攻勢，利比瑟的形勢是一個澤地平原的中心，被許多溝洫縱橫割斷，四面圍繞着許多小村莊，這些村莊的石圍牆證明對於防禦是很有用的，因爲他們過去也曾抵禦過許多次風波。聯軍方面雖有些須表面上的小優勝，但是拿破崙却有兩大優點，第一是他所佔的防禦的地勢，第二是敵軍統帥席維增伯的庸懦。拿破崙在一個地點集中了十萬零九千人，而席維增伯僅能集中八萬四千人。拿破崙已經預料他的敵人必有許多錯誤行動，所以他不必埋怨環境的不利。席維增伯現在有了很大的機會去表現他的將才的缺乏，他果然做到了。他承認甚至直到十月十四日，他還不知道布魯協一軍的情形。自然有些時候他的意思也常受背後的三大國王的牽掣，特別是俄皇，他很喜歡玩一下指揮軍隊的把戲。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讀者也必須明白，這次戰爭雖然發動於普魯士人，出力打仗的也是普魯士人，而且只有在普軍方面有幾個萊茵河這岸的第一流的將領，但是事實上聯軍軍事的領導權却是爲俄國皇帝和奧國的大將所分享的。

利比瑟的鐘在十月十六日一齊爲着拿破崙可恥的勝利而響起來了；他們在曉得被布魯協之手所重挫的損失總數之前開始敲鐘；他們仍然繼續敲着似乎這愉快的鐘聲就可使他的損失減輕一樣。但是縱使鐘聲這樣響亮，那位科西嘉人心裏却很清楚他的損失是很利害的，他必須謀他的安全。

因此在這一天夜裏他就掛出停戰的旗子，他要求暫時休戰。但是已經遲了。聯軍方面的君王很有幸運能夠拒絕談判；席維增伯還有很多的預備隊伍，而且也知道拿破崙是沒有了。般拿杜特帶了他的十萬大兵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這誠然是事實，但是即使不算這一支兵力，聯軍方面也很有勝利的把握。可紀念的利比瑟大戰的第一天就這樣結束了。

## 二五 拿破崙之星沉於利比瑟泥血之中

這一次國際大戰爭，人類大屠殺的第二幕運動開始於十月十七日的黎明，拿破崙本來希望他的停戰旗掛起以後，可以得到一種反響，以便得有從容補充的機會，現在却失望了。奧國的前敵總司令席維增伯將軍，本身雖然缺乏作戰的天才，他却能充分認識布魯協的大本領，在這時候他漸漸覺悟這個老頭子雖然脾氣暴躁一點，終久是聯軍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一個德性上的領袖。因此他就派了人去找布魯協問他在前一天的猛烈戰爭以後的部下怎樣辦，並且使他注意在十八日要重新開始戰爭。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使命，——因為當時奧國的司令部設在利比瑟東南，布魯協的司令部則在這個市的西北，中間有法國軍隊截斷着。雙方相距直線約三十里，這件危險工作就委之於匈牙利人所最愛戴的斯提芬塞陳奈伯爵(Count Stephan Secheny)。這個人後來以『偉大的馬札爾人』(Great Magyar)出名，他確是一個超絕的旅行家，不僅匈牙利人覺得這個高貴的愛國者對於他們國人會有最好的貢獻。

塞陳奈的任務是通過法國陣線直接騎馬到布魯協的營裏，要他在十八日聯合攻擊。除了匈牙利

人外沒有人能把這件任務辦妥，就是在匈加利人中也很少有人能像這個胆大的騎士辦得這樣好的。他到了布魯協那裏的時候，才知道布魯協不僅準備要在明天打仗，並且準備立刻就開始，不管他的軍隊如何損失。『告你的長官說』布魯協說，『他用不着來麻煩我，我就在這裏，你們的王爺們可以信任我。但是那位般拿杜特——除了魔鬼才能把他牽到火線上來！』塞陳奈聽了這些話之後就很喜歡布魯協，因為從布魯協心裏發出來的電流能直接打到這個好騎手而兼勇猛的戰士的馬扎爾人的心坎裏，無論是隔着大西洋還是喜馬拉雅山。

要把般拿杜特的軍隊拉上火線現在成了聯盟各國君主和聰明使者的唯一目的。英國將軍斯提瓦特是其中最成功者，因為他恐嚇那個瑞典王說，如果他要不立刻向利比瑟開拔，則英國就要斷絕對瑞典軍隊的補助費。自然這個喀斯剛人答應了，但是立刻又變更了他的意思向前祇進了很短的距離。

他在十七日派了一個副官去見布魯協，仍然主張退兵。這個老頭子的答辭自然是他常用的口氣『我要打我的獵去，聽他的便……』等等。

他又派了一個副官去請布魯協來和那個喀斯剛人重會一面。布魯協的答辭是『把這個下賤的匪徒讓天雷打死。』說完了他就辦他的公事去。他對於這個瑞典的國王陛下滿不在意，猶如對於營盤的行李一樣；但是他對於讓在北軍中的普俄兩國軍官曉得他所做事是很痛苦的；他給他們一個廣泛的暗示，就是如果他們想多打幾次仗的話，他們必須設法逃出般拿杜特部下而投奔他。

最後，布魯協受了許多強迫才答應和般拿杜特去會一面；但是他帶了許多的證人，在十八日早晨作了一次暴躁的會談，結果這位瑞典人答應在所謂情勢推移之下照這樣做，但是一方面又很矛盾。



地希望布魯協和他聯合。在反一方面那位老騎士答應了任何要求，相信他自己的聰明能夠戰勝殺拿杜特方面任何的遁辭。

在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八日的早晨，拿破崙帶了不到十五萬的人去和兩倍的敵人對抗。講到戰場上的兵力的話，我們必須永遠要加以修正和比較的理想，因為打仗時最大的損失，由於子彈者還不如由於疾疫者多。在一八一三年八月十日，停戰期初滿的時候，拿破崙帶到撒克遜戰場的兵力，計有三十三萬步兵，七萬二千騎兵，三萬三千砲兵，四千工兵，總數四十四萬名。在同日聯軍方面能調到戰地的兵力不過三十六萬四千步兵，七萬六千騎兵，三萬零五百砲兵和工兵，還有二萬二千哥薩克兵，總數四十九萬三千名。拿破崙顯然沒有在兵數上過於吃虧，雖然有些歷史家曾經這樣說過。直到十八日為止，他的實力和敵人是半斤八兩，而在這一天以前，他曾經準備從利比瑟撤退過了萊茵河外。

十月十八日這一戰，在性質上是一種後備軍的戰爭。拿破崙打算要自救必須有三十三萬以上的兵力，這就是他開始這次秋季大戰時所率的兵力。聯軍由各方面同時向這個有名的古城包圍過來，法軍的戰鬥祇是爲的騰出工夫來好從那給他們讓開的唯一退路過去，這條路就是往維連堡的路。這樣使他們走了往盧增、格羅斯格羅森、露斯拔、耶拿、愛爾福特等地的大路的西邊，所有以上那些地方在法軍將領的心中一定起一種混雜的感情，因爲他們以征服者的資格來經過這條路時，還不過幾年以前的事。

，整天地差不多有半百萬的人在利比瑟郊外互相屠殺，幾百尊大砲使大地震動。拿破崙的人有石牆遮蔽着，聯軍的人則露天作戰，因此他們在一步一步把法國人趕出遮蔽地以外，必須經過慘酷的

肉搏。那蟻伏在地窖裏的撒克遜王，曾經在十六日那一天整天在歡幸那決沒有打勝的勝利消息，這個懦夫不相信關於拿破崙一切不利的消息。但是他的軍隊對於這一點比他們的國王看得清楚，他們抓到第一個機會能夠跑過普魯士那一方面去以聯軍的理由作戰。撒克遜的例一開，跟着烏騰堡人也照樣學起來，他們的國王也是擁護拿破崙的，他待那些和聯軍聯合的部下猶如腓特烈威廉第三之待約克一樣。普魯士人接待這些曾爲拿破崙和同胞作對的德意志人是很冷淡的，因爲他們在拿破崙大勝的時候就附和法國，現在之倒戈祇是因爲看見聯軍的形勢比較有了起色之故。

如果說拿破崙的失敗完全是由於這些倒戈的事件，那是很可笑的，因爲在他們發動以前，法國軍隊已經很沒有希望了。在德意志人的立場看來，這却是一種很好的預兆，因爲不管他們的君主怎樣，這些小邦中的軍人們已經認識了聯軍的勢力是較強於他們一向所崇拜的「戰神」了。

這一天晚上拿破崙在利比瑟過夜，他住在一個名叫「普魯士國王」的旅館。他正在忙於研究退兵的問題，而且明白他現在只剩下九萬兵可以抗得起毛瑟槍了。整夜裏他工作着，到了十九日的早晨他就去招呼他的同盟朋友撒克遜王，在未去巴黎以前和他告別。他勸那位國王趕快在較好條件之下和聯軍議和。但是這位可憐的國王動物在平日已經爲拿破崙的常勝威名弄得昏頭昏腦，因此他堅決效忠於法國，而拒絕了聯軍方面對他任何合作的提議，這些提議有一個時候是對於雙方都有利的。

因爲聯軍從各方面一齊的猛攻，拿破崙很難在這個市中立足，於是俄奧普三國君主在市場上會晤了。自然，在這裏是一片歡聲，不僅是軍隊，連德意志的國民也都欣然有喜色，因爲他們老早已經盼望有這一天了。從此利比瑟就流傳下一件美談，就是經過大戰之後，三國的君主居然同時來到

這個都市，而又同時跪在地下，用戲劇式的姿勢感謝上蒼保佑他們的軍隊能夠成功。那位希臘正教的元首俄皇，那位羅馬正教的護法奧皇，和那位路德宗信徒的普魯士王，他們一齊向同一的上帝下跪，這確是很好看的一齣戲——至少可以表現宗教容忍的精神。

當灰色頭髮的老將布魯協出現的時候，歡呼之聲更是四起。那個善於表情的莫斯科皇帝擁抱着這個老英雄走了一大圈，並且說了許多恭維的話。那個簡單的老騎士答道：『我不過盡我的本分去做罷了』。『但是我的人——我的勇敢的士卒——他們出了很多的力』。自然，普王對於他的忠誠的老將軍也說了許多悅耳的話；席維增伯也是如此；但是布魯協對於這些戲劇式的談話和對於榮典徽章一樣的不注意。那個反覆無常的般拿杜特也打算觀顏來說幾句恭維的話，但是布魯協把他的話打斷了。

這確是一個德意志全境騰歡的機會，而且差不多同一祖國的各邦勇士一齊聚集此地攜手言歡，這更是一種很好的氣象。德意志的人民仍然相信這些聯盟國的君主是誠意為人民的自由而作戰的，打仗的義勇軍人們也抱着同一的幻想，以為普魯士受了斯泰因，布魯協，阿恩特，和蓋斯腦的精神的影響，有意為造成一個新德意志帝國而作戰。

在利比瑟的市場裏，在十一月十九日，蓋斯腦第一次對民衆作公開的演說：『這一次戰爭只能在巴黎結束，只有打倒拿破崙才算罷手。』——這個話正是一八七零年時代每一個德意志國民口中所常說的話，那時候正是另外一個德意志帝國創造的時候。

這也是斯泰因和每一個忠實的德意志人所要說的話——創造一個立憲的德意志帝國的時期似乎到了。斯泰因在二十一日給他夫人的信裏說：『我們到底可以歡歡喜喜了。拿破崙已經受了嚴重的

打擊而潰不成軍了。他曾經用最瘋狂的和最不明譽的暴治犧牲了無數人民的血淚而造成了一個偉大的結構——這個結構現在已摧毀了。我們並不是靠那些怯懦的將校和無恥的王侯所得到的——這是兩次充滿了勞苦，光榮，和涕淚的血戰所造成的。』

這次勝利的代價是很昂貴的。據蓋斯腦的紀載，布魯協的西里西亞軍自從八月起已經從十萬零三千人減少到四萬人，而聯軍全體在這一戰的犧牲是四萬人到五萬人。

拿破崙的損失是死亡者約一萬五千，受傷者三萬人，被俘者一萬五千人，還有三百門大砲和九百輛軍需車。試想一想這差不多十萬以上的尸體都委棄到利比瑟這一個小小大學市的周圍，這是何等的景象。這些簡單的基督教市民們是盡力救護這些不幸的犧牲者，但是他們即使盡量去做也還是不夠的。在大戰的七十日以後，農民還在忙於把那些無力行動的生存的愛國志士從戰場裏抬回城裏。利比瑟的房屋都堆滿了傷病的兵丁，但是利比瑟的人雖然不少想要把這幾千名流漂杆的傷兵都安置得妥貼，却也是很容易的事。在這樣大的屠殺之後，瘟疫是免不掉的，疾病迅速地就在那些傷痕難得全愈的人中間傳播開來。慈善事業對於敵友是一視同仁的，好幾千的法國傷兵情願當作俘虜以免饑餓而死。而且這一次戰爭是在德意志最肥沃的土地上作戰的——大部分軍隊在這個地方很可以就地取糧。

我們現在得到許多當時參加戰爭者的書信，使我們能夠找到些正史上所未載的材料。在十七日的早晨，有一個普魯士馬克林堡的軍官去視察在席克地茲(Schkenditz)的寺院市政廳裏收容的法國傷兵，布魯協最猛烈的一仗就是在這裏附近打的。在這裏他看見一個普魯士副官把牛肉湯來喂一個法國軍官，他的臉差不多已經要砍碎了。這個講故事的人說道：『我這才親自看見那法國人對於我

們些小慈愛行爲是何等的感戴，而且他們覺得落到我們手裏而未落到哥薩克人手裏，這又是何等的微倖。沒有一個法國人丟過他的錢包或是鏹。實在的，因爲他們信任我們是這樣深，所以一個被俘的海軍陸戰隊的校官，聽見了他們軍隊打了敗仗以後，就在一個普國軍官的日記本上用着「一個巴黎朋友」的署名寫了幾句話，並且肯定說普魯士人不久一定會到巴黎無疑」。

這是法軍在耶拿戰後的大搶掠的一種可喜的反照。

我們不能忘記一位馬克林堡的騎士偉大的小兵提姆(Timm)。他看見了兩個法國軍官從戰場上策馬逃出之後，他就疾追在後面，把第一個人從馬上打下來，第二個人和他錯頭而過。在這一剎那他忽然看見那個軍官的外套裏面露出一個皇家衛隊的金鷲徽章，他看見了這個就盡力描準放了一槍，這時候那個法國人，連他的金鷲章，一齊滾到泥裏去。這個小兵提姆除了馬克林堡的德意志士話以外並不懂得其他語言，但是他知道從前還沒有人奪取過一個金鷲徽章，這是一個最大的軍事勝利品，任何部隊都要高興。因此他就馬上跳下來，撲到法國人身上，在泥裏，當砲聲尚在隆隆，世界的命運尚在未定之天的時候，這個馬克林堡的小兵和那個拿破崙的軍官就爲那個玩具廝打起來。廝鬥得雖然這樣兇猛，那個法國人却始終緊握着不捨，最後把刀拉出來，從死人的手裏才把這個金鷲搶出來。

這個小兵提姆趕快往隊伍裏跑去，高舉着那個法國金鷲——全部戰爭中最可貴的戰利品。在軍隊中奪得的鷲章也很多，但是從皇家衛隊的身上奪來的這却是第一個，而且是手交手從戰場上奪來的。

提姆變成了這一天的英雄。他被送到布魯協面前，布魯協又把他送到國王那裏。他受了許多獎

賞和許多恭維的話。當聯盟各國的君主把這個金鷲來回傳觀把玩的時候，這個馬克林堡的騎兵對他的伙伴說道：『現在我已經把這個獵得的鳥馴熟了，我不難讓他從這個指頭跳到那個指頭上；昨天我還沒有想到這些人會這樣注意玩他』。

另外一個馬克林堡的騎兵也追着一個法國軍官讓他降服。那個敵人反手給他一下回答，使這個騎兵受了重傷。但是他依然有力氣來捕住這個法國人，把他從馬上打下來，使他乞憐。這個騎兵立刻下了馬，撕下衣襟來替他的俘虜裹傷，那個俘虜也照樣替他做。整個的利比瑟戰爭上這種矛盾的現象到處發生——在下一刻兩個瘋子爭鬥的非分個你死我活不可，不一會兒就互相裹起傷來。

## 編後感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一文，曾陸續掲載於上海國論月刊第一卷各期中，讀者想有不少從頭至尾看過一回的。那篇長文大體上是根據美國泡特奈·畢支勞 (Poulney Bigelow) 所著的德意志民族自由鬥爭史 (History Of The German Struggle For Liberty) 一書撮譯而成。畢氏原著是從一八零六年耶拿戰爭敘起，直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告終，德意志統一帝國建立為止，可以說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史，也就是日耳曼民族從分裂到統一，從專制到自由，從屈辱到光榮的全部演進的歷史。我現在所撮譯的一部分是從一八零六年到一八一三年這七年中間的歷史。這七年歷史的開幕，是普魯士受拿破崙的侵略，慘敗於耶拿，幾乎陷入亡國的境地。這七年歷史的閉幕，是利比瑟解放戰爭成功，拿破崙失敗，普魯士從新獨立，並且奠定了後來德意志帝國統一的基礎。

——即等於畢氏原書的第一第二兩冊。當時因國論的篇幅有限，所以不能全譯，只得撮其大意。原書出版年代雖然很舊（一八九六），但內容却非常生動，不失爲一部超時代的奇書，對於我們現代中國的讀者，尤有特別的契合之處。所以我又把牠印成單行本，貢獻給我們抗戰建國時期中國民大衆的參考。

我現在說說我之所以繙譯這部書的動機。我在幾年以前久已想動手繙譯此書，以介紹於國人，因爲自己生活的不安定和原書的卷帙甚巨，恐怕半途而廢，徒勞無功，所以始終沒有動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難日深，耳旁聽的是頹喪的哀音，眼中見的是亡國的人物，大家都以爲沒有辦法了，中國完了，從此無望了，只有坐待敵人飛機礮火的蹂躪宰割了，——在這個時候，我想起這部書來。我把這部書從頭至尾又細看一遍，才發現其中的一字一句都似乎是爲我們那時頹廢的中國寫照，同時又似乎一字一句是我們未來光榮的中國預言。我們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所以招來國難的原因，可以知道國難的解救方法，可以知道國難中我們全體不甘坐待亡國的國民所應該努力的方向。我們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中國今日的地位誠然危險萬分，但並不足以使我們灰心喪氣。世界上沒有無辦法的事，沒有不可救藥的國家，一百年前的德意志民族就是我們的榜樣。從前的人說：『以古爲鏡，可以知興廢』，像這部書所描寫的事實，就是我們現代國難下的中國國民最好不過的一面鏡子，我所以要介紹這一部分史實，就是希望我們大家都來照照這面鏡子。

現在我們東方的民族一提起德意志人來，就聯想到她是一個武健嚴肅的民族，在歐戰以前曾創建雄飛世界的統一帝國，在歐戰中曾以一國之力與全世界爲敵，在歐戰以後雖然力竭屈服，受盡敵人的凌辱宰割，但不到二十年又重新在國社黨領導之下復興起來，仍舊列於世界強國之林。在我們

相信命運的中國人看來，必以爲德意志民族是一種天生優勝的民族，是遠非我們「遠東病夫」的老大中華所能望其肩背的，至於那虛驕的德國國社黨人，更自負日耳曼民族血統的優秀，而把其他民族一概看不到眼裏；然而這部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却並非如此。我們在這部歷史中可以看到一百三十年前的德意志民族衰頹腐敗的真實狀況。他們的人民是：

『在許多世紀以來，就養成了循良的習慣，這種習慣使德意志人變成了政治上的弱者。這個國家充滿了像海格爾一類的人，他們祇知埋頭治自己的事業，不問他們的國家是由張三，李四，東夷，北狄來統治。無論在上者怎樣去壓迫他們，祇曉得一味恭順；如果捐稅太苛重了，他們交納的時候歎息一下；如果捐稅稍輕，他們報之以微笑。無論是嘆息或是歡喜，他們從不曾抗交過一次，也從沒有問過這些錢是誰要的，牠的用途是怎樣。拿破崙所以能打敗普魯士就因爲在德國境內充滿了這種海格爾式的人物——在大學校裏有海格爾式的人，在政府裏有海格爾式的人，甚至在軍隊領袖裏也有這樣海格爾式的人。』——本書第三章。

這不是我們現代中國老實百姓的小影嗎？他們的上流社會和智識階級的風氣是：

『德意志的語言和生活祇流行於一般平民社會，在宮庭和上等社會裏，人人說的是法國話，寫信都用的是法文，即使兩方面都是德國人也是如此……』——第二章。

『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回看起來，當時的普魯士王室和政府的一部分有力人士之中，很流行着一種奇特的見解，他們公開主張做大拿破崙的附屬國家並不算是恥辱的事。德意志人曾經享過長期和平的幸福，他們已經習慣於享樂，他們夢想一個以賢明的奧古士都做領袖的世界帝國。在他們的眼光看來，拿破崙似乎是奉天承運特意爲歐洲的太平郅治而出現的。爲什麼一個



有文化的民族一定要和這樣對於藝術、文學、科學、以及人類幸福都有益處的福利前途做對頭呢？……」——同上。

『在一八零六年法蘭西的軍隊侵入德國領土的時候，德國有許多人是像海格爾一樣自命爲思想高超的哲學化和國際化的。我們不必過分責備海格爾一個人，因爲他也不過是受那時德國的時代潮流的影響。當時大部分的德國貴族和上流階級有一種流行的見解，他們以爲日耳曼人是一種文化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是應該以世界大同思想爲歸宿的，他們認愛國的思想相行爲是狹隘的，頑固的，是一種反乎時代潮流的運動。……』——第三章。

這不是我們崇拜歐化，夢思世界大同的上流社會和智識階級的小影嗎？我們回想到國家主義在十年前所受的譏笑和攻擊，我們回想到許多名流學者以自命國際主義者爲榮耀，我們眼看在嚴重的國難之下，還有許多自稱思想前進的學者，努力替蘇聯宣傳消滅中國文字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我們應該感到了一百年前盤踞在德意志民族文化界的鬼影，又出現在這遠東的老大國民的領土上了。至於他們的國王和政府則是：

『這國王也和一般普魯士的貴族們一樣，他根本不喜歡平民來參預國事。他堅決地反對召集國民義勇軍的計劃。他怕普魯士的平民有兵權只怕拿破崙還利害。他以爲人民一有兵權就要像法國大革命時的暴徒一樣，要將國王送上斷頭台的。……』——第十章。

『國王對於全國皆兵的國民徵兵制度，仍舊俄延着不肯批准。他所怕的就是國民兵容易變成了革命的主力。……』——十一章。

『我們很難想像到在斯泰因解放政策的實行以前的普魯士社會是什麼一個樣子？國王的統

治完全靠着一批雇傭的軍官，這些軍官們除了服從命令和掙錢養家以外，再不知些道什麼。那時候的德國人民除了讀官廳的報告以外，不知道他們的政府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他們不能對於國事發生熱心，對於政治的變遷常是超然事外的。」——第十三章。

『自從斯泰因被趕走以後，國王左右盡是些庸懦怕事之徒，他們只曉得以拿破崙的喜怒爲喜怒，再不敢有所興作。……』——第十七章

『國王對於任何組織國民義勇兵的建議向來是堅決反對的，因爲他害怕人民有過於他的害怕法國。……』——第十九章

我們現在的政府固然比那時候的普魯士國王及其朝臣高明得多，然而當九一八國難初作的時候，不是和這書上所說的幾點有點相似嗎？恐怕也只有這樣嚴重的國難才能夠使這古今東西兩大民族發生一種蛻變吧！他們軍隊的情形是：

『在一八零六年時代的普魯士，所謂兵者是祇一些乞丐，流氓，盜賊，騙子手的集團，決沒有一個好人肯去當兵。……』——第六章

『軍官們尅扣兵餉或者吃空額的風氣也是很常見的，他們的兵常常只有半額，因此他們的收入可以比俸給加倍。到了戰時，空額都要補起，他們再不能從中取利了，因此一般軍官對於戰爭並不歡迎。……』——同上

『他們的軍官只想將軍隊帶到一個樂園裏去，以便長享和平之福，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想法。在打仗的時候攜帶家眷或姘頭，也是一個不好的習慣。腓特烈克·威廉第三自己先做出不好的榜樣，他帶了王后路易絲一同上戰場。老伯倫威克公爵也帶着一個法國太太在身邊。軍官

們的行李裏面，都把鋼琴當做一件重要的傢具，打起仗來行李帶得是很多的。」——同上

當拿破崙的兵乘勝追擊過來的時候，許多要塞的司令都望風而降。有一位守將在降約裏和敵軍約定不可侵犯他的雞欄。另一位守將在事先還對部下吹牛說：『只要我在一日，投降的事絕對不要想。』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就將這座礮台出讓了。這不都是過去我們中國軍事情形的小影嗎？他們的不抵抗將軍比我們的還多。他們的國家財政和人民生計狀況是：

『在一八零八年時代的農民生活也是極端貧困，甚至由政府公布一個可以維持生命的草根樹皮的食單。食物的價格是很高的，而工錢却很低。政府曾經發行過大量的紙幣，在耶拿戰前尚可通用。到了戰後，因為政府的信用搖動，所以紙幣的價格非常跌落。當時有一個軍官波延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上曾說過，在一八零七年的時候，紙幣在實際上只能當票面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八使用，這還算是最好的。有許多各級的軍官因為節省經費的原因被免職了，剩下的也都減少薪水。國家是這樣窮，前途是這樣黑暗，使國王不得不因時變通，給愛國的人造成一個改革的新機會。』——第十一章

我們看了這幾段，回想起現在四川、河南、陝、甘等處人民的情形，有什麼兩樣？

照這樣看來，現代的中國人固然不必比一百年前的德國人爲高，但我們也不必一定要說德意志民族是比我們中華民族天然優勝的民族了。也不必以爲我們所遭的境遇，是獨酷於其他民族了。就實際說起來，我們民族現在所遭的壓迫不但不比他民族爲酷，而且遠不如德意志民族當年所遇之艱難。一百三十年前的德意志，還沒有一個正式的中央政府，還沒有一個共同的國家觀念，還沒有一個爲國際所承認的獨立國資格，耶拿戰敗之前，南德意志早已變爲法國的附庸，耶拿戰敗之後，北德

意志的許多腹心要塞也都爲法軍所佔據。他們的敵人是蹂躪歐洲的大拿破崙，還有俄皇亞歷山大在一旁助桀爲虐。他們的政治受法國干涉，軍事受法國干涉，財政受法國干涉，甚至於文化上也受法國同化，事實上已完全不成爲一個獨立國家了。然而他們的愛國志士如斯泰因、哈登堡、沙恩好斯特、蓋斯腦、布魯協、蔣恩、菲希特、以至於路易絲王后之流，能毅上下一心，發憤圖強，居然於戰爭之間轉敗爲勝，卒有利比瑟解放戰爭之成功。他們是僥倖嗎？他們是貪天功以爲己力嗎？不是的。他們的成就是他們努力的當然結果，他們在這嚴重的國難之下所實施的救國方案，在本書中講得很明白，差不多每一項都是我們現代中國人所應該取法的。而最根本的觀念，在本書第十一章中曾有幾句話表示得很清楚：『斯泰因和沙恩好斯特，一個政治家，一個軍人，他們兩個都相信要使普魯士復興必須使人民有了最大限度的參政權。他們兩個都相信一個國家若想強盛，必須獲得全體人民的擁護，而不單是靠一部分特權階級的擁護。』這個根本的覺悟，就是德意志所以打破了國難重圍的主要原因，這不但是沙恩好斯特和斯泰因兩人所獨有的覺悟，實在是當時全體德意志愛國豪傑所共有的覺悟。他們的方法也不單是要國民獲得了參政權，並且要獲得了軍事、經濟、教育種種的平等權利。斐斯塔洛齊的教育方案也是德意志復興的一個主要的原因，這事在本書中已經講的明白。一八一二年代的德意志和一八零六年代的德意志之所以不同之點，在本書中也有很動人的描寫：

『但是一八一二年的普魯士已經不是一八零六年的普魯士了。路易絲王后已經盡瘁而死，斐斯塔洛齊的精神已經在教育方面收了效果；農奴已經變成了國民，僱傭的軍隊已經變成了義勇民兵，斯泰因和哈登堡喚起了人民信任政府的信念，沙恩好斯特給軍隊吸收了新的精神，蔣恩創立了他的體育協會，國家主義已經不再被當作狹隘的，守舊的，可恥觀念，而成爲民族自

由解放的指南針，德意志的學校兒童一齊唱着統一之歌，德意志的詩人和佈道家講的是國家的自由問題，當耶拿戰爭時代的十二歲左右的兒童，現在都已長大成人，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準備爲光榮的一八一三年而奮鬥了。」——第十七章

我們一九三八年代的中華民國國民，看了這種轉弱爲強的偉大史迹，應該更英勇抗戰，更積極建國。我們不是也一樣有如此改革的可能嗎？當一八零八年普魯士的國王和王后飄流在波羅的海之濱的時候，誰還能料到五年之後有利比瑟解放戰爭之成功？誰還能料到四十年後（一八四八年）民主自由的運動會在佛蘭克福會議中正式表現出來？誰還能料到當時十一歲的小孩子威廉親王，就是六十年後戰敗法國，俘虜拿破崙的姪子，在凡爾賽宮就統一全德的第一任大皇帝的人呢！拿破崙的字典中沒有「難」字，我們國難嚴重壓迫中的中華民族的字典中也應該沒有「難」字。『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的先民因爲能夠戰勝無數的國難，所以才有今日五千年歷史的統一國家，我們看了先民的偉大史迹，我們看了德意志民族的奮鬥精神，我們從此可以不再悲觀，再不必喪氣，勇敢地，忠實地，種我們個人所能種之善因，他日必有收善果之一日。

爲求使我們中國民族得到救亡圖存的真正大道起見，我再把百年前德意志民族轉弱爲強的經過步驟說說。

德意志民族轉弱爲強的第一個關鍵，是斯泰因和哈登堡兩位大政治家的推行立憲，喚起全民參政的誠意。當斯泰因在提路斯特條約簽定後，受國王招請，復任首相的時候，他發現了普國的財政情形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境地，而拿破崙還在向她要索一筆根本賠不起的鉅款，向來享有特權的貴族階級，對於負擔一概觀望不前，斯泰因知道要想使財政有辦法，必須使貴族以外的全民起來共同担

負國難；要想使全民共赴國難，必須使全民都有過問國事之權。因此他擬定了一個召集國會的計劃，預備把政權交還國民。但是普魯士王國是歐洲一個最專制守舊的王國，在一百三十年前，法國革命的洪潮剛過去以後，他們對於民主政治更是談虎色變，因此斯泰因的大膽計劃當然得不到那怯懦的國王和一般自私自利的朝臣們的諒解，結果斯泰因因主張不行而被迫以去。繼之者是一個目光相同而手段比較圓轉的哈登堡。他在接任之後，就秘密徵行到奧國去和斯泰因會面，這兩位大政治家會晤，把召集國會的方案更堅決地商定了。哈登堡用他的柔而不折的手段，一步一步籠絡那固執的國王，戰勝了頑舊的朝臣，卒於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召集了六十四位國民代表，開了第一次普魯士空前的國會。這個第一國會，雖然不過是半民半官，距真正民主憲政相去尚遠，但這是時代和環境的關係，結果民主政治終久在德意志境內開了花，後來斯泰因在東普魯士乘法軍潰敗後，在約克將軍的獨立之下，又召集了一個更激烈的、更革命的國民大會。這個大會宣布了國民自動抗法的意志，促進了國王反法的決心，奠定了全德統一的基礎。到一八一四年戰敗法國之後，全德境內風起雲湧的立憲運動，都是從這時候埋下的根子。斯泰因是德意志民族自馬丁路德以後最偉大的恩人，德意志民族一日不滅亡，他的名譽也一日不朽。現在中國自實行黨治以來，第一次的國民參政會也將於本年開幕了。這次的國民參政會雖然去完全民主政治尚遠，但總不失為比較的有覺悟的舉動。從前斯泰因和一般愛國的普魯士人的主張，並不以那種半官半民式的御用國會為滿足，不過受了國王和一般特權的階級的牽掣，不得不遷就一下。現在中國有賢明的領袖，沒有守舊的貴族階級，我們希望中國的斯泰因，應該放出更澈底的精神來，使完全的民主政治早日實現，不要讓我們二十世紀的中國國民，再回頭來仍然走那一百年前歐洲各民族所走的彎路。

第二個關鍵，是斯泰因的土地改革法案。德意志在歐洲各國之中，比較地是封建勢力最長久的國家，在這種制度之下，土地都爲許多大小貴族地主所分有，而農民變成了奴隸，一個農民的身體是繫屬於所出生的土地之上的，農民不能自由與土地分離，他們一生下來就注定要終生爲地主服役，地主可以隨便向他們徵求產物，要他們去賣命打仗，用嚴酷的刑罰去責罰他們。法國的大革命便是爲打破這種無人道的農奴制度而起的。因爲其他各國反對法國起見，把解放農奴也看作是洪水猛獸的主張，無人敢於提出。有遠見的斯泰因却在最專制的普魯士王國中，利用當時國家財政的困難，把這個法國人用殺人流血所爭得的土地革命問題輕輕用一紙文書就解決了。從此以後，普魯士人都成了自由的百姓，沒有奴隸的存在，人人担負起國家的責任，不再把國家視爲少數個人的私產了。中國自聯俄容共以來，土地問題也成爲人所注意的一個問題。按理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已消滅於二千年前，土地問題不過是個兼併的問題，並沒有像大革命前的法國，俄國，和一八零七年以前的普國那樣慘酷的農奴制度存在，不過『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不耕者坐收租稅，耕者終歲辛勤不能養家。』這種種情形却是很普遍的，雖然共產黨過去的打家劫舍辦法有點行不通，然而土地問題畢竟須有較澈底較革命的快刀斬麻辦法，不是像江西收復匪區那樣『地歸原主』的苟且敷衍辦法所能了結得了的。要人民來愛國，必須先使人民覺得這個國家可愛，尤其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我希望負政治責任的人要隨時想想這個道理。

第三個關鍵，是沙恩好斯特的國民兵役計劃。普魯士自耶拿戰敗後，受條約的限制，只許養四萬二千常備兵，沙恩好斯特在這樣嚴重的束縛之下，才想起了三個月退伍重招在鄉軍人祕密訓練的辦法，現在這個辦法已爲全世界各國所絡繹採用，我國近來頒布的國民兵役法也是這個政策，其中

如廣西等處早已實行有效。但是在我國在過去有比當年普魯士更壞的一種現象，就是軍隊不是國家的，而是軍閥私人的。多數軍人祇知道忠於某一私人集團的頭兒，而不知忠於整個的國家，這種現象當年普魯士還不會有。幸而抗戰掃除了這種毛病；但爲澈底計，一面固須以徵兵制代替募兵制，一面也須實行扶植民權，使民意可以監督軍人的弄兵，免蹈從前的覆轍。

第四個關鍵，是德意志民族文化教育界領袖的文化自主運動。從前德意志的文化風氣，完全爲國際主義的思想，尤其是盲目親法的思想所壟斷，以致民族的自信力日薄一日，多數有學問的人竟甘願爲法國的附庸，恬不爲恥。直到提路斯特的國恥條約訂後，才刺激起國民的愛國火燄來，大哲菲希特首先在柏林危城之中，敵人監視之下，公開作『告德意志國民』的演講，他勇敢地打破了德國人崇拜外國文化的迷夢，把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超越性告訴給受難中的德國人，他給了德國人一種無比的自信力，直到現今還受其賜。其他的愛國詩人阿恩特，柯奈爾等也羣起爲鼓吹國家主義的歌唱；青年運動的領袖蔣恩更致力於青年體育運動，在體育和歌唱中灌輸德意志青年以愛祖國的精神，所有這一切都是德意志人民救國的最主要的動力。反觀我國過去，雖經九一八嚴重的國難，而文化思想界的領導權仍然分握於親英美派的國聯迷信者，和親俄派的第三國際歌頌者兩派人之手，這兩派人所投靠的主人雖然不同，但其迷信國際主義，認愛國思想爲狹隘落後則同，這仍是耶拿戰前的德意志文化界的故態。幸而這次抗戰喚醒了全中國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成爲全國一致的信仰，國家主義的文化運動這才成了洪流。我們堅信一定有當年德意志一樣的勝利。

第五個關鍵，是蓋斯腦，斯奇爾等軍人自動抗法的精神。普魯士自耶拿戰敗以後，多少貴族出身的軍人，都望風而降，演成種種的醜態，本書已有詳細的記錄，我們前面也曾引過一些，無待重



述。假使普魯士的軍人永久都是這種精神，則決不會有一八一三年利比瑟大戰的勝利，是無疑的。幸而蓋斯腦，斯奇爾等無名的英雄，據可憐堡孤城，以六千疲敝的普軍，抵抗法國重圍至半年之久，終未失敗，才把普魯士軍人的自信精神從新喚回來。以後到了一八一三年戰雲重開之後，許多義勇的青年自動投身於盧曹大佐的游擊軍隊之中，和法國人開始了野戰，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紀錄。像這一類的事蹟，是不能以成敗論人的，因為事實的失敗就是精神的成功。我國自九一八不抵抗退却以後，軍人的榮譽也幾乎掃地盡了；幸而有馬占山，李杜，十九路軍，以及東北，長城一帶的義勇軍人爲國奮勇抗敵，才重新喚起中國軍人的精神；至綏遠抗戰的勝利，百靈廟的收復，這已證明了中國軍事已經轉入一個新階段。「七七」以來，中國軍人犧牲救國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使全世界人士贊佩，決不是偶然的事。我們實比當年的德意志更行更強，我們的勝利自然更有把握。

第六個關鍵，是教育方針的確立和教育的普及。自裴斯塔洛齊在瑞士鼓吹國民教育的重要以來，首先採用他的主張的，便是歐洲最專制的普魯士王國。當時路易絲王后在流離奔竄之餘，首先着眼到國民教育的重要，親自在哥尼斯堡指導實驗，大著成效，以後逐漸推行全國，遂使德意志民族的教育程度超於世界任何國家之上。同時教育的方針也非常明確，完全以培植愛國思想，鼓吹抗法意識爲標準，同時如青年運動領袖蔣恩等，又直接間接灌輸青年以敵愾同仇的精神。目標既然確定，所以收效非常迅速，到一八一三年對法戰起的時候，許多愛國熱血的青年已經自動投身到義勇軍來爲國效死了。我國教育方針自九一八以後，亦知以國難教育爲中心，但少數從事青年運動的分子，仍未澈底覺悟國家意識的必要，在救國運動的名義之下，實行親異族賣祖國的分化活動。但這次抗戰無疑地喚回了國魂，奴隸的鐵鍊迎着教育當局與全國教育家將教育聯繫于國家，把祀祝爲國

家的事業，陶鑄國魂的工具，同時對準抗戰建國的目標，將教育加以改革。這都是新的氣象。

第七個關鍵，是學術文化界的獨立創造精神。十九世紀初年是德意志民族最衰微的時代，却也是德意志學術文化最光榮的時代，從前歐洲的學術文化以法國爲中心，其餘英意等民族也各有建樹，而日耳曼民族蹉乎其後。自十八世紀末年大哲學家康德出而旋乾轉坤，另闢學術的新天地外，德意志民族的學術文化遂一躍而突飛猛進，居於世界之首席。哲學家如康德、菲希特、謝林格、海格爾、文學家如哥德、席勒、勒新、海涅，彫刻家如盧赫，音樂家如貝多芬，都不但是德國的文化恩人，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永久不朽的第一流人物。德國因爲出了這許多天才，在學術文化上創建下不朽的作品，才使德意志民族發生自信心，不肯追隨於法國文化之後。中國今日雖然有人鼓吹本位文化的建設運動，然而事實上沒有一門學術能夠脫離了模倣追隨的地位，而獨立創造出偉大的系統和內容來的，這真是民族的恥辱。負有建國使命的學術界必須洗刷這種恥辱。如果文化不能真正獨立，這個民族要想在政治上真正成功，恐怕終久難免是幻想罷。

第八個關鍵，是德意志民族愛國熱誠的奮發。德國民族向來是不問國事的，一八零六年的耶拿戰爭，祇是貴族的戰爭，平民尙暗中希望其失敗，所以結果一敗塗地。自經此次打擊，經過愛國志士數年的努力，才把德意志民族的愛國精神重新喚起。一八一三年戰事開後，全國民衆幾乎全體自動參加來對法作戰，有出力的，有出錢的。一個大學教授空手向拿破崙宣戰，一個少女爲因無錢捐助，把自己美麗的金髮翦去助捐，所有這些風起雲湧的愛國運動，本書說得很多，不必枚舉。德國人有這種普遍的愛國精神，所以才能以襁褓的烏合之衆，戰敗精練的法軍。我國民衆愛國的熱忱，在嫩江橋，長城，淞滬幾次戰爭中，也表現得很卓著。這次的全國動員，流血流汗，出錢出力，豪

俠氣概，忠烈事蹟，尤不勝書。如果執政者能夠善於利用這種精神，建國事業的基礎便在此了。

第九個關鍵，是當時德意志人民能夠消滅封建的部落思想，一致擁護德意志的統一運動。當時德國尚不成一國家，並無中央政府，關稅、軍隊、法律等都不統一。全境分裂為大小若干國家，這些國家中的君主爲自己利益起見，互相鉤心鬪角，不肯相下。甚至勾結敵國，危害本族。如一八一三年解放戰爭開後，南德諸大邦如巴威略，撒克遜等邦，尙甘心附從法人，與本族爲敵。幸而這些封建思想，僅不過少數王公貴族有之，大多數的平民以及少數有覺悟的貴族軍人及政治家，都把目光移注到全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及自由身上，而忘記了部落的分野。他們知道要求德意志統一，必須擁護一個較大的勢力作中心，他們並非有愛於普魯士，然而在當時情景之下，許多愛國的志士卻都甘心爲普魯士效力，因爲幫助普魯士的自強，實際就是幫助了德意志的統一。所以斯泰因是那蘇人(Nassau)，哈登堡和沙恩好斯特是漢諾威人，蓋斯腦是撒克遜人，但是都專心致志服務於普魯士政府之下。他們並不是爲霍亨索倫一姓效力，他們爲的是整個德意志民族的統一、獨立、和自由。關於這一點，我國現狀比當時德國強得多多。我國有二千年統一的歷史基礎，有全國擁護的中央政府，這都是一百三十年前德意志民族所沒有的。我們若再不努力抗戰，未免太愧對天賦的環境了。

第十個，也是最後的一個關鍵，是當時普魯士政府的外交肆應的適宜。普魯士在耶拿戰前，取的是比較親法的孤立政策，拿破崙對英奧俄幾次的大戰，他都沒有參加，以致失去友邦的同情。到了耶拿戰開，也沒有人肯來幫他的忙，這不能不說是外交上的大失敗。到後來勢窮力竭，專門倚靠一個俄國，結果俄國把他犧牲，反和法國勾結共分他的領土，想當年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在提路

斯特爾中候聽俄法兩帝談判消息時的情形，多麼可憐。普國這種外交上的失敗，直弄到把美麗年青的王后送到拿破崙面前去獻媚，才算勉強留得一線殘喘，真也算丟臉到極點了。自此以後，他們覺悟形勢的危急，才竭力講求外交的政策。在老成練達的哈登堡秉政之下，一面與拿破崙虛作委蛇，要塞交其鎮守，任官聽其干涉，軍隊交其指揮，以安其心，使其放心大膽向俄羅斯為冒險的進軍，一面暗中聯英，聯俄，聯奧，加入英俄奧瑞典的反法陣綫。這種兩面弄鬼的把戲，雖然當時為國民所不諒，事後也為史家所批評，但平心而論，當時的普魯士的處境，若不如此運用複雜的外交政策，如何能免去拿破崙的疑心，而不至替俄國首先當了替死鬼呢？越王勾踐的滅吳也必須先君為其臣，女為其妾，才能使吳王上了大當。所謂忍辱負重，就是指的這種情形。一個政治家處在這種境地，必須有咬緊牙根，埋頭苦幹，不聲不響的精神，不為流俗虛矯之論所惑，不為個人打算，而僅為整個民族的利益打算。所以普魯士當時曲綫的外交政策，也是普魯士所以轉危為安的一個重要關鍵。

凡事前人開創難，後人照樣容易。歷史的作用，就是讓我們把過去的一樣事蹟，拿來自己仔細參考一番。下棋的人能夠參看棋譜，應付上總容易些。歷史是重演的，若不重演，就不能構成歷史科學的法則了。我們生在今日嚴重國難下的中國人，如果肯把一百三十年前德意志民族的苦痛經驗留心研究一下，或者對於我們國族的前途更看得清楚，對於抗戰建國偉業更有點把握吧！

# 國家主義叢書全集目錄

中國人文研究所出版

- 一・國家主義概論
- 二・國家主義問答
- 三・國家主義論文集
- 四・國家主義之理論基礎：
  - 分册一 生物史觀入門
  - 分册二 生物史觀淺說
  - 分册三 生物史觀研究
  - 分册四 生物史觀論文集
  - 分册五 哲學的有機論
  - 分册六 有機的宇宙與人生
  - 分册七 生命中心論
  - 分册八 新科學的宇宙觀
- 分册九 新科學的國家觀
- 分册十 新科學的人生觀
- 分册十一 國家主義者之中國文化觀
- 分册十二 國家主義之政治原理與政策
- 分册十三 國家主義之經濟原理與政策
- 分册十四 國家主義之教育原理與政策
- 五・國家主義史例
- 六・各國國家主義運動史
- 七・中國青年黨黨史
- 八・中國青年黨重要文告彙編
- 九・民族的反省與努力
- 十・共產主義批判

大千書局總經售

「意注者購」面背閱請：續手買購

## 購者注意：

1. 國家主義叢書由中國人文研究所出版，全部委託大千書局總經售。讀者購買或有問題查詢，請逕函大千書局。

2. 各書均係照基本定價若干倍發售，物價波動甚劇，倍數多寡可能每月不同，外埠郵購，以收到匯款日之售價為準。

3. 外埠郵購，小款可用郵票代洋，多則請由銀行或郵局匯兌，如由郵匯，請於匯票上註明由上海靜安寺郵局付款。

4. 大批購買：廿冊以上八折；五十冊以上七五折；百冊以上七折。郵寄包裝等費，概由購者負擔。

上海(27)愚園路一〇五〇弄十二號

大千書局 啟

電話：二二二七九一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5400B

書叢義主家國  
例史義主家國

(冊一全)

元二幣國價定本基

版出月二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總	編	發	著
經	輯	行	作
售	者	者	者

電	大	上	電	中	上	何	著
話	千	海	話	國	海	魯	者
：二二二七九	書	(27)愚園路1050弄12號	：二二二七九一	人	愚園路久安邨十二號	之	常
	局			文			燕
				研			生
				究			
				所			

基本定價二元

521328